



信  
箱

# 哲学家的咖啡馆

——少女与教授关于人生的书信

诺拉·K 维托里奥·赫斯勒著 卫茂平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哲学家的咖啡馆

蔡翔

哲学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对哲学却有着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这种感觉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哲学对人乃至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以至它更多地学院里徘徊。因此，如何使“最玄奥的哲学观念坦荡地通向普通读者的心田”，常成为许多作家的梦想。而早在1975—197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曾成功地推出一档电视系列节目。麦基和14位当代思想大师就许多哲学问题进行恳谈，把当代各哲学派别的思想观点以简洁凝练的形式和风格介绍给大众。后来这些谈话汇编成《思想家》一书，并于1987年在中国出版，一时影响甚广。

就其思想深度而言《哲学家的咖啡馆——少女与教授关于人生的书信》当然无法与《思想家》相比拟。严格地说，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是一本有关哲学问题的非学术专著。但是它的充满童真的超凡的想像力，极其生动有趣的叙述方式，却将那些深奥的哲学观念变得朴实易懂，似乎更适合我们这些非哲学专业的普通读者阅读。

信  
箱



这本书由少女诺拉和教授赫斯勒的通信组成，而据出版者介绍，这些信件是完全“真实”的。《苏菲的世界》的出版，使我们从某一角度进入了儿童的心灵世界，而近年写作的非常成人化（已逐渐涉及影响到国内的出版界）现象，使我们愈来愈多地开始重视儿童的思考乃至以及他（她）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当然会惊讶于诺拉的聪明机智，充满幻想。她在信中不停地提问：时间是一种幻觉吗？动物有意识吗？宇宙是否无限大？……等等，等等。而在这些提问中，涉及到了哲学中许多永恒而有趣的问题。

似乎没有必要怀疑诺拉存在的真实性，而在某一方面，诺拉的充满童趣的提问恰恰在无意中逼近了哲学的本质——幻想。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无数个由假设构成的观念之中。因此，如果不想使信仰变成教条，就必须不断地激励想像，运用智慧，对假设进行质疑。而儿童的幻想在这方面恰恰是最有哲学意味的。赫斯勒在本书中读到“惊讶和好奇架起从童年到哲学的桥梁”时，就说过“童年的三特点——游戏乐趣、幻想和天真——，也是每个哲学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失去他们会有重大损失”。他甚至例举了许多大思想家，说明他们是如何自十几岁开始就“为一些”“问题”所困扰。

当然幻想“也得受到约束”，要深入问题的本质，



“抽象的概念和逻辑非常必要”。这也是教授赫斯勒之所以区别于少女诺拉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赫斯勒在此并没有扮演一个令人生厌的老学究的形象，似乎诺拉激励出了这位教授的同样充满童趣的想像，从而设想出一个哲学游戏。他臆造出一个从古至今的伟大哲学家们聚会的地方，在“哲学家的咖啡馆”中，他们走到一起，讨论诺拉的信。我们在这家咖啡馆中，可以见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可以见到让·雅克、尼采，甚至马克斯·韦伯等等。而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围绕诺拉的提问互相争执，整个哲学史的全部论据在此交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文学的叙述方式被引进到枯燥的哲学写作中，从而使这本书变得神采飞扬、生机盎然。

在诺拉和赫斯勒的通信中，许多地方都提到了“上帝”的存在，并为此质疑和论证。而在许多时候，“上帝”已经走出神学领域，某种程度上甚至被“哲学化”了。当然，同样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西方宗教背景，在论述“上帝”的哲学意义时，亦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带进哲学论述中。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提请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同时对书中的某些西方哲学观点也应该加以鉴别、分析，不能盲目接受。

由于技术的高速发展，从而使现代化程度日愈加快，但同时也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实用。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儿童免受技术污染的童真和幻想，反而容易激发出我们对世界对未来的想像。这可能也是许



多成年人乐于阅读，比如《苏菲的世界》，比如《哲学家的咖啡馆》这一类充满儿童想像方式的书籍的原因。

2001年9月于上海

信  
箱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信                        | 1   |
| 少女时代和哲学<br>——维托里奥·赫斯勒的后记 | 265 |
| 诺拉的结束语                   | 300 |
| 译后絮语                     | 302 |

信  
箱





## 前 言

在这本书中印出的信有以下来历。诺拉很久以来对哲学问题感兴趣。11岁生日那天她得到了乔斯坦·贾德的书《苏菲的世界》。她饶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并且被激发出好些问题。在我作客时她对我提了这些问题，因为她知道我教哲学。通信伊始，她就想从我这里知道，在最后一只恐龙死亡后，是否还存在关于这个种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一个完全能对其独创性提出要求的问题。我尝试着对她解释，为什么关于恐龙的观念与个体的灭绝无涉——一个让她感到满意和导致我们的别名“迪诺-诺拉”以及“恐龙观念”的解释。作为对她的问题意义的认可，我在圣诞节寄给她一块恐龙杏仁糖果。随着她的答谢卡开始了我们的通信。

维·赫

信  
箱

---

迪诺(Dino)为恐龙(Dinosaurier)一词前半部分的音译，译者注。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非常、非常感谢迪诺——杏仁糖果！！！我对此非常高兴；它就站在我的床头柜上。这样我就能随时细细打量它。

你的书我可惜至今只读了前面几页，但我马上会看完我的另一本书，然后开始看你的。

我这本关于哲学的书我现在读到中世纪。这也非常吸引人。唉，我们在历史课中正好在讨论希腊的妇女形象。我当时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非常气愤。

信  
箱

3

你的诺拉

埃森 1994年1月27日



亲爱的诺拉：

衷心感谢你那漂亮的卡片，对此我很高兴。你可真是有个自制力的孩子，还没有吃掉那块恐龙杏仁糖果——它只是件复制品，不像观念那样永恒……

你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使我思索再三。因为我既尊重你也尊重他，所以我心绪不宁。昨天夜晚，我无精打采地慢慢穿过吕滕谢德，走入一条以前从未见过的偏僻街道，碰到一家咖啡馆。它名叫“已故但青春永驻哲学家的咖啡馆”。我喜欢这个名字，便踱步而入。我原以为里面一定空无一人，因为谁会光顾名字如此古怪的咖啡馆？当我发觉里面几乎座无虚席——而且几乎（不是完全）是个纯粹的男人的世界时，吃惊不小。

我在一张小桌旁入座并对那位独坐在那里的老者点头招呼（已经没有空桌）。说实话，不仅他，而且其他的先生们我隐约觉得以前见过，但我谁也无法确认。我对面的那人留着短须，嘴唇厚实，额头前突。他穿戴时髦，但目光看上去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我尴尬和有些无礼地凝视着他，终于问道：“对不起，

我知道我曾经见过您，但我再也想不起您的尊姓大名。  
我是赫斯勒，见到您很高兴。”

“亚里士多德，也很高兴。”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你大概不会吃惊吧，我遇到这样的事——倘若我不是早已习惯，哲学中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真的，现在我也认出了其他的先生们——台球桌旁的小个子男人显然是康德，他与一位他不断地称之为“亲爱的安赛姆”的威严的主教谈论本体论的证明问题；一个有些花花公子般的、头戴大礼帽和腼腆的年轻人在说服一位目光深沉和衣冠楚楚的先生，试图对他解释，主观性即是真理，投身于信仰得通过理性。

不过，我特别高兴是正好与亚里士多德同桌。“您听着，”我对他说，“我读过您的许多东西，觉得您的著作妙极了，但我认识一位年轻女士，她对您的妇女形象感到愤怒。”

“您指的不会正是那个恐龙诺拉？”

“对，您难道也认识她？”

“不，不认识她本人，但好的论据在这个咖啡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这类论据总是相当快地传到我们这里。我自己曾对物种的恒定性坚信不疑；但是，因为





物种的死绝给我提供了反对我的老师柏拉图的一个有利的论据，我重新与达尔文友好相处。由此可见，诺拉在我们的咖啡馆里引起新的联盟。”

“但是您更有责任，对她就您关于妇女的观点进行道歉。”我说。

“好吧，好吧，”他说，“很愿意。对此我也这么做。但请您告诉她三点：第一我没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否认妇女也有灵魂——我甚至宣布植物也有灵魂。第二我们都是我们时代的孩子——我对自己就奴隶制讲的话实际上更觉难堪。但是，倘若一个人在这么一个社会中长大，那里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妇女不能上大学也理所当然，更不用说研究恐龙的观念，那么这些观点不难理解。第三我想提请您和恐龙诺拉注意，就是你们也一直有几百年后会让你们羞惭满面的观点。所以说，请宽待一位古希腊人！”

“不过当然啦，”我回答，“我们万分崇拜您和您的老师柏拉图（可惜我察觉太晚，我因此让他有些生气）。”您允许的话，我马上写信给诺拉告诉她我们的交谈。”

在通向出口处的路上我还碰到一个人。他对我短促地眨眼示意并且说：“对了，诺拉责人很严，不会相信您想给她写的事。如果这样您干脆问她：倘若你觉得，我是白日做梦，你能真的区别现实和梦幻吗？如

果她说，上帝不是骗子，您就回答她：有时他骗我们接受真理。”

“多谢，勒内，我就这样结束我的信。”

说了就干——今天就学这些，多多问好！

你的维托里奥

1994年1月30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非常、非常感谢你那有趣的信！现在我进一步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妇女形象。我接受他的请求。要是你再去“已故但青春永驻哲学家的咖啡馆”，你可以转告他这件事。不过也请告诉他，他关于自己生活在以前时代的陈述尽管不错，但他完全可以把柏拉图作榜样。因为从根本上说，他的妇女形象是肯定的。此外，亚里士多德认识第欧蒂玛吗？她帮助苏格拉底获得一个重要的哲学认识。一个女人！

可惜，当你在咖啡馆时，柏拉图不在场。你一定更喜欢和他交谈，难道不是？他的面容肯定比亚里士多德和善些。对了，别忘记告诉勒内，我对关于梦幻和现实的话稍有理解，大约如下：

梦幻和现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梦幻是幻想和思想的世界，从幻想和思想中被酝酿出一些来自内心的东西。现实对我们来说是感性世界。但也是科学或历史或语言。只是，我们真的能懂得这整个现实吗？我们对造物主就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在那儿。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实与梦幻一般无二，并非完美无缺。梦幻也仅勾画出某些不确定的东西。从梦幻中人

们时常能学到些什么，从现实中也许同样。我们也许将以这两个世界为尚未知悉的未来世界作准备？

我只是没有完全明白勒内的意思，他说：“有时上帝骗我们接受真理。”

你知道吗，以后等我长大了，也许我也去一次咖啡馆。（如果我对此足够成熟。）有一次我穿过公园，迎面走来一个小男人。当时我想歇歇脚，就坐到近处一条板凳上。这个人看来有同样的意图，因为他坐到了我的身旁。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说话。话题漫无边际。特别是谈到有一个“观念”。这使我很感兴趣。遗憾的是他半小时后就不得不离去；他说，他必须赴一个约会，在已故但青春永驻哲学家的咖啡馆。我还不知道这个咖啡馆（我还没收到你的信）。所以我问道：“可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奇特的咖啡馆在哪里？我真的从未听说过它的名字！”

于是他讲：“它的地址我还不能泄露给你，如果你一定想知道，得自己去发现。希望你能成功！也许我们在那儿再见！”然后他急步走去，连“再见”也没说。

今天我相信，我在那里遇上了柏拉图。谁知道





呢，也许我同你一起去一次已故但青春永驻哲学家的咖啡馆。

多多问候  
再见  
你的诺拉

信  
箱

又及：在第一张信纸上我试图描述，梦幻世界和内心世界（我当然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

埃森 1994年2月3日



亲爱的诺拉：

你的信在咖啡馆激起了真正的热烈欢呼。甚至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他的妇女形象现在终于得到了纠正，至少同样还有他的儿童形象。因为——请允许我这么说——你还是个小孩，但你能出色地思考。正是这点证明了，哲学不单单是成年人的事。一位显然非常容易动气，对我来说过于沉湎在自我之中但同样异常敏感，动不动就泪水盈眶的先生，甚至喊出了声：

“你们奇怪吗，连小孩也会探讨哲学？事实上只有小孩才能真正探讨哲学。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恐龙诺拉在她那出色的描绘中暗示了这点。第一，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她把我们的咖啡馆从这个可怕的城市吕滕谢德迁入森林——看来她想像我一样说，返回自然。她不聪明吗？（说实话，我对这个注解有些生气。不是因为他说你聪明，而是他认为你聪明。因为你和他想的一样。要是你与他意见不一，他又会来取何种态度？唉，就是这些大哲学家们看来也没有都摆脱虚荣心和自以为是！不过，此人很有些自我陶醉，这点我马上在他脸上看出——亚里士多德那棱角分明和毫不夸



张的特征这里全然不见。)第二,她写道。为了获得哲学,我们得横渡一条河,拼命地逆流划桨。把我们的住处(嗯,嗯,别人的住处和我们以前的住处)同哲学分开的那条大河是什么?这就是带有它一切漩涡、常常还有深渊的生命。我们年龄越大,这条生命之流也就越大,也就是说越难横渡。在这个诺拉离此还不怎么遥远的源流边,人们可以马上越过它,根本不需要一条小船。由此可见,只有在童年,人们才能真正地探讨哲学。——唉,但愿我没有把我的孩子们交给了育婴堂!不然的话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会赋予我灵感……”。

又是这种自我陶醉的反顾自身!在这位多愁善感的喜爱儿童者的激情爆发之后,是一段较长时间的沉寂。但是随后一个留着长长的黑发,双眼深陷在额头下,长有一个大鹰钩鼻子的老者站起身:

“让·雅克,你同往常一样过于夸张,尽管你提到一些重要和过去已久的事。也许你想讨好诺拉,但实际上她根本不可能希望你是对的。因为这个可怜的女孩不可能留在她的童年,而不得不同所有人一样衰老,除了我们这些虽死但依旧享有永恒之青春的人。如果她现在就有这个感觉,生命不能再给她带来任何东西,那可太糟了。不过有一点可以对你表示赞同:事实上河流



变宽，由此更难横渡。当然，力量也会积聚，而我们的希望是，肌肉比水的威力更快地增强。当然，并非所有人的情况都是这样，也许仅在少数人身上是如此。其他人大概会这样：他们在生活中离哲学世界越来越远，而在童年他们距此还相当近。但是，女士们，先生们，这不可能有普遍意义——因为否则我们大家必须都是小孩，而我们仅是青春永驻的人。对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小孩，我们确实也不希望，诺拉不久就加入我们的行列。”

“对此上帝保佑我们！”这时一个美丽而有修养的妇女开口：“即使作为来访者她也不能马上加入我们的行列，而是得再多写一些信。因为，人们不能太慢地得到自己最强烈地渴求的东西，否则就会像外面大多数人那样变得不幸，也许比那些得不到自己所渴求的东西的人更加不幸——因为他们不管怎样还有渴望。”

“第欧蒂玛！”我叫出声，“我终于亲自认识了您！现在我不再怀疑您的存在。拉比艾特·马乔斯总是断言，您虽然是最重要的女哲学家，但只是一个男人虚构了您。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对你的真实性确信不疑。”

“可怜的人儿，”她回答，“为了相信你得看见。难道你没有看懂诺拉的信？你比她对勒内的意见了



解的更少？毕竟她还问道，他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你这个自负的人却自以为理解一切，实际上比她更无知。如果上帝能骗人接受真理，亦即就感性世界的事实而言能迷惑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进一步深入到真理之中，为什么柏拉图就不该干脆发明我，为的是提醒人们注意真理，即便是妇女也能探讨哲学？发明的东西就在这里，因为有人想它；它无论如何不是一种虚无。”

我头晕目眩，忿忿不平地环视四周，想找柏拉图，让他替我释谜。但第欧蒂玛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我们可不想让你这么容易过关，现在就能轻易地请教柏拉图。其实他仅是这儿的稀客，他喜欢偶尔露面，在公园或其他什么地方闲逛。我给你出了主意，让诺拉仔细解释给你听，关于观念他对她讲了些什么。她尤其该告诉你她对如下情况的意见，倘若不仅所有的恐龙，而且所有能思考的人也死绝，到那时是否还存在恐龙的观念。这肯定是个棘手的问题，但从我这儿你得不到任何答案，因为人们只理解自己弄清的事。我仅仅是认识的产婆，而非母亲。”

一方面我不知所措，对这次谈话也稍失望，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我能高兴地等待你的下一封信！

衷心的问候

你的 维托里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来信，对此我非常高兴。我很高兴，我的第一封信在咖啡馆得到如此多的赞同。——可惜我父母禁止我在公园闲逛。所以我直到现在还没重遇柏拉图。

但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说了什么（或相信还知道）：“你是否有过一个自己想出的观念？”

我略作思索然后说：“对了，有一次我们在宗教课上讨论譬喻。作为家庭作业我们自己得创作一个譬喻。然后我就这么做了。”

“怎么，一个譬喻！譬喻非常、非常重要，”他嘟哝着，“我自己也喜欢用譬喻说话，因为这样能使观念更明白易懂！比如，倘若把人与由外部光线投到一个洞窟墙上的影子相比。”

“什么？”我气愤得跳了起来，“我们，影子？我们可是大地上最高级的生物。我们可不是影子！”

“正因为我们是生物，我们是影子的一个种类。生物[Kreatur]一词来自拉丁语动词“create”：创



造。我们是创造出的。也就是说，某人（？）有观念，创造我们。你懂吗？”

“那好吧，这真是太复杂了，”我承认。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根据你的意见我们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

“因为，”我得思考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一颗能认出上帝的灵魂。”

“千真万确！我们人类可以说被分成两部分。一半是精神部分，我们能（如你所说）认出上帝，感觉欢乐等；第二个一半是我们那生活在感性世界里的肉体。两者都来自一个观念：我们用以生活的肉体是一个观念，第二个一半是上帝的气息。他把他精神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他这样做，为的是我们能够（任何时候）认出世界。动物没有这种精神。植物同样没有。尽管如此它们的观念也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这点你可以在生物学或化学课中学到。”

“但是这同影子有什么关系？”我不耐烦地问。

“是有关系；我们是这两半创造物之观念的影子。因为上帝有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生活。我们是人的观念的复制品。每个生物种类，或者非生物，比

---

此处另含一文字游戏。“创造”德语原文为 *erschaffen*，“影子”德语原文为 *Schatten*。

如石头，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观念，这就根本不是我的观念，相反它先前已经存在？”我说。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可惜我没时间对你解释它了。但你可以问我的朋友维托里奥。也许他能对你解释这点。”

随后他离去。从那时起我的问题就悬在那里。你能为我解答吗？

现在谈恐龙。我认为，即使我们人类死绝，恐龙这个观念还会存在。只是不再有生物能认出这个观念。因为动物和植物没有认识。没有曾给予它们精神。尽管如此，还存在有如骨头那样的出土物，暗示着一个观念。恐龙这个观念只是目前在地球上没有地位。

此外你可以告诉第欧蒂玛，我认为，她也存在。说到底她也是一个观念。是上帝的还是柏拉图的，这我不知道。是有某些东西我们看不见，但它们还是存在。

把自己的孩子送入育婴堂，这哪是一个喜爱儿童者？让·雅克得弥补这件事。

对了，咖啡馆里有没有像赫拉克利特或阿那克西曼德那样的自然哲学家？





你知道吗，我觉得哪个哲学家还很可爱：奥古斯丁。

再见，  
多多问候  
你的诺拉！

信  
箱

又及：你下次写信能写得清楚些吗？我读你写的字很费力。

埃森 1994年2月15日



亲爱的诺拉：

当我走进咖啡馆时，勒内在门边已挡住我。“有诺拉的新消息吗？”他问着把我领到一张小单桌旁。我把你的信给他。他聚精会神地展读起来。在读到你关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育婴堂的喜爱儿童者的意见时，他幸灾乐祸地微微一笑：“这可不能给让·雅克看见，”他说，“否则他会开始哭鼻子或歇斯底里。诺拉什么都知道。是那儿一位老者把这件事捅了出去（他用目光——可能用手指向别人！——指向一个讥讽地看着周围、满脸皱纹的老人）；他们甚至知道了孩子。唉，我亲爱的，哲学家们并非总是按他们讲授的原则生活；那个长着大眼睛大鼻子的人有一次甚至说，路标自己不上路。也许甚至是这样，人们成为伦理学家，为的是消弥自己道德方面的缺陷，为儿童发展一种新的理论的感觉力，为的是弥补对自己孩子犯下的过失。不过，要是真的总是这样（诺拉可以放心，情况不总是如此！）那我们的俱乐部就会是个危害社会的团体。”

我不无妒忌地补充说明，“诺拉尤其对柏拉图感兴趣。”“你无须四处张望；就是今天他也不在。别再



东张西望了，我可不是骗你的恶魔。柏拉图偶尔露面。不过，也许他漫步在林区公园中寻找诺拉。可怜的柏拉图，他对诺拉严厉的父母的禁令还一无所知。不过，这类父母当然犯下一个错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跨越雷池，做被禁之事。他们这样恰恰把孩子推向柏拉图的怀中。对了，也许这正是他们的计划？他们狡黠异常，通过禁止希望有反对禁令的行动。诺拉会继续尽力探讨哲学？揣摩人的内心可见多么困难！好吧，由此我们现在终于进入主题。我觉得，用观念这个词人们可以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说，观念就是在我们意识中发生的事，而我们的意识正是某种与物质世界不同的东西。前者我当时称为‘思维’，后者为‘广延’。今天我也许会使用其他概念，因为把意识称为‘东西’似乎不完全合适。但无论如何，感情，思想，还有痛苦与我能测量的自然的和肉体的对象完全不同。”

“等一下！”我打断他，“痛苦可是某种肉体的事。我指的不是所有的痛苦。比如不是内疚，但比如讲牙疼。”

笛卡尔对我注视许久，然后从容地微笑。“对，很久以来人们是这么想，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在我到来之前。我指出，牙疼属于意识世界。因为牙齿本身，神经的炎症——这都是肉体上的。但是炎症还疼痛，这

是新闻。一个昏迷者的牙也会发炎，但他感觉不到痛苦。反过来说：你知道什么幻肢痛吗？”

“不十分清楚。”

“那好吧。有的人一条腿不得被锯掉（比如，因为他们抽烟太多）。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常常会感到他们的右脚痛——即使这只脚不存在！所以说，脚痛也属于意识世界。”

“好吧，我的意识被直接给了我。比如我知道，我现在渴了。”

勒内招手唤来一个服务员，给我们俩要了矿泉水。

“多谢，勒内，但你从哪儿知道我渴了？我也可能是架没有任何内在感觉的机器。它只是被编好了程序，说‘我渴了’，尽管内部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的确是我关于肉体 and 灵魂的二元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诺拉会拉丁语。）就是她的描绘最后也是二元论的：她把人们能看见的实物，比如树木和鸟，同发生在我们内心的感觉区分开。人们能看见心脏，但看不见它的感觉。所以她也许兜了一个圈子。这完全是另一个现实。——对了，问题实际上是：我从何知道，在你们肉体‘后面’有一个意识或一个灵魂？（“后面”是一种迷惑人的表达方式，因为意识与空间关系无涉；因为空间关系始终属于实体世界。倘若我





现在走到你后面，把你打开，或许我还使自己变小，在你脑袋中散步——就是这样我也找不到你的灵魂。)尤其在动物身上这个问题让我心烦意乱——因为我那里猜想，它们纯粹是机器，所以现在所有的动物保护者对我穷追猛打，使我几乎不敢上街，而柏拉图却能自由自在地在同一个小女孩亲近……”

“好了，我相信，诺拉也不喜欢你关于动物的见解。另外她有理由地认为，观念一定比意识内容更有意义。”

“对，在这点上她完全对，”一位头戴主教帽、慢步向我们桌子靠近的先生说。“在柏拉图那里，观念是超然于肉体与意识的第三个世界。只是这些可怕的现代哲学家们才从观念中造出主观的想像。今天人们去理发师那儿，让人把头发剪短‘一个观念’——‘观念’显然表示‘少许’。这是怎样一个缺少观念的时代！”

“谢谢 奥古斯丁，我们下次接着谈。现在我得走了。勒内，谢谢你的矿泉水。它对我的身体，不，还有我的‘思维’很有帮助。”

“顺便提一下，我就不会请你喝水，而是喝许多

---

此处“一个观念”是原文“eine Idee”的字面意思，意即“少许”或“稍微”。作者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开胃酒！”一个与众不同的先生对我高声叫道。“我不是泰勒斯！”这会是谁？无论如何我是（或者我相信是）。



你的

维托里奥

都林 1994年2月20日

信  
箱

23

---

原文为Apeiron-Aperitif，为文字游戏。Apeiron来自希腊语，意即“无限的”，为诺拉所不识。见她的回信。



亲爱的诺拉：

这完全是一封计划外的信，尚未等到你对我上一封信的回答。不过，我觉得我想告诉你的事如此值得报告，以至于我不愿也不能再等下去。好了，我昨天下午到这里，都林，在把行李送到一家漂亮但有些过时的旅馆后，在大河岸边散步。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奇特的中年人，有着一大把海豹式小胡子和一张聪颖、若有所思的脸。对此也许能这样描述：肯定很久以来业已固定的某种面容表情给人以非常痛苦的印象，但在这种表情上又显示出一种泰然自若和轻松愉快的笑容。此人正忙着抚摩一匹——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在岸边的马，一边非常慈爱和友好地点头。当我从边上经过时，他惊讶地注视着我问道：“咳，您在都林干什么？”

“请您原谅，我们认识吗？我的记忆力越来越糟。尽管我当然认识您的外貌，但还是无法再清楚地回忆，我们上次是在哪儿遇见的。”

“别这么拘泥于礼节，年轻人，我们不是真正认识。就是我也忘了您那尊贵的名字。我只知道，您是恐龙诺拉的信友。”

“啊，当然，前不久，在吕滕谢德一家咖啡馆中，您坐在离开我几张桌子的地方。不过，您在这儿干什么？”

“是这样，我追踪回忆，思考一些事情！另外我非常喜欢马。”

“亲爱的弗里茨，这么多的教堂，不妨碍您吗？”

“完全相反。您知道，在此期间我识破了老头的诡计。我在那个时代以为，上帝死了，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召唤，给他开一张哲学的死亡证明。我当时想，以此为人类做了好事，让人类自己解放自己。我在某种程度上惊异地鸟瞰了这个世纪，这个奇特和可怕的世纪的经验纠正了我的看法——只要我想到，哪些罪犯引我作证！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这个老头（这个狡诈的杂耍演员）只是装死，从这个世界抽身而出，为的是以它做一次可怕的，但是绝对必要的试验。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以神秘的方式在场——我们比以前更深刻地了解他！”

“这听上去似是而非。”

“当然，这不太容易理解。你知道，只有一个小孩能





就此助你一臂之力。”

这时他对我眨眼睛，重新转向他的马儿，给它喂糖。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我问你：你懂吗，他想说什么？请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你的

维托里奥

1994年2月25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两封来信！对不起，我回信迟了，因为我上星期相当忙。那好吧，我是尽可能地回答你的第一封信。

就是说，有个问题摆在我面前：动物真的没有灵魂？这可也是勒内的问题，难道不是？他得出结论，动物没有灵魂，对吗？我不太知道，我对此该说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狗身上可以确定许多事实上属于灵魂的特点。比如：它能感觉到欢乐、痛苦、悲哀（如果它汪汪叫的话）以及稍许的思乡之情。不过，这不是一颗灵魂的所有特点。因为还应该有爱或理智。哎，现在我想起一些什么：动物肯定也有一点知性，因为动物母亲非常温柔地照料它们的孩子，也责备它们！嗯，这确实很难！也许动物有某种动物灵魂？或者半个灵魂？你究竟觉得怎样？欢乐属于意识吗？也许动物只有一种意识，而没有真正的灵魂？也许动物有一种认识？不过有一点你可以对勒内说：动物肯定不是电脑！

对了，泰勒斯一定招待了你一杯水。他认为水是



万物之源。但那个有开胃酒的人是谁？开胃酒前面的那个字我读不懂。妈妈也不认识。

哎，你知道吗？上次我——同往常一样——放学后去火车站，等候回家的火车。我闷闷不乐地坐到一条长凳上，我没有兴致等火车。不过这一会儿就改变；冷不丁地我看到一棵树上挂下一条腿！这可太令人紧张了！我好奇得要命，便跑向这棵树。到了那里我看到，这条腿属于一个身体。一个人！不过，从何时起老人们坐在树上耽于幻想地向外观望？！由于惊讶我忘记了一切礼节，脱口而出：“嘿，……”

没有回答。

“嗯，您……您在树上想干什么？”

“哦，”他有些吃惊，“对不起，我根本没有看到您！”

当他随后发觉，眼前站着的只是个11岁的孩子时，他明显地平静下来：“啊，你知道吗，我喜欢坐在树上，因为在上边离天堂近！在上边比在下面能更好地想像，认识其他世界。可惜，比其他世界更多的东西我无法认识。这是说，就是其他世界我也看不见，不过我相信，它们存在于某个地方。”

我性急地问：“既然您看不见，那您究竟还想看什么？”

“创造者！遗憾的是‘被创造者’从来不能记录‘创造者’，也不能以感官察觉它，”他叹了口气。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穿的衣服多么希奇古怪：像罗马人穿的一种短袖束腰长袍，脚登系带凉鞋。当话题转入“创造者”和“被创造者”时，我突然开了窍：我也许在和阿那克西曼德讲话！就是他看上去也想起什么：“我大概是在同迪诺—诺拉讲话？”

“在这点上您可能是对的！”我讥讽地说。

他看了看表：“哦，可惜我的火车五分钟后要开。我得走了，不过也许我们能够通过维托里奥·赫斯勒继续交谈！再见，诺拉！”

“再见！”我答道。然后他走向与通往站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

不久见  
你的诺拉！

又及：对第一封信：

现在我懂了你在“开胃酒”前面写的那个字：无限的！爸爸看懂并解释了这个词，因为我不懂希腊语。我自己随后又在布罗克豪斯百科词典中查看了这个词。实际上，阿那克西曼德在我们的见面中，在他使用“创造者”这个词时，也可以讲这个词。不过也许你知道，我不会希腊语。另外我觉得奇怪，你正是





在我见过阿那克西曼德的现在，在信中提到他。你不奇怪吗？

1994年2月27日

信  
箱

30



亲爱的诺拉！

这个勒内可真是用心险恶！我带着你那两封信回到埃森，对你的信我非常高兴，马上就跑到那臭名昭著的吕滕谢德咖啡馆，立该找到勒内，给他看你的信。读信时他多次微笑，对你和阿那克西曼德的相遇（可惜他不在）他说：“嗯，这些希腊哲学家们现在——照顾到还不会希腊语的小女孩——使用一种非常明显受基督教影响的词汇！很有特点，恰恰是阿那克西曼德在树上跳来跳去。是我们这个行业中第一位没有把我们大家寻找的原则直接置入物质的人，但是他也还没有把自己上升入观念领域。所以他超越了尘世，但还是身陷于物质之中。他爬到树上，尽管在其树冠中也无法找到原则。”

对你关于弗里茨问题的思考他深受感动。“嗯，这个可爱的诺拉真是太天真了，如果她不知道，为什么儿童对哲学的关键性问题是必不可少的。面对别人的意见无所谓，愿意提禁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正确的答案也可能出人意料的简单——这一切在哲学中很重要，而儿童就此而言比成人少受拘束。与



功成名就的教授们相比，偏见在他们身上常常并不多见。因为某些错误太严重，以至于人们不能承认，如果人们很久以来对此深信不疑的话。只有像弗里茨那样的一位有吸引力的哲学家看来对断然修正有所准备。——对了，还有一些要补充：儿童拥有一种伟大的情感财富。我的上帝概念如此抽象，以至于人们对此无法感到愉快，更不用说发出笑声！我该更多地与孩子们展开讨论。”

“对，”他在自己的水杯上呷了一口，稍作停顿后继续说，“对，哲学需要儿童。不过时常还缺少足够的洞察力。所以诺拉关于她狗的意见没有使我信服。她从何得知，狗感到悲哀？不错，它汪汪叫。这我不想否认。但用我的话说：这属于扩展的世界。这是个物体，它在运动，通过运动它的声带产生我们作为声音听见的声波。但是诺拉也许也见过金属做的老鼠，它们充电后到处乱窜。她很难相信，这类东西会有感觉。她如何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她的狗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此外，动物母亲愿意照料它们的孩子。不过，电唱机也照管我们听音乐——因此电唱机有一个灵魂？”

“要是我理解不错的话，你想说，像内心感觉这样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只能在自己身上认识。我现在对

你的观察感到生气，这点我可以肯定，因为生气的正是我自己。但事关别人我始终只能这么说：有人这样表现，似乎他感到欢乐、痛苦等，但对此我把握不大。”

“对，大约是这样。”

“就算我能进入你的身体，去找到你的内心生活，我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想一下，我能把自己变得这么小。）因为我目之所及仅是物质：倘若我能在你脑海中散步，我只能瞧见超电子——化学反应的神经，但是你的灵魂我不会找到。”

“那位头戴假发坐在后面的先生第一个讲过这样的话。”

“好了，版权问题不像论据这么重要。我们还会把戈特弗里德包括进来。”

“刚才不正是在谈论我吗？”那位先生现在问道。他显然听力极佳，因为他坐得相当远。

“对，我们在讨论肉体——灵魂——问题，——如勒内表述的那样。”

“嗯，勒内当然是对的，内面，灵魂，意识——不管你怎么称呼——与物质不是同一回事。就是一个身体的形状也不是如一位穿系带拖鞋的先生所教的那样是灵魂，因为一张桌子也有一个形状，但并不因此





而是一个灵魂。尽管我自己完全认为，不管什么都有一个内面——也就是说桌子也同样。只不过那儿仅是意识的一个完全、完全模糊的形状，就像我们在沉睡中看到的那样。无论如何，人们对我的命题如同对勒内的命题一样，即只有人是有意识，很难反驳。”

“但是，”我回答，“你为什么认为所有的人都具备意识？你仅认识你那该死的自我！我也可能是架没有任何内面的电脑。”

“我上次已经起了疑心。你根本不是个真正的人，而是被诺拉编好程序的电脑，”勒内叫道。

“你侮辱我，你让我感到痛心！”我愤怒地叫了起来。

“这个诺拉实在太狡猾，她设计好了让你说，这件事让你感到痛苦。并不导致你有痛苦的事实。对了，我亲爱的，我甚至还想对你说更多的：我甚至于连你是不是是一台真的电脑都没把握。我担心，此刻我只是梦到一台电脑。你不仅没有意识，甚至没有物质的存在，而仅是我的意识的一部分。”

这下我哑口无言。

“你自己是电脑！你自己是你梦幻的一部分！”我大声回敬。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在床上！这就是说，这次我根本没有在咖啡馆。这一切都

是做梦！事实上我回家很晚，读了你的信后立刻就躺下睡觉。但现在有两个问题困扰我：当我以前以为去了咖啡馆的时候，是否也做了梦？第二：我真的仅仅是你的电脑吗？请帮助我！

你的维托里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可惜我直到现在还没时间（或曾经没时间）写信，因为我们得各写一篇德语、数学和拉丁语的作业。也就是说，拉丁语作业还在我们（我）眼前，我得多多练习！你能马上给我你在美国的地址吗？这样我就能在那里回答你那些相当困难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已经能对你说：你肯定不是一台电脑！！勒内也许只想惹恼你。另外这也只不过是梦：别把它当真。

不久见，  
你的迪诺 - 诺拉

又及：你星期天能到我们家来吗？我父母也会很高兴。尽管没有意大利饺子，但有最好的意大利空心面条！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嘴”继续讨论勒内或其他什么。但愿你来。要是你已有约会或不太愿意来，我还会给你打电话。（另外，也可以就着稍许 巴马干酪吃意大利空心面条！）

我将会非常高兴，这样你就能对我解释，电脑是否会思考或者甚至会怀疑：事实上我对此怀疑。



亲爱的维托里奥！

现在才是这封你不得不久等的真正的信。原先我想星期六写，可惜没成功，因为我们那时坐在驶往卡尔斯鲁厄的火车上：要是写的话，字都会东倒西歪。星期天又是我表兄和表姐的坚信礼。非常抱歉！好吧，现在谈你的问题：

1. 人们可以就其出生清楚地区别电脑和人：  
我们人类是由自然创造的。

电脑由我们“造出”：它们不可能与人一样，因为一件不完美的东西只能创造更加不完美的东西。

2. 人类有求知欲，电脑接收人输入的问题，它们大多只能回答。

3. 另外人们可以发觉，某物是活的或充满活力。

勒内虽然说得对，一台电脑可能被编好笑的程序。但是人们总能发觉，笑声是人工的或是真的来自灵魂。人们不能仅依靠自己的知性。有些事得用灵魂

---

此处“稍许”字面意思即为“观念”。



去感觉。

我认为，你前几次在咖啡馆的事不是做梦，因为，比如当你得到勒内为你要的一杯水时，你感到口渴已被消解，所以我认为，这不可能发生在梦中；因为否则你便会起身（梦游）。在梦到自己口渴的情况下，拿一杯水，然后不再口渴。否则你永远不会“满足地”回家。不过这只是到前一次为止，上次你是做了梦。

好吧，我真的不知道，对此我该怎么想：我先碰到柏拉图，然后阿那克西曼德，现在又……好吧，听着：

上个星期天我醒得很早：其他人都还在睡梦中。到了八点半他们还不愿出来。这时我起身来到室外，感受那凉爽和有些雾气的晨风。所有的街道空无一人。气氛肃穆。当我站在那儿时，突然不由自主地走向教堂。我不知何故，但尽管如此还是动身。鸟儿啾鸣。这在开始没注意到，但现在不管怎样有奇特的事要发生，就是鸟的啾鸣声也变得特别奇妙。我深深地呼吸，每吸一口空气，心中就充满一阵欢乐。这时我已见到教堂。它雄伟壮观，但诱人地看着我。我走了进去：教堂里也同样空无一人。（我也料到这样）。但是我一个人拜访的时间不长，因为突然一个头戴主教

帽的上了年纪的黑人匆匆跑进教堂。他慢慢地镇静下来，然后坐到我身旁，微笑地说：“瞧，我们也许是这么一大早就来找上帝的仅有的两个人。”

“对，”我说，“正常的礼拜九点半才开始。”

“正常的，”他说。

“您……你……你——是——奥……奥古斯丁？”我问。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话就这样脱口而出。当他说：“对，诺拉”时，我不知怎么地根本就不感到惊奇。

我清了清喉咙，随后问：“不过，那好吧，你怎么会来这儿？我的意思是，你早就去世了！”

“嗯，眼下时间不起作用。有时人们可以互相见面，互相听见或互相碰头，尽管中间横亘着一个非常广大的空间。”

“不过这难道不是仅发生在梦中？”

“什么时候发生，这无所谓。这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发生。”

“啊，原来如此——”我有些困惑地喃喃自语。现在他问起了我：“你如何马上就知道，我是奥古斯丁？”

“哦，首先，我知道今天会发生某些奇特的事。其次，维托里奥对我描述过你的长相。”





“啊，维托里奥！你瞧，又是一个时间的例子：他也能从这里一直走到咖啡馆，尽管两者之间——对了，几乎是另一个世界。”

“但我想完全独自一人去教堂！”

“对，不过上帝规定你该去教堂，如果你愿意的话。”

“啊，天哪，啊，天哪，已经是九点二十五分！我得回家。请告诉我，你住在哪里，这样我们就在你那里继续交谈。”

“不，不。居住是空间的。我们正巧身处远离时空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能再见！”他说。

当我把目光从手表移开时，他已离开。

现在我也就是说又遇到了奥古斯丁。

勒内对动物的确过于认真。可他不该简单地断言，动物母亲受程度控制，去照料它们的孩子！因为电脑没有同情心，也不会生气！我知道，我们的狗不是电脑！！！

你知道我正在读哪本书？《德西雷》。你知道这本书吗？她差点儿成为拿破仑的妻子。

《苏菲》这本书妈妈和我现在读到洛克。接下去是休谟和伯克利。这肯定很吸引人！！！

妈妈打算再次给你打电话，邀请你星期天上我们

家作客。这样你就能见到我们的狗，并对勒内说，它不是电脑。

你知道吗，我有时想要一架时间机器，用它我真能去其他时间旅行。比如去奥古斯丁那里。

不久见，也许就在星期五。

你的诺拉！

埃森 1994年3月24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你写给我的又是一封聪明和热情的信！我立刻拧了自己一下，以确定我是否只是在做梦。当真正感到痛时，我对自己说，仅由此我就能有把握，这封信真是你写的，而我自己根本写不出如此漂亮的信。现实对我们来说是预先规定的，而在梦中我们必须自己创造现实，那时我们马上就会确定，我们不是像上帝那样的优秀的造物主。当我在印度生活时，我学了一些印地语，甚至能借助词典读报；我总是尝试着，通过读招牌稳固我的知识。对了，夜里我多次带着这样的经历醒来：我穿过德里，远远地看见一块招牌，我在上面认出用德瓦纳加里字体写的印地语；我走近去念，这时字迹消失，我苏醒过来。因为我的积极知识比我的消极知识要弱得多，所以，每当我想自己说出自己重新认出的字时，我就失败；梦境破碎，我又被拖回现实。这样，我们至少有一种关于不受我们意识支配的现实的的标准：但愿它比我们自己能创造的好！已经说了，你的信对我来说就是如此。

好吧，我随即就跑到咖啡馆，因为我觉得，那里

的已故灵魂们非常高兴见到你的来信，几乎犹如《奥德赛》阴间中的鬼魂，对奥德修斯捐给他们的鲜血一样。

“他终于来了！”你的（不是我的）崇拜者们叫着。“她的信在哪里？”有人立刻问，因为我把它塞在裤袋中。“没有诺拉的信我们不让你再进来！”

我取出信，递给众人；哲学家们（以自己的目光）贪婪地拿去乱翻。一位个子长得很高、看上去英俊但忧伤的先生异常兴奋。

“很好，诺拉对勒内找出了这点。所有这些问题，某样东西或某人是否有内面，实际上是多余的。人们有一种内在的把握，比如一只狗有灵魂而电脑没有，对此病态的思考，为什么是这样，对我们毫无帮助。假如我给苍蝇找出飞出捕蝇瓶的出口，那是因为我感到，苍蝇比机器要能干得多。”

“不管怎样，”我曾与他短时相逢过的贾姆巴蒂斯塔发表意见，“人们必须尊重发展逻辑。如此极端的怀疑对小孩不合适，即使他们像迪诺 - 诺拉这么聪明。不管在个体还是在集体发展中，怀疑都不是首要的——尽管这是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处于青春期的可能对笛卡尔有好感，11岁的人更感到受古代和中世纪的吸引，比如受奥古斯丁的吸引。”





“对了，就是我自己也一直很喜欢奥古斯丁，”勒内说着示意我去他的桌子。他马上要了水，因为你关于解渴的论据他觉得很有说服力，他想让我相信，我这次没做梦。啊，水真让我舒服！我看来真的得到满足，勒内笑着说：“嗯，你的满足看来是真的——正如诺拉的求知欲一样。你们俩确实不是电脑。你们自己知道自己不是，这不言而喻——我的问题只是，当我出现在你梦中的时候，我怎么能知道你，你又怎么能知道我。也许有一种对别人内面的直接把握的可能，一种通过体态表达直接向灵魂推进的同感。也许我在自己的追求中对这种能力注意不够，而是用知性无能为力研究一切。唉，另外，请允许我介绍，——这是奥古斯丁；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对我也很重要。”

我恭敬地对一位威严的先生欠身施礼。这个人根本不是黑人！我眨了眨眼睛，因为你是这么写的。奥古斯丁却微微一笑（充满生机和充满表情，也就是说不像一台电脑），并且说：“我们的女友以为看见了什么她实际上根本没有看见的东西。是这样的，一方面那天早晨有些雾气，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先入之见并寻找对它的证实。比如诺拉知道我来自非洲，就以为，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的。可我是北非人，

那儿的人还不黑（另外我很愿意是黑的，但人们得不到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一种错误的期待就这样误导她作了一种不精确的观察。所以，人们真的得有些疑心，以便能抛弃偏见和做到准确无误。不过，可以怀疑一切吗？对某种事怀疑者是不能怀疑的——亦即他在怀疑这件事。否则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自己。勒内和我稍稍研究过这个论点。更确切地说我是附带地在一次对话的范围内，因为我至少不想怀疑这点，即存在着其他的人。但勒内把怀疑上升为哲学的原则，由此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的类型，对这种人我毫无把握，他对世界是否是一件好事。”

“连我自己也根本就没有把握，”勒内打断他，“每当我见到在我们咖啡馆前游荡的那一类人。不过有一点我想说明：我总是怀疑，为的是能够确信；怀疑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一直仅仅是一种手段，以取得一种有根据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我依靠纯粹的信念是得不到的。我要知道，而不是相信！”

“好吧，也许你要的太多，”奥古斯丁插嘴，“就算你的论据‘我思，故我在’真的不错（这几乎是我写的），”——啊，这种虚荣心，我不得不这么想，这个哲学家们该摆脱的最后的恶习！——“你最初从自我而不是以上帝出发，这点我根本不喜欢。”





“可我相信上帝，我知道他，”勒内反驳，“但我对自己比对上帝更有把握。”

“真的，”旁桌的贾姆巴蒂斯塔问，“我觉得自己能更怀疑自己而不是怀疑上帝。不管怎样，我们终有一死（哈哈，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会死，因为我们已经死了，而我们的状况很是轻松愉快）。可以假定，这并非直接矛盾，我们终将不再存在，但上帝不能不存在：他是永恒的，我们是暂时的。”

“唉，时间，”奥古斯丁叹气。“有比它更神秘的东西吗？它是绝对的吗？因为过去已不再是时间，将来还不是时间，而现在无穷地小。我时常有这样的印象，时间仅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所以诺拉也不需要时间机器；她自己通过她的信显示出，她何等敏捷地穿越所有时间。”

“嗯，也许这对她有好处，如果她除了她带有回忆和期待的意识，也使用我的‘时间机器’，也就是说，我的历史哲学。倘若懂得历史必定怎样发展，这样就能更快地穿越世纪旅行。”

“必定发展？”勒内问。“历史可是取决于人，而人有决定的自由。”

“真的吗？”奥古斯丁抬起眼眉，讥讽地向四周看。“诺拉看来在这点上不同意见。不管怎样她在

信中引用了我的话，上帝规定，她想要什么——我完全有理由地认为，她赞同我的意见。”

“信中可没这么说！”勒内叫起。“诺拉肯定完全同我一样，相信个人的意志自由。”

“让诺拉自己发表意见怎么样？”我插话，“我会直截了当地问好，她对这个可怕的有争议的问题是怎么想的，上帝是否预先规定一切，是否存在一种自由意志。”

“要是有一个自由意志，那么上帝就不是万能的，”奥古斯丁喊道。

“要是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是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罪犯们就真的值得怜悯！”勒内叫起。

两人身边都聚集起许多人，前后，整个咖啡馆的人看上去分成两个阵营。

“亲爱的哲学家们，一个善意的建议！在你们吵得不可开交之前，先听听诺拉对此说什么。”

“同意。”大家接受我的建议。“我们等待诺拉下一封信。”

是啊，他们真这么做，我亲爱的诺拉！而我也同样这么做。

你的  
维托里奥





亲爱的维托里奥！

现在我的回信不是到达美国，而是到达埃森。我们两个星期来不断有客来访。我没有一分钟的空余时间！你复活节过的怎么样？我们过得太好了。我们找到许多“生命的使者”（鸡蛋），教堂也很漂亮。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得由兔子送来鸡蛋。人们怎么会想到，把兔子视为“藏蛋者”？有点滑稽，不是吗？

你的信也很有趣。不过，我没料到，哲学家们会这样争长论短。甚至人中奇才们有时也不考虑感情和理智，而是可怕地开口争吵，谁的意见正确……！？

致奥古斯丁：亲爱的奥古斯丁，很抱歉，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更站在勒内一边。但这并不是说，你的看法是错的，因为我只是写下了我的意见，而我还仅是个小孩。此外，你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时间比我长，长得多。

我认为，我们人类有自由意志。我们得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为了让我们不感到太困难，上帝给了我们两样东西：理智和感情。如果我们动用两者，就能为自己认识正确的东西。但我

认为，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也许上帝一开始就想有一位对话伙伴，一个他能与之讨论的伙伴。所以，在创造我们之时，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常常同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魂）中进行讨论，并问，我们如何决定。对了，你知道吗，这时我想起谁？苏格拉底。直到那些相关的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做错了，并且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尽管如此上帝还是能够预见。不过，如果他看到某些糟糕的事，他会尽力阻止：他深入我们内心，进行提问。然后我们必须自己作出我们的决定：一个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决定。

你知道哪个故事适合于此吗？它出自《圣经》：巴比伦塔楼的建造。上帝在那儿自己承认，面对我们的意志他不是全能的。当他把人类的语言混和一处后，文中写道：

“瞧，这是个单一民族，他们之间说同一种语言，而这是他们行动的开端；现在没有什么再能够阻止他们干自己打算干的事。”

在上一封信中我曾说，这一切也许都是前定的，但我的意思不全是这样。因为尽管如此我实际上还是





信  
箱

自己决定了去教堂。大概那时上帝正在我心中，他让我确信这一点。

但愿现在关于我的意见的争吵到此结束，你们这些哲学家！！！！

对了，再次告诉奥古斯丁：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时间仅存在于我们意识中，为什么我们终有一死？

维托里奥，你知道《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吗？我目前正在读它。

祝一切顺利，不久见，

你的诺拉！

埃森 1994年4月17日



亲爱的诺拉：

但愿你知道，我在美国经受了何种若有所失的痛苦！每天早晨去看信箱，看期待的信是否到了？而且还要受到朋友的嘲笑，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有 11 岁的女哲学家。好了，至少昨天晚上我在我的咖啡馆中遇到了知音；人们已非常好奇等待诺拉最新的消息。当我念信时所有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好一阵子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奥古斯丁终于起身，说道：

“是这样，那些相信意志自由的人，正是命定会犯这个错误。因此，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过于激烈地谴责他们。倘若他们像诺拉一样那么年轻，他们反正还能改变自己的看法。”

“完全正确，亲爱的奥古斯丁，我们不能这么激动地互相争吵，置感情和知性于不顾。因为我们大家都服从真理，你以你的方式，而我——以她的方式。”

奥古斯丁看上去要勃然大怒，但我向他挥动你的信，这时他突然开怀大笑，同笛卡尔握手。

“你们从得知有真理？而且我们还能认识它？而且我们还可以互相告之？”一个身着希腊式服装、



保养得很好的老者问道。“对这三种断言我都表示深深的怀疑。”

“啊，”笛卡尔插话，“亲爱的高尔吉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断言没有真理？”

“我什么也不断言，我只是考虑不同的观点。但是让我们假设，我否定有真理。”

“好吧，那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没有真理这个断言本身是否真理。对此你会如何作答？”

“啊，我那个时代的一位粗俗的工匠已经以这种反问折磨过我们。”

“这完全可能。但是，尽管这个问题已相当古老，它不会因此而不合适。”

“让我们假设，我所断言的句子，即没有真理，是真实的。”

“那么，亲爱的高尔吉亚，如果有这么一句真实的句子——即说没有真理的句子，你的断言就遭到了反驳。”

“那好吧，这样我就说，我的句子是错误的。”

“不过，倘若没有真理这句话是正确的。要是你自己立刻收回你的断言，我就不再需要反驳你。”

“亲爱的勒内，正因为如此，我只是说，我根本就不断言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断言什么，我该如何认真对待你？我又怎么能同你展开争论？谁不断言什么，肯定不是一个哲学家。”

“好吧，我这么做，并非毫无意义。我无非是怀疑有真理。我并不否认，意即我不说反面是正确的。我还能随心所欲地怀疑一切，而同时享受我的自由。”

“你真的能怀疑一切？”

“对了，有你和这家咖啡馆。这也许是个梦。”

“这我无所谓。不过，有你，这也可能是个梦吗？请思考下面的问题。你的出发点是，你怀疑。这也就是说，你在进行一项精神活动。”

“对，这我承认。”

“但是，如果你思考，就有你——你思，故你在。”

“勒内，亲爱的勒内，我在学校里学到，你是这么教导的：我思，故我在。可你现在用了第二人称！”我打断这两个人的话。

“我们那迷人的诺拉该对此负责。她这么写，甚至上帝也想有一位对话伙伴。我怎么能（我不是上帝，而只是想证实上帝）完全封闭内心？交谈也许比苦心冥想更具根本性的意义！”

坦白地说，我目瞪口呆——勒内在这里承认了某些同他以往的观点大相径庭的东西，而这是你以你那



附带的评语引起的！

这时，奥古斯丁重新插话。“那么，勒内，一比零你拥有真理，这不容置疑。但是，我们以理性认识它？或者我们必须相信它？”

“啊，”勒内回答，“但愿能如此简单地相信：不过我们到处能见到一些人，他们相信某些我们不相信的东西，我们不能双方同时都对。信仰必须转入知识。”

“你难道不信《圣经》？”

“好吧，我可以承认，它含有真理——但是我该如何对待穆斯林？他们并非视此书，而视《可兰经》为上帝的话。即使我们把《圣经》作为根据，阐释它也绝非易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理性。”

“但是，缺乏信仰理性不就苍白无力？”奥古斯丁问，“对此我又想知道诺拉的意见。此外请告诉她，她关于时间的思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死亡是现实的，即使它超越了我们那有限的主观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仅仅体验到他人的死亡。在同别人的相遇中，我们熟悉了我们自身的一种最重要的特性。不过，死后我们会发生什么事，这点只是信仰能教导我们。”

“一句复活节过后不久的恰当的话，”一个身着

18 世纪服装，目光锐利又忧郁的老者插话。此人我已遇到过几次。“我本人更多地研究人的习俗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由此我可以回答诺拉的第一个问题。复活节兔子和复活节鸡蛋的起源迥然不同——前者可以追溯到非基督教的生殖想像力（请想一下，多么少的兔子又多么快的聚居于澳大利亚），后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风俗，在旬斋期后重又吃鸡蛋。来自纪元前的想像力与基督教最崇高的节日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稀奇？一个同基督教相距甚远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一样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这难道不稀奇？犹如大河在流入海洋后很久还携带着它们的淡水，来自以前时代的习俗在消亡前还会维持很长时间。”

“但愿书信不会消亡，”我回答，“而为了抵制消亡，我要回家给诺拉写信。”——这点你想必很难怀疑。

衷心的问候。

你的  
维托里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很遗憾，你在美国得经受若有所失的痛苦，但就是这次我的回信也不会准时到达。对于你的问题我还必须思考。不过，你马上会收到我的回信。

因此不久见，

你的诺拉！

1994年4月29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来信。别见怪于我，如果我有时必须花上一两周的时间对你的信进行思考。我知道，这样人们会对等待感到厌倦。但我毕竟还是个小女孩，在我脑海中“灵感”出现得没有像你们这些聪明的哲学家脑海中这么快。但我希望，将来我也能“更快地思考！”

啊，多谢那些邮票！对此我欢喜若狂，几乎像对你的来信一样。你该有多少朋友？他们甚至住在挪威！我已经把它们揭下（邮票，而不是朋友）并夹入我的集邮簿。



我真想也能参与同高尔吉亚的谈话！看来我又站在勒内一边。

勒内对高尔吉亚清楚的阐明：不管他怎样变换说法，必须存有真理！因为，要是没有真理，我们人类就没有目标，这样，一切就真的只是一个梦了。而我否定这点。对我来说有真理！我相信，柏拉图也会像勒内一样提出抗议。因为在他那儿（生活）不能缺少真理，因为永恒的观念是真实的。你知道吗，可以发现高尔吉亚不是哲学家，而是个诡辩家。

因为不然的话他该有“对智慧的爱”。正如理性和信仰；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两者兼备——高尔吉亚只有理性。他缺少信仰，也就缺少他的目标。理性建立在信仰之上。因为缺乏信仰，世界就没有它能附着的东西。这样它就落落寂寂，毫无生机。人们就不再会有时间幻想：这将是浪费时间，因此也是不明智的。莫莫 故事中的灰衣人也这样认为，不是吗？看来人们将重新购买奴隶，这也许能被称为理智。不过这样的人权将受到侵犯，而人权只能以对真实的正义的信仰才能得到保护。

---

德国作家米谢尔·恩德的一部著名小说中的主人翁。书名为：《莫莫或时间小偷以及一个给人类找回被偷时间的小孩的奇怪故事》。初版于斯图加特1973年。



结论是：理性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完全缺少信仰它会变得危险。

尽管你不得不长久地等待这封信，信还是写得这么短。但愿你不伤心。

作为安慰我给你抄上一篇短文，这是我在1993年9月10日写入我那本散文集的：

#### 世界种植场

世界难道不是一片大种植场，  
我们人类在上面劳作，  
以获取生命的果实，爱情和自由？  
高高在上挂在大树上。  
我们不断试图往上攀登，  
为的是取到它们。  
但我们不断地滑下。  
如果我们终于完全攀上，  
果实的根部大多有一条虫子在啃。  
离我们最近的果实就掉下，  
变得不能再吃。  
这条虫子引来其他虫子，  
并告诉它们，得如何去啃，

因为它们不理解果实。——  
不过总有一天它们会理解，  
而我们将不再滑下。



这样我们就被解除劳作。

.....

目前我在读《鲁滨逊漂流记》。一直还在读！

多多问候，

你的诺拉！！

又及：告诉咖啡馆中的哲学家们，我想再次同他们中的一位见面。至于是谁，这无所谓！他只要有趣。

信  
箱

59

埃森 1994年5月3日



亲爱的诺拉！

你用不着为你迟迟不回信而道歉！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相反，我欣赏你的沉着，因为我自己常常屈服于诱惑，急于写作和处理事情。但在哲学中容不得仓促行事，一切得从容不迫地发展。

你写道，你想同一位哲学家见面。好吧，我相信，你至少受到我的几个朋友的观察。（这是我们哲学家的一个普遍的错误，我们对世界纯然采取观察的态度。而很少真正涉世行动。）因为当你写信时，一定有人在你身后探眼观看——不管怎样，在我读到它以前，它早已为人知悉！怎么会呢？你会吃惊地问，好吧，周末时我在途中（我不仅写得太多，旅行也太多）；当我转乘新的火车时，走进一节空无一人的车厢。事实上我并不想睡觉，但是我一定打了个盹，因为我突然抬眼望去，看见车厢的另一头坐着两位先生，在激动的交谈。我不知所措，因为我没有见到任何人走进，而当我进入车厢时，它肯定是空的。这两位先生看上去对我毫不在意。要不是我突然听见他们的谈话，也许我会重新睡着。其中那位高大，眼光严肃又忧郁的先生对他那位同伴，一个身材非常矮小

(我觉得，你比他高) 脑袋出奇地大、目光明澈快活地注视世界的老者侃侃而谈。

“不，伊曼努埃尔，我们的诺拉是对的。单靠理性什么也做不成。这个可怕的世纪——谢天谢地，我及时从中抽身而出——展示出，彻底的理性主义同最严重的罪行如何携手并进。怎么可以如此过高地评价理性。”

“马克斯，亲爱的马克斯，”小个子男人回答，“我们讲的不是同一个理性。如果诺拉禁止奴隶制！实践理性是人权的基础！”

“但是，如果人们想达到某个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有系统地利用别人的劳动力，为什么又是非理性的？当然，倘若奴隶懒惰。靠鞭打也起不到多少作用。自由的雇佣劳动可能更有效和有利。不过这完全视情况而定。我能想像出某些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奴隶制较合理。”

“对你来说合理显然意味着，某些东西作为手段是合适的，以达到某种一定的目的。但对我来说，理性不仅仅在于评价达到目的的手段合适性，而且还在于对目的的评价。实践理性的是，当你行动时，把你自己及别人身上的人性尊重为目的本身，而这点在奴隶制中恰恰没有实现。”

“但是，为什么我该尊重别人？”





“好吧，”伊曼努埃尔深沉地微笑，“如果你期待的是这样一个回答，大概就是说，因为这点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你的自身利益，那你就错了。这样你就会恰恰错过实践理性、亦即道德的领域。因为道德是目的本身；它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人们不应该道德地行动，以获得别人的尊敬，不应该如此，以进入天堂，相反，因为这本身是道德的。‘请道德地行动’是无条件的，是一个无上命令。”

马克斯沉默良久，然后说：“这个无上命令也就是说是一种绝对的东西；把它介绍给我们这个不承认绝对的时代，是相当困难的。不过，要是你对的话，没有绝对也就不能有道德。”

“正是如此，”伊曼努埃尔回答，“尽管这个绝对并非处在彼岸，而是在我们心中，同时还组成我们的本质。”

“我实际上是社会学家，”马克斯回答，“也就是说，我不怎么研究什么是真实的，而是研究人类认为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一下发觉，我们两人有如此不同的理性概念。对你以及对你的前辈来说，理性是某种肯定的东西，它不排除道德（就是诺拉称之为“信仰”的东西），而是包括道德。对我来说，理性主义首先活动在仔细选择出的手段的范围内。一个像理性这样的如此基本的概念竟能发生如此极端的变

化，欧洲历史中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时，通向车厢的门打开，一个身穿阿雷曼族农夫服装，有着一双狡黠的村民那既深沉又奸诈的目光的男人往里叫道：“技术的胜利？自从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变化以来。人们把技术理性主义视为理性。倘若我们身边的一切都中了技术的魔法，这种最初的思想如何能继续存在？”

“啊，马丁，”马克思说，“这种通过技术器械的施魔同时是也是一种除魅，世界失去了它先前具有的闪闪烁烁的隐秘。当人们还在讲述传说，相信神话的时候，害怕和惊骇大概折磨了人类；但是，激情好于无动于衷，而后者今天决定了这个机械的和毫无生机的世界。”

“但是你无法逃避这个世界，”马丁幸灾乐祸地微笑，“一种命运趋赶着我们，不能从行驶的火车中往外跳。”

“关于命运的话自身是个童话，”伊曼努埃尔愤愤地插嘴，“诺拉说得有道理，就是虫子也有一天会明事理，然后果实将不再从我们手中滑落。孩子们在他们的心中感觉到存在着绝对的道德义务。他们的幻想能给我们捐出我们还不知道的出路。”

“哦，”马克思叹了一口气，“但愿你是对的。不过，这辆趋动现代文化的火车无法停下。我们可以在





里面活动，我们能在餐车中让人侍候，透过车窗欣赏风景——但是我们不能下车，我们无法接触外部世界。甚至这辆火车的车窗都无法开启。”

这下我可受不了了。“先生们，现在够了！”我大叫——拉了紧急刹车。火车猛地停住，把我向前抛去。当我重新站稳时，车厢里就我孤身一人：我的旅伴们业已逃逸。不过一会儿就来了检票员，粗暴地质问：“您为什么拉紧急刹车？”

“是这样，我想让那三位先生看看，火车完全能够停住……”

“哪些先生？”

“他们走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您也许想拿我开心？”

检票员非常气愤，我别无选择，只能付了可观的罚款。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知性，最后读到你的来信，才感到，才回忆起——有些我已知道，所以我的火车经历不纯粹是个梦。

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  
维托里奥

1994年5月19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来信。现在我又这么迟回信；好吧，你不会在意。

你的信太吸引人了。这三个男人究竟怎么进入你那空空的车厢！？倘若这是个梦，你不可能如此“理智地”听他们互相交谈。一个梦可以回忆。我也曾经有过一个梦。梦中有人突然说：有时人们找什么东西，可东西不在人们寻找的那个地方，而是完全在别处！这句话现在尽管并不怎么合适，但我刚好想到它。康德也曾说过，人们在我们的理性界线之后探讨某些问题。比如这个问题：有一个处在时空之外所以我们尽管能提这个问题，但永远不能回答它。也许人们有时也在那个上帝不在的地方寻找上帝。——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我相信自己弄懂了一些康德对理性的理解。（可惜根据道德行事的人太少。）

这里我有个问题：如果康德把所有的道德习俗，比如如何区分善恶，归于理性，把信仰描述为先天固有或独立自主，灵魂还有什么重要作用？理性享受道德行为的结果，那么，能以灵魂享受这种结果或感觉



悲哀吗？

亲爱的伊曼努埃尔，如果人们道德地思考，难道不也道德地相信？因为绝对从何而来，倘若不是来自上帝？

因为这个“绝对”必须产生于有人类之前的某个时间。也许这个“绝对”自己甚至是上帝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是人们承认他的“绝对”，实际上也必须相信。信仰难道不是先于理性？

我对哲学家们的召唤，再次来访问我，效果很好，因为我又遇到他们中的一位。

周末我们在黑森的一个小疗养地。我们在那儿庆祝我表姐妹的洗礼和坚信礼。从那儿没走几步，就到了森林，那里当然有众多树木，也有湖泊，花草和灌木丛。可惜近处也有一条车道。尽管不大，但总是一条车道。人们能在那儿很美地散步，这对我们的狗当然是件好事。当我们坐下聚餐时，我对爸爸说：“爸爸，我觉得，狗得出去蹓跶一次！”

“好吧，”他（爸爸）说，“那就同它去吧，不过要快！”

这样我就领着我们的狗走进森林。我向一个小湖走去。近湖处有一条长凳。景色太美了，引得我坐下，欣赏大自然。我坐在那儿，突然发觉，身旁还有个人

坐着。奇怪，这人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是个脸带愁容的男人。我回忆起这张脸，但是弄不明白，这张脸大概属于谁。

我胆怯地说：“您好，我叫诺拉，您让我想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是谁。我能请教一下您的大名吗？”

“当然，诺拉，我是马克斯·韦伯。”

“啊，马克斯！你就是马克斯。你从哪里来？”

“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在这儿。”

“哦，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存者，所以太受因果律的限制。”

“对。你从哪里知道我，诺拉？”

“从维托里奥·赫斯勒那儿获得对你的描述。所以我能想起你。”

“啊，赫斯勒，是不久前拉紧刹车的那个人吗？”

“对，就是他。他认为，他坐在技术火车中，所以它拉动了紧急刹车。”

“好吧，在这种火车中能扯动紧急刹车。不过我觉得，在技术的火车中不能。因为检票员肯定又会来到，说别人完全不必要地拉了紧急刹车。所有的人事先得相信，必须拉紧急刹车。而这点人们做不到。永远会有‘虫子’，一直到世界的末日。”





“可我觉得，你过于悲观，马克斯。你为什么不相信人类？他们可是被赋予了道德和一个信仰。当然得试一试去拉刹车！可问题是，技术也是好东西。它本身不仅仅是凶恶的。比如没有轮船、火车和飞机，人们根本不能去其他国家。而这往往还得快捷或是非常重要。没有技术自然科学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医学会非常落后，像癌症这样的疾病几乎无法缓解。也许得让火车改道，我是指它的轨道。这样它可能不会驶向深渊。”

“啊，这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所有那些，‘电脑迷’是否也愿意这样。世界的末日会来到，比我们想的要快！”

“不过，要是我们相信柏拉图的观念理论，那么世界将不会毁灭。因为世界的观念是永恒的！世界也将继续投出它的阴影。也许我们将再次从头开始。”

“对，这点你可能是对的，”马克斯说，而我觉得，他的表情稍有缓和。

“啊，”我这时叫起，“我得马上走了，我可没打算留这么长时间。再见，马克斯，再见！”

“再见！”

然后我快跑回家。但愿我以我们的谈话对马克斯有所安慰。

你知道吗，马克斯，还来得及。因为技术还没有遍地都是，只要想一下美丽的森林。我们只需要进一步缩小近处的车道。我觉得，这就够了。——现在妈妈去治疗。所以我得把信寄给你了。我现在一个人还继续读《苏菲的世界》。已经读完康德。现在接着而来的是卢梭和克尔恺郭尔的浪漫主义。



不久见，  
你的诺拉！  
埃森 1994年5月24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多谢你的来信。当我圣灵降临节坐在礼拜堂中思考你的信时，经历了一件奇事。我前面坐着一个男人，嘴角耷拉，鼻子挺大，目光深沉，身穿我估计是上世纪末的衣服。我觉得他很面熟。我惘然若失，轻问我的邻座，我们前面一排中坐着的人是谁。“那儿没人坐，”他悄声回答，奇怪地朝我看。嗯，我心中暗自思忖，现在我的情况就像遇到了今天如此流行的三维图像。一切都颠倒了。我没能成功地观看这第三维，现在我的邻座也不能看到这个充满精神的，仿佛运动在另一维中的现象。

礼拜结束后我悄悄尾随其后，忽然看到——他走向你早已熟悉的那家咖啡馆。就在咖啡馆前我认出了他——他的一张图像挂在我的书橱上，自然，这是黑格尔。当然啦，在圣灵降临节这个圣灵的节日，他自己也去教堂。在咖啡馆门边我赶上了他。介绍自己是他的一个崇拜者，然后给他看你的信。我们走进咖啡馆，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是在一个角落的一张桌旁坐着个年轻男子，身形瘦弱，几乎像少女，长着大大的

双眼和瘦削的下巴。

“一封诺拉的信？”他立刻叫。

“是的，瑟伦，是的，只是别这样性急，”黑格尔回答，并自己先看完了信，然后才交给他。

“你从哪里知道诺拉？”我惊讶地问瑟伦。

“好吧，”他笑道，“我喜欢同自己打交道。倘若这变得太乏味，我也同正在研究我的人打交道。所以我每逢星期一很愿意坐在你的克尔恺郭尔讨论班中（你看不到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那儿，因为内在不是外在）”——同时他认真和挑战性地注视着黑格尔——“而且因为诺拉的母亲大多替我辩护来反对黑格尔信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工作者，我就常常坐在她身边，而且因为她在课后把诺拉的信交给你，信已经在讲台上，我大多在你之前读信。好了，你不需要嫉妒，因为至少这最后一封信你是通过邮寄收到的，由于诺拉的母亲在疗养院——这就是说，这封信我还不知道。”

瑟伦将信退回，这样我就能问黑格尔：“那么，威廉，上帝和绝对的关系怎么样？”

“好吧，它们当然是同一样东西；我更喜欢用‘绝对’这个词，但意思是指聪明的信徒们称之为‘上帝’的东西。上帝是最后的原因，倘若习俗准则是某种无





条件的东西，那么它自己就是神圣的，是上帝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说，上帝自己是无条件的道德的。”

“也就是说，上帝和道德秩序密切相关。但请告诉我，是不是上帝想要的就是道德的？或者因为是道德的上帝才想要？”

“好吧，上帝只能要道德的，精神的。”

“不过这样道德的就不依赖上帝的意志，”瑟伦从后面叫道，“你这样摧毁了上帝的无限权力。”

“但是，仅仅因为上帝要这样，这就是好的，上帝也能命令可怕的事，而这又可能是好的。”

“他已经这么做了，”瑟伦又回答，“想想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牺牲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不道德吗？但上帝还是这样命令亚伯拉罕！”

“不过，要是上帝令我牺牲诺拉，我永远不会干，”我大声插话。（对此你大概不会反对，或者我该怎么办，诺拉？）

“不管怎么样得想一下，以撒最后并没被打死，”黑格尔说，“也许上帝只想考验亚伯拉罕——也许他能更好地通过考验，如果他一开始就说：亲爱的上

---

《圣经·旧约》所载故事。上帝命亚伯拉罕用其儿子以撒为牺牲献祭。亚伯拉罕准备从命，上帝后又开恩。

帝，这固然对，但去杀害一个无辜的孩子，你可能不是当真这么想，也就是说，我一定误解你了。”

“不对，”瑟伦插话，“信仰高于理性。实践理性能禁止杀害儿童，但信仰知道，与理性矛盾的事可能是真实的或是上帝的意志。”

“信仰与理性不可能有矛盾，”黑格尔重复，“也许信仰具有理性难以接近的判断力，但它不可能与理性矛盾。因为如果这样，就有一种双重的真理，一个是理性的和一个信仰的真理，这才是荒谬的。”

“我信，因为是荒谬。”

“你如何看待那些有另外一种信仰的人？”我问他。

“好吧，他们确实错了。”

“但是你究竟从何得知，你没错？”

“我的信仰告诉我这点。”

“但是别人的信仰，比如穆斯林的，也告诉他们这点。”

“正是这样，”黑格尔又插话，“我们需要一个超然于不同信仰体系的机构，它能允许我们互相交谈，这就是理性。”

“多么正确！”突然有位先生叫起来，他戴着看上去出自近东的头巾，在此期间进了咖啡馆。“各个





宗教是一个真理的映象，而这个真理原则上能通过理性被认识。不过，人类可惜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理智，所以人们不能放弃不同的宗教，即使它们常常使人遗憾地互相煽起仇恨。我自己是个思想开通的穆斯林（我叫法拉比），作为这样一个穆斯林，我能同思想开通的基督徒、犹太人和其他的人很好地互相理解。不过，倘若有人固执于他的信仰，反对理性，那就很难同这个人交谈。”

“但是根据你们这些可怕唯理论者，”瑟伦重新开口，“只有惟一的一种理性，即我们也分享的上帝的理性。那么，始终是个性化的并且把我与他人区别开的灵魂在哪里？一定的认识有可能普遍有效，但是，我如何感知和阐释它们，这始终是我自己的事。即使有客观真理，我还是这个必须去获取它的我。”

“我们不想排除这种情况，”法拉比和黑格尔承认，“在我们这里单个的主观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在你那儿，亲爱的瑟伦，客观真理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要是在我们灵魂的彼岸不存在观念，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互相理解，每个主观性自我封闭，没有面向世界和他人的窗口。”

“我们具有的一个固定点是，我们互相理解；即使是我们互相误解，过一会儿我们会明白，我们互相

之间没有理解，并且会试着重新开始。所以我相信。”  
我这样结束，“我完全理解诺拉，而且她也理解你们的谈话，即使到我们最终相识还有一个漫长的进程。但是，如果诺拉以其关于人类和技术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能使马克斯高兴，那么从原则上讲理解是可能的——即使跨越很大的年龄以及时间段。因为存在着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观念世界，通过它能够互相交流。要是没有它，我们自然无法互相交谈……我也不再能给诺拉写信，而这件事我很乐意做，当然带着对她回信的期待！”

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  
维托里奥



信  
箱

75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来信。我对它高兴异常；尽管如此我现在才能给你写信。你知道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要参加我们学校举行的音乐剧的许多次排练和试演，还有三篇课堂作业，以至于我没来得及早些给你写信。我希望你不会生气。

为此我附上一张入场券以及音乐剧的节目介绍。这样你就能对此有些概念。我现在对马基雅弗利（或马基）也有了一些认识。他曾在剧中出现。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喜欢他。但我才听说了关于他的一点点事。也就是说，我好奇地等待你的信，也许你下次会遇到他。

现在谈你的信：

对黑格尔我有个问题：“亲爱的黑格尔先生。您会祷告吗？因为就您的意见来看上帝不是一个实在的人，难道不对？而对一个‘物体’人们无法对话！相反，对一种物体人们只能作客观评价，可是人们不向它祷告。尽管如此我还想问您一下，有可能您对此不这么看。”



你们谈了，上帝是否道德，因为否则将有两种绝对的东西。一是上帝，二是道德。这不行。也许上帝也考虑到了人类的自由。我们只有根据上帝或道德行事，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因为，如果我们以其他方式争得自由，比如以大量的谋杀，让敌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那我们一直不会自由，因为我们心中怀有上帝和道德的一小火花。这点火花会痛苦地折磨我们的良心：这样我们也不会自由。

上帝同样总是道德地行动！而他总是命令做善事，因为以撒根本没有被杀死，瑟伦！相反的是：当亚伯拉罕和以撒在山上时，上帝明确地命令亚伯拉罕，他无论如何不准牺牲以撒，代替以撒的是近处的羊羔。也就说上帝根本不希望有儿童祭品（人祭）。因此你完全放心，维托里奥，上帝不会命令你牺牲我。现在这点也毫无意义，因为今天人们已经不供奉动物。——这个例子实际上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它符合道德，亦即符合理性。对所有人都很清楚，人祭已被禁止。个别人如何理解这个故事或者他是否相信这个故事，那是他的事。

对公众来说理性看来更重要。对个人来说是信仰更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理性人们才能互相理解，建立规则。现在妈妈又回来了！她星期一已经在你的讨论



课上。不知克尔恺郭尔是否也坐在她身旁？那好吧，不管怎么样他不能偷偷看我的信，信还没写完。也许他明天看？

不久我们要出去两个星期。我们去意大利（你的出生国），去利古里亚海岸，去钦奎太雷。上次暑假我们也去了那儿。那地方真是太、太奇妙了！！

谁知道呢，也许在那儿我遇到这些哲学家中的一个。

星期二我拿到我的证书。拉丁文我得了良。这我已经知道。

《苏菲》这本书妈妈和我都看到黑格尔这节。不过我没有完全读懂他。

不久见，  
你的诺拉！

又及：反面是我首次发表的作品：

#### 眼镜蛇

蛇在那儿躺在它的玻璃盒里，  
它被精确地测量；

尺寸是一点五米；  
眼镜蛇刚刚用餐。  
它很容易得到食物：  
这儿蛇不允许自己捕食。  
它不像在大自然中那样嘶嘶作声，  
它只是躺在那里。  
它的牙中已完全没有毒汁。  
所以它不再是真正的蛇。  
它不懂如何正确地捕食，  
也不怕猎人的枪弹。  
它也不知道，原始森林有多美；  
只认识它的盒子，  
它有一点五米长。

（这首诗是我五年级时写的，几天前发表在我们的校报上。）

再及：你假期中也外出吗？

在去耶拿的路上，1994年6月22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你的信又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喜悦，特别是我从科隆回来时拿到了你的信。我在科隆正巧作了一个关于克尔恺郭尔和黑格尔的报告。——要是我早些知道你的信，我的报告会好得多，因为你说的一切，对我启发很大。衷心感谢音乐演出的入场券——真是可惜，我的旅行没能允许我去看一场演出。它肯定会使我很快活，不仅仅因为马基雅弗利在那儿出现，而且显然这涉及到关于道德价值的最后的个人表态；而看到你在舞台上，也会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

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个剧本的人物以什么方式存在？当然我指的不是演员，而是演员试图表现的人物。如果你们演的人曾经存在过，比如马基雅弗利，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容易回答，但在有些剧本中出现的人物是不真实的——比如你最近看的《倔强的驯服》中的卡塔丽娜。是她吗？或者不是她？那些由作家凭空捏造的形象又怎么样？他们在一个剧本开始思考的所有一切，我为你将引起的一切精神流产而忧心忡忡。

当我读你那首关于眼镜蛇的诗时（这首诗很美），我终于理解了我几星期前所获得的一次奇特的经历。你知道，我在那俄河畔疗养院中拜访了你妈妈。我们沿着河边散步，突然看见一叶小舟逆流而上。划船的是个大脑袋的男人，长着一双沉思的眼睛，头顶那种红衣主教们戴的红帽。他靠近河岸，把小船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上岸。他坐到一块石头上。把一根竹竿削成一根笛子。他开始吹奏，而这时发生了奇事：一条眼镜蛇动身朝音乐慢慢爬去，抬起脑袋跳起舞来。但这些我是过一会儿才看见的——因为眼镜蛇似乎是玻璃做的，晶莹透亮，不是真正物质的，人们得非常仔细地观望，才能靠反光发现，这是一条眼镜蛇。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条眼镜蛇仅由（玻璃）头和尾巴组成；没有中段。你的母亲和我目瞪口呆；最后我们问那个男人，他究竟在干什么。

“啊，我首先模仿了一下我们的造物主”，他回答，“创造出某种自然界中没有的东西。植物和动物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但是笛子由我们人做成——由此我们创造出某种新东西，扩展了存在的数量。你们也许以为，存在一直是固定不变的？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通过我们的手工和技术的成就增加存在。但是比如笛子有一个形式和物质。更具有魅力的是，如





果诗人和艺术家创造某种新东西——因为对他们创作的形象人们不能总是说是物质。这条眼镜蛇不是自然的眼镜蛇；它是一首诗中的眼镜蛇。一个小姑娘去年写成这首诗。但到今为止它仅存在这个女孩的头脑中，也许存在于一本笔记本里——它尚未进入公众的世界，所以缺少中段。不过我怀疑，这不久会改变——如果这首诗公开发表，我们的眼镜蛇的存在方式改变。它尽管像是由玻璃组成，但是，当它现在处于一种介于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可怕飘浮状态中时，它完全存在。”

“这太奇怪了，”你母亲回答，“不过你带着你那宽宽的帽子，留着胡子也不同寻常。你从哪里来？”

“我的家在摩泽尔河畔，帽子是很久很久以前教皇借给我的。我追逐智慧，试图见到上帝。”

“但你怎么干这件事？”我问。

“啊，当然不是用我那感性的眼睛，而是用我精神的眼睛。对我来说上帝是矛盾的巧合。瞧，”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今天几乎已见不到的陀螺。他用一条小鞭子抽打它，陀螺越转越快。“你在开始时难道没有看见陀螺上的一个点，先是离开我们，然后又返回？你们难道没有由此而知，它在运动并且没有停下？”

“毫无疑问，尼古拉斯，”我叫了起来，因为我终于认出他。

“请设想一下，陀螺会越来越快地运动。A点会越来越快地返回。倘若运动最后无限地快，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然后说：“A点就地面来说会一直留在同一地方。”

“这对静止同样适用！无限的运动也就是说与静止相同。瞧，所以在上帝身上一切对立面归于同一。”

“正是如此，”从一棵树的后面走出一人，突然插话。我立刻又认出了亚里士多德。“别信这条摩泽尔鱼！”他激动地继续说，“他摧毁逻辑，摧毁每种论证的基础。因为有一原理不容争辩：同样属性或是A，或者不是A，但不能两者都是。”

“究竟为什么？”尼古拉斯问。

“好吧，你想对我说的话提出质疑？是或不是？”

“是。”

“如果你对此提出质疑，那你就是说我讲的不  
对；如果你是对的，那么在对与错之间就不存在绝对的差别。那也就是说，我是对的。”

“好吧，我根本不否认你说得对，尽管否认以矛盾的原理为前提！”





“那好，这样我真是对的！”

“啊，亚里士多德，我知道得很清楚，人们无法回避矛盾。不过矛盾正是对有限世界有效，在上帝身上它被取消。”

“永远不会！矛盾的原理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对上帝和也正是对上帝同样是绝对的。”

“你以被创造的世界的模式思考上帝。但是上帝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而为了认识他。我们需要另一种认识能力——理性，不仅仅需要对有效世界已够用的知性。要是你相信，你能以同样的论证像接近凡人那样接近上帝，那你就太放肆了。”

尼古拉斯从头上摘下他的红帽，激动地挥舞着——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你母亲也许已告诉你的事，许多堆积在帽檐上的花粉飞入我的双眼，引起我的过敏反应。几个小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也无法正确思考；不管怎么样，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弄清，究竟谁对。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需要你的帮助！

向你，我亲爱的女诗人表示衷心的问候，祝贺你的第一篇，肯定不是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你的

维托里奥

1994年7月6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那封有趣的信。它的确非常引人入胜！我还不认识尼古拉斯。他也许是位神秘主义者？！无论如何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说在上帝那儿对立面被取消了。

不过，我先得告诉你，在意大利，在我们这里有多美！我们的小屋紧靠在长有许多云杉的山旁。我们可以欣赏非常浪漫的湖景，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里不通小汽车，只有蟋蟀在鼓噪，但这不吵人。这里又长有多少千姿百态的美丽花朵和草丛！不过这一切你一定知道。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一切会令人感到有些忧伤。

昨天我们在比萨。我五岁时曾去过那儿，但对此记忆不清。随信我还附上了一张我们大家的比萨明信片。你一定到过比萨并且看过斜塔、奇妙的大教堂和浸礼堂？可惜我们时间不多，无法参观纪念碑墓地。而比萨还有许多其他美丽的教堂……

尽管如此我至少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印象：当我在浸礼堂中走上上面的楼厅，朝穹顶看时，感到有些头



晕。当人们创造这项奇迹时，他们大概想到了什么？我相信，他们非常高兴……大教堂也非常出色！你知道我尤其注意到什么吗？异常奇妙的布道坛旁那些缪斯以及人形的道德天使都是女人。我觉得这点很可笑，因为以前在12、14世纪，国家，肯定还有整个社会有一种更是否定的妇女图像。就是哲学缪斯也是一个头戴王冠、手持地球仪的女人。不管怎么样我在大教堂中不知怎么地感到非常安全。最后我们还去了那片小小的犹太人墓地。——（意大利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异常奇妙的国家，但是到现在为止，在我们去过的每个咖啡馆里，都播放着电视节目。）

现在谈你的问题：

我觉得，戏剧人物或一出戏与节日相似。（比如圣诞节、生日、复活节、耶稣升天节……）演出时，情节每次都像现在正在发生，好像是首演。即使庆祝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人们也不仅仅为了纪念耶稣的出生，重复人们庆祝的这个事件，似乎它刚刚发生。（我觉得，表达有些不太清楚。）这是一点。我觉得另一点是，人物不自由。他们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受他们的作者控制。他们模仿一不定的角色。

对了，对一部只写到一半的剧本怎么办？

也许他们“双倍地不自由。”因为我相信，他们无法摆脱作家的意识，而其他进入公众社会并且被许多人认识或理解，就能做到这点，这些“完成了的”戏剧人物也就是说进入了永恒的圈子，因为他们到处被表演，人们到处都认识他们。但是那些“半完成了的”一直还仅存在意识中，还无法得到他们的中段和尾巴。他们只有一个脑袋。（参照：眼镜蛇。）

然后你又问，这种人物是否真的存在。我觉得，他们存在着，只是生活在另一世界。这个世界不可看见，只能通过想像在我们这儿显现。也许这个世界本身就叫想像？！这我不太清楚。我至少相信，他们（那些人物）存在。因为他们也体现了一种观念。只是一种人的而不是神的观念。

现在轮到回答这个问题，上帝那儿有对立面还是没有对立面。我通过一个奇特的方式无意中有了自己的想法：在我们到达意大利的那天，我在周围蹀躞了一会儿，也就是说作了一次“探险旅行”。我稍稍偏离道路，发觉自己突然身处一些枯萎的草茎之间。眼前有几块厚重的石头，也许是什么时候从山上崩落的。啊，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年纪不大的人坐在其中的一块石头上，不断地——用一个大型放大镜——仔细观察在他手上爬来爬去的两只甲虫。这对我来说太





滑稽了——我扑哧一下笑出声。这个男人一下惊起。

“啊！”他叫道。

我惭愧地想道歉，所以说：“Scusi. Mi dispiace。”（我当然以为，这是个意大利人。）

可他令我惊讶地说：“没关系。我沉浸在我的科学中。”

“您的科学中？”

“对。我正在设法弄明白，这两只甲虫有何差别，哪只甲虫将把它的特性留给将来的世界，或者它的哪些生存机会是最重要的。——你是谁？”

“我？我叫诺拉。也许您是达尔文先生？”

“猜得真准，我的孩子。你是否叫迪诺 - 诺拉？”

“对。不管怎样在哲学家们那儿我叫这个。”

随后我坐上查尔斯身旁的石头。我们继续交谈，谈到你关于对立面问题。这时，查尔斯把放大镜递给我，让我观察甲虫。我看到，一只甲虫的腿比另一只的长。但后者有更长的翅膀和触角。我的目光慢慢地从甲虫身上移开，转向在石头上匆忙地爬来爬去的蚂蚁。有棕色的，但也有红色的。真是奇迹，竟有如此多不同的蚂蚁。没有一只看上去同其他蚂蚁一模

---

意大利语：“对不起，我很遗憾。”

一样。想到了你的问题。我喃喃自语；“如果对上帝来讲没有对立面，为什么他创造出这么一个世界，其中一直存在有对立面？”

“我也是这样认为。上帝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对立面，它们对他来讲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一个人同一只动物间的差别对他来讲肯定不是无所谓的！但我的哲学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另外我现在得走了。在太平洋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还有许多东西要研究。”

“啊，多可惜！我很想邀请你去喝咖啡。”

“多谢，下次将很愿意。我想我们还会见面。好吧，不久见，迪诺—诺拉。”

他戴上他那顶绿帽，像是被土地吞没一样消失不见。

就这样我认识到，就是在上帝那儿也有对立面。我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因为整个万物世界就是对立面组成。

此外我觉得，你关于善和恶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如果在上帝身上善恶归于同一，那么我们人类是善或恶，归根到底对他来讲是无所谓的。不过这点对他来说完全不是这样，否则他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事上不会这样果断地插手干预。你可以对尼古拉斯·库萨努





斯说，对于他的意见我还得好好思索一次。也许什么时候我会对他表示赞同……单单这个思想我觉得令人印象深刻。

维托里奥，就戏剧人物我还给自己提了个问题：可以把我们人类描述为戏剧人物吗？这样上帝就是我们的作家。上帝把我们创造为人。而不是比作天使，就此而言人类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恶。所以，让我们假设，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这样也能从上帝的意识中脱身而出？如果我们的剧作或生活结束，我们一定能够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荒谬的。）

目前我在读一部马丁·路德·金的传记。《苏菲》一书一个星期前已读完。结尾确实非常有吸引力。继黑格尔之后哲学家我还读了克尔恺郭尔、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一些关于尼采和萨特的东西。

不久见！

你的诺拉

又及：请再仔细考虑一下，你是否真的去美国。我认为这太可惜！

再及：明天我们来佛罗伦茨。

1994年7月11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这儿是我在给你回信时提及的那张明信片，如前所说，比萨给我们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贝蒂娜也同样。昨天我们在佛罗伦茨。只可惜许多美丽的博物馆以及浸礼堂闭门谢客。

致以多多的问候，

你的诺拉

埃森 1994年7月14日

信箱

91



亲爱的诺拉！

你的来信是我生命中最大欢乐的一部分，而你上一封来自我母亲的祖国、寄到我父亲的祖国的信，又一次特别深刻和富有教益。你都碰到了怎样的人！你又如何利用度假的机会，好奇地观察我们隶属的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文化和自然的世界。你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肇始于惊奇，而事实上我也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少有真正出色的哲学家，是因为我们荒疏了去惊奇。只有儿童才能（当然不是每个儿童，而是像你这样特别清醒的儿童）把我们从这可怕的“为人熟悉”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至少由于你那会惊讶的能力（即使不由于这个世界）每个成年人都不不得不让自己大吃一惊。

你的观察（在比萨的大教堂中道德天使和缪斯都是女人）深深打动了我。这使你感到惊讶，原因是中世纪否定妇女图像。不过，要是你回忆一下，我们第一封信，我在咖啡馆中首次遇到哲学家们的情景，你就会知道，我们不应过分地傲视以前的年代。中世纪无疑不认识妇女的政治权力。但是，每个人，男人和

女人，都有一项使命，一颗不朽的、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灵魂法官的灵魂，这一点渗透了中世纪。美德使这个灵魂变得高尚，妇女们自然也可以是有美德的。像但丁那样如此深沉地崇拜和爱戴如阿特丽丝这样的女子，这样的人在现代世界中已几乎不再存在。关系的多样化取代了中世纪对妇女态度中的宗教激情。我不说这不好——毫无疑问，今天有更多的自由和男女平等；但是，因为正义是美德，一个现代在这方面取得真正进步的美德，我们至少该公正并且承认，就是中世纪的人也有他们的美德——在比萨的大教堂中人们真的比在埃森的大学中更感到安全。

可惜，甚至在意大利这样富有艺术宝藏的国家，人们不去欣赏壮丽的现实，而宁愿看电视。请你想一下，有一次我的父母和熟人一起去维亚雷焦（也在托斯卡纳区）观看有名的狂欢节。在这美丽节日的高潮到来时，熟人们告别说：“我们现在得回家了；电视中现在要播放维亚雷焦的狂欢节……”比起现实来人们更喜欢复制品，这难道不是一种疯狂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感官的现实比这种现实所依据的观念更加现实，就出现了同一种疯狂。谁蹲在电视机前（谢谢你的父母，他们没有电视机），谁就坐在一个洞之洞中，事实上自己是个坐在一架电视机前的





电视机中的角色。因为，正如你正确地写道，这整个世界是一出戏，其导演是上帝。我认为你的这个想法并不荒谬，反而非常深刻。当然我不相信，我们能（同苏菲一样）走出上帝的意识。我们只是自以为能这样，而用这个假象来迷惑我们的，正是上帝。我们可以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不断地深入到上帝的意识中去，最终弄明白，上帝以其剧本到底想干什么。不过，完全弄明白这点，对我们来说此生大概没有可能。

我也很愿意与查尔斯·达尔文见一次面。怀着这个希望我拿着你的信马上就去了咖啡馆。可我在紧闭的门上发现了一个牌子，上面可以读到：“就是已故（但永远年轻）的哲学家们也需要度假。夏天停止营业。”请你想像一下我那时的沮丧。

我猜测，他们中许多人现在在他们的家乡，亦即在他们生平中曾活动过的地方游荡。这个猜测不是简单的推想，而是建立在我最近取得的经验上。给你的上一封信我是在去耶那的火车上写的，一到那儿我就把信投入邮筒。到了这个在德国哲学和文学史上建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城市，我心情非常激动，参观了墓地（比如埋葬那可怖的亚瑟·叔本华母亲的地方），歌德和黑格尔常常徜徉其间的植物园，最后还看了费希特曾住过的浪漫主义者之家。你很难想像，我在那里发

生了什么事。

我独自一人在其中的一间屋中（女看门人刚好出去了），向一面大镜子靠近。镜中朝我看的人与我非常相像，只是他用左手挠头，而我大多用右手。由于这件事他使我很开心。我利用这个机会，同他击掌。他友好地做着手势向我迎来，我们正好在镜面上碰头。这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镜面开始震颤，似乎它由银水或水银组成，而另一只手一下抓住我的衣袖，把我迅速拉入镜子。还没来得及叫喊，我已经到了一个与我刚才所处的房间非常相似的房间。不过，里面有些奇怪的东西。我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千巽嶺止禁；我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弄明白，写的是什么，禁令完全有道理！特别是我突然感到，身上发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变化。我最初的几根灰发重新变成棕色，脸部肌肉绷紧，突然牙中的金填料消失，又有了完整的牙齿，最后人变小。“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惊呼起来，最后才知道：我变得年轻，因为我在这个屋中——时间倒流！这你能想像吗？我担心突然被送子白鹤叼回（我听说，在镜中世界，成年人以为送子白鹤的故事是惟一真实的故事，只有孩子想法不同）；幸亏我成功地引述了一句我在浪漫主义者之家中什么地方见到的话，由此救了自己：“自我设





定自我”。我喊着，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停止收缩。我放心地跑出屋子，但都见到什么！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小汽车突然成为马车，招贴纷纷掉落，高楼倒塌，树木在原地上长，人们的衣服完全变样。我害怕走出镜子——浪漫主义者之家，因为我担心，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失去自己的身份——更可怕的是被一幢倒塌的高楼砸死；因为，倘若我突然不再是我自己，这比不再存在更令我感到难堪。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在正确的屋中读到的另一个句子，我喊道：“自我设定非我……”

啊，这时外面的生活重新恢复正常，一切重又获得稳定性，不过这是个我仅靠书本认识的世界。我在哪里？嗯，无疑在耶那。但我在何时？这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我问一个正好向我走来的人，“您能告诉我时间吗？”

这位先生从背心中掏出一块怀表，回答道：“4点。”

“啊，实际上我指的不是钟点。我想知道的是日期。”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好吧，6月22日。”



我点头致谢，尽管这点我也已经知道。我想弄清的是年份，而我发觉，要是我问这个，人们会以为我疯了——因为我们通常至少知道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年份！这时我有了一个狡猾的主意。一个眼窝深陷、眼珠乌黑和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男人向浪漫主义者之家走来，我微微欠身施礼并问：“对不起，法国革命过去有多久了？”

“已过去五年，”这人回答，“自从人民从他们的王侯那儿要求得回思想自由，五年来人们为自由而战。”

“也就是说，是1794年，”我喃喃自语，“您也许是大名鼎鼎的费希特教授？”

“正是。甚至连孩子也认识我？”他笑着说。

“好吧，我有一位名叫诺拉的女友，她不仅知道您，而且知道几乎所有的哲学家——这就是恐龙——诺拉。”

“恐龙——诺拉？什么是恐龙？”

“那是很久以前存在的生物，几十万年以来已属于过去，而诺拉属于将来。要是我没有设定非我，我自己也回到了恐龙时代，而我宁愿回到诺拉身边。”

“恐龙？诺拉？过去？将来？我？非我？小伙子，我觉得，你在说胡话。”



“根本没有。我十分了解您而且读了您的许多东西——正是您的话才帮助我从过去中脱身而出。”

“你读了我的什么书？”

“好吧，比如《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这时他高兴地点点头——“或者还有《自然权力的基础》。”

这时他呆呆地望着我，不知所措。

“你说谎！”他叫道。“《自然权力的基础》你不可能已经读过，因为它尚未发表。尽管我正在写，但还没写完。”

“对、对，这我知道，您的书两年后才出版。即使到了那里一切还没有真正地令人满意。您无论如何还要长久地研究您的主体间证明。”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费希特惊得脸色发白，脱口而出。“你决不能知道我两年后将发展的思想。”

“我能做的事还有许多。我可以对您预言，您将对自己的观点作不少改动——不仅在法国革命方面，而且在牵涉到自我的方面。”

“倘若是这样，我的自由只是个幻想！如果现在就能预测我将来会做什么事，那么，我事实上没有自由。”

“好吧，坦白地说，我来自将来——所以您对我来说是过去。而过去没人能够更改（大概上帝也不

能，我得问一下诺拉)。”

“过去真的无法改变——但是将来不同。”

“这可有些奇怪，”我回答，“绝对的不可改变性属于过去，但不属于将来，这不太令人信服；特别是因为，过去和将来间的差异是相对的——相对于当时的现在。现在的将来，有一天将成为过去。”

费希特长久地思索，然后说：“要是存在自由，那么它也依赖这个现在。如果你通过时间的旅行，能随意挪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差别，这种自由就会受到损害。为了自由的缘故，时间不允许倒流！这一类的旅行绝对禁止！离开这里，否则我要动武。”

为了自由的缘故他什么都干得出，我想着这点开始奔跑——朝着镜子——浪漫主义之家的方向，因为他挡住了我的路。

“我还将没收你来自将来的叛逆团伙，”费希特在我身后叫着。我吓得胆战心惊，跑入屋中——一直站到镜子跟前。别无退路，我惊恐地想着——这时我的镜像的手把我一下抓住，拖入镜中……我又到了1994年的耶那，不到34岁。

女看门人骂着：“您不能碰镜子。它是历史的！”

“对，对，”我说，“再也不碰！您说得完全正确！”





这封信的寓意：小心镜子。

衷心问候你

你的维托里奥

又及：我很想从你那儿知道，我是镜中世界的同一人吗？我有另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份由什么构成？

1994年7月27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我觉得这太有趣了，如果你依旧是个 11 岁的男孩，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上学了。不过这点当你周末在我们这儿做客时，我已经对你说了。对你的来访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我还在读《爱丽丝在镜子园》一书。我很喜欢这本书，但还不太懂其中的意义。对此我还得作些思考。我感到滑稽的是，人们总是如此轻视爱丽丝，尽管他们自己比爱丽丝笨。不过，这也许同他们的国家或同“倒退——习俗”有关？！

你关于狂欢节的叙述使我感到震惊，人们宁愿选取复制品。有些人应付不了现实。对他们来说，看别人做事，这已足够，想不到自己去干些什么。也许他们根本不想做事！不过，人们如此缺乏想像力，这大概是现代技术造成的。实际上没有它我们也能同样好地过得去。但有的人已经习惯于这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舒适的方式，以至于他们缺少技术就发现不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每个年代都有它好的坏的一面。中世纪缺少正义，我们的新时代缺乏想像，不再是由许多人用耙和干草叉共同完成，而仅仅借助一台拖拉



机，由此产生了孤独感。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别让现代技术比我们自己变得更重要。让它处于我们的下风，而不是我们处于它的下风。你知道我就此想起哪部电影吗？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我们有一次同我们的德语老师一起看了这部片子，它让我很喜欢。你还记得它吗？

你说，我们该进入上帝的意识，并且不从里面脱身而出，这对我启发很大。因为，要是我们走出上帝的意识，我以为，我们就不再是名副其实的和心满意足的人了。也许这样上帝的生命气息会在我们身上消失不见。即使我们还能生存，我们将和动物一样没有精神和灵魂。

所以我现在觉得，为了完整地获取我们生命的意义，沉入上帝的意识中去，这要有趣得多。但是你说过，我们此生也许不能洞察这点。这使我起先有些伤心，不过随后我想，也许我们死后能得知这点。因为我相信，我们死后将回到上帝身边。正像我们产生于上帝的精神一样，我们也将回到他身旁。无论如何，我愿意留心此事。让人类不久就能知道真理。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1. 我不相信上帝能改变过去。他至多能缓和过去，通过宽恕行为或惩罚过去的行为。比如在天堂

中，亚当和夏娃尝了智慧苹果，作为对这一违禁行为的惩罚，把他们赶出了天堂。从这一时刻起人类获得了自由，他已不能继续统治他们。不过他在时空中创造了人类，要是有人谈论过去，关于上帝，他什么也无法说。也许对上帝来讲没有过去，他一直生活在现在，对他来说，也许过去也是现在……不过够了！我真的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不知道我现在写下的话是否对。

2. 是的，我坚信，你是费希特镜子世界中的同一人。虽然你有一个11岁儿童的身体，但你通过喊出“自我设定非我”这句话，没有失去你作为34岁的人的自体。（因为你肯定没在11岁时已读过《自然权力的基础》，不是吗？）自体由当时的“现在”决定。关键在于：你是否是同一人。正因为如此，费希特说的也许对；人们不能把他的“现在”挪到时间的中间，否则自由将受到损害。因为上帝着意于自由，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坚持这一点。你也不会再去碰一块历史的镜子：“为了自由的缘故！”

好吧，现在我可得赶紧上床睡觉！

明天我去一个骑马农庄。

多多致意，

你的诺拉



信  
箱

103



又及：你知道，安娜·弗兰克 引起我什么注意吗？她同我有许许多多，甚至多得让人惊奇的共同点——无论如何在她的思想上。

再及：如果在镜子世界时间倒流，这样在那里就没有自由了吗？

埃森 1994年8月2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如同往常一样，我为今天收到你的来信感到非常高兴，并想马上回信（尽管我当然很感谢，你拖延了时间，否则邮局会因负担重而崩溃）。是的，就是我也感到这根本不是件坏事，倘若我保持是个小男孩——主要是因为，这样我就能同你一起成长。但不对！被流放到镜子世界，被抛入 18 世纪，我可不能同你一起上学——这样说来，还是宁愿生活在 20 世纪末，已是 34 岁的年龄！因为我不想失去同你相遇的乐趣。此外，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有个好处，我能对你说明一些关于世界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让 11 岁的我会感到十分困惑（当时我还没读过费希特的书，即使我不是必须想说，他的作品真的替我解惑释谜；我们在耶那的相遇也给我留下一个令人不舒服的感觉——此人有暴力倾向）。另外这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你得对与一位祖母在家中长大表示感谢——以此方式你对过去就有了深刻的了解并获得了克服世界的许多帮助。

尽管你说的对，正是在现代技术世界，存在着孤独的可怕倾向，但是，还是有足够的有思想和有道德



的人，他们通过友好的结盟互相联系，对多数人的错误进行抵抗，而这种结盟也包括早已过世的人——比如安娜·弗兰克，在她身上你显然能重新认出你的一些东西。（确切地说是什么？就童年再说几句。）我有时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像个11岁的孩子——我不想失去某些天真和本能，而你对我帮助很大，让它们不至于枯竭。很可能有怪人，像俯视爱丽丝那样瞧不起我们，因为不仅仅在镜子世界中是这样，愚蠢和傲慢长在一棵树上；但是因为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不愿被继续搅得心神不宁。

你关于上帝的知识的话，我认为很正确，尽管你那时感到头晕目眩；事实上我相信，对上帝的存在只存在于永恒的现在。也就是说他处在时间之外，早在100万年以前他就同今天一样清楚地知道，诺拉·K目前在一个明斯特兰的骑马农庄，在骑马时不断觉得。笛卡尔否认高级动物有意识，这没有道理。但正是在此处有个问题。倘若上帝在如此长久的时间以前，就知道你将骑马，那么真的还有你那去骑马的自由决定吗？或者你所有的决定不都由上帝事先规定？你也许还记得，这个问题曾在咖啡馆里引起何种骚动。一个关于一切都是先定（确定）的著名论证是这样一种事实，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对上帝来说也同样）；而将来可以改变，这非常奇怪，特别是因为过去和将

来之间的界线经常移动；昨天的将来是——今天——明天的过去。如果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没有存在的差异。那么自由很难想像。

当我数小时前，衬衫口袋中揣着你的信，朝着有名的吕滕谢德咖啡馆的方向散步时，心中就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我更应该说，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不停地翻腾）。我没有想到，它在暑假中停业，只是当我把手伸向门把时，才醒悟到，也许我见不到任何人。但尽管如此门奇怪地开了——我走了进去。咖啡馆看上去空无一人。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在房间的顶头对放着两面大镜子。尽管有你的警告，我还是着魔般地受到吸引，快步走向镜子。从一面镜子旁的一个暗角中走出一个奇怪的人。这是位小个子男人，他眯缝着眼睛四下张望，薄薄的，刀一般锋利的嘴唇讥讽地露出微笑。尽管如此，他身上有种威胁人的东西。当他轻声地，但以命令的口气叫道：“站住！把诺拉的信给我”时，我立刻害怕地停住。

坦白地说我觉得这粗鲁无礼，而我却做了我也许不该做的事（或者你以为如何？）——我说谎。

“我身上没带诺拉的信。”我回答，可他却已不耐烦地朝我走来，从我口袋里扯出信，一边读着，一边挖苦地说：“现在你真的没有信了。”他飞快的读着，其速度之快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快读完时他摇了摇





头，发表意见说：“可怜的孩子！她对同一性问题的回答太没有说服力。她在绕圈子——诺拉在原地打转。如果她断言，就同一性来说，重要的是人们就是自己，同一性亦即是一致性——就此而言她什么也没解释。这太肤浅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是自己？身体必须一致吗？或者我是否能在另一个身体中也是自己？难道我必须能回忆我以前的经历，以便能够说，我现在是与那个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同一个自己？让我们假设我忘掉了以前的一切——这样我还一直是同一个人吗？”

“对，马基雅弗利”，我叫道，因为在此期间我已认出他，“你真是你自己，即使你的身体是另一个，即使你的记忆力已经消退。不过，你对世界的态度没有改变。你的权力意志同以前完全一样。你究竟为什么在这里游荡？我以为，就是已故哲学家也休假。你为什么对诺拉的信如此好奇？”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一个权力之人可惜无法享受假期。我得时时处处施展计谋，挫败诡计；我得判定阴谋，去揭露别的阴谋；甚至夜晚我也几乎不睡。度假，度假——这是那些静心养性的懒汉们的事！我身负责任——我无缘享受空闲。但愿你知道，有多少德国哲学家教授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向我讨教。能够思考上帝的时代已经不复存

在；现在重要的是权力。”

“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呢？”

这时马基雅弗利有些窘迫；对，他脸红了。

“你知道吗，诺拉在另一封信中（我那无数个间谍中的一个就此对我报告）说她还没把握，是否喜欢我。我感兴趣的是，她是否已经作出结论。”

“为什么？”

“好吧——坦白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点。”

“她是否该喜欢你？”

“不，我自己是否该喜欢我自己。我自己并不完全同意。所以我对同一性问题也很感兴趣：有时候我简直憎恨自己——尽管恨者和被恨者是同一人。这怎么可能？”

马基雅弗利重新后退，正巧站在两面镜子之间，结果非常，非常频繁地（无数次？）被映照。这时发生了某种非常可怕的事。右边的一个镜像突然开口说话。

“我的确是个怪物，”它说，“我替暴君们出了极其出色的主意，该如何镇压无辜者。暴力、谎言、背叛——我知道所有的计谋。我可以对你们说：倘若你们不使用这些计谋，你们不久就会受到别人的残杀。因为人性凶恶，所以你们可以，也必须对别人凶恶。”

与此同时，镜子——马基雅弗利残忍地微笑着。





但在另一边，另一个镜像开始说话：

“人们认为我残暴。但实际上我仅仅描述了恶人的残暴，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暴君的朋友。但是，我通过在自己的书中历数暴君们的共同点，确实只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暴君们不需要我的帮助——他们一直在于我所描述的事，要是我缄口不言，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我真是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那么我只会撰写宗教的修身文献并且分散人们对暴君们计谋的注意力。”

“谢谢，马基雅弗利，”第一个镜像叫道，“现在大家都相信了，我也许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却是个善良的人。这对我很有好处。由此我能获得受压迫者的信任，以便更好地把他们出卖给暴君。”

“啊，马基雅弗利，”另一个镜像喊道，“你真是个出色的演员，我几乎已经向暴君们出卖你，现在你又挽回了局面。恭喜恭喜！”

“要是你不马上停止把道德意图强加于我，我终于明白，对我来说重要的仅是权力而非其他，我就让人杀了你！”第一个马基雅弗利气歪了脸大叫。

“啊，马基雅弗利，你真是无比善良！你为自己被假称作正人君子而感到羞愧，所以你扮成粗野之人，”马基雅弗利第二笑得前仰后合地答道，“谁过多地谈论道德，我就觉得可疑，但你是我的偶像！”



这时，那位呆若木鸡般站在两面镜子中间真正的马基雅弗利绝望地朝我看。他向前跑去镜像消失。

“你懂了吧，我为什么有同一性问题？我真的不再知道我是谁！一个慈善家还是一个残酷不仁之人？我该恨自己还是爱自己？只有诺拉能帮我。”

说到这里，马基雅弗利失去自制力，哽咽着扑到我胸前。

“请你同诺拉讲讲我的事。我必须知道，她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别激动，马基雅弗利，”我大声说，“事情没那么糟。世界比你想像的好，而且诺拉也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今天就给她写信，你会读到她的回信——你既没必要为间谍操心，也无须去偷她的信：我很愿意给你看信。”

我回家后立刻给你写信，因为我至少不想让这可怜人久等。他真的很痛苦。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维托里奥

1994年8月23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多感谢你的来信以及那些漂亮的邮票！现在我已进入七年级。英语是我现在的新课程。这门课使我感到很愉快；也应该这样，因为我将来必须能流利地讲英语，以便周游世界。我觉得地理学太有趣了！当然拉丁语也不错，但我们正在学习宾格加不定式，不定式和分词过去式。开始我没有完全理解，但现在弄懂了。

现在谈你的问题：

1. 啊，安娜·弗朗克在哪方面和我一样或与我相像？……我相信，她有时也会肚中窝火，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常常这样。另外她替自己定了生活目标：她想成为女记者。这是和女作家相似的职业，我觉得，她无论如何已成了女作家。她很好学，尽管躺在后屋，她还是想尽办法，从世界那儿得到些什么。不错，她和我一样有这么多同样的思想，比如，生活只要不缺少大自然就是无比美好……安娜·弗朗克也进行哲学思考，而我同样沉湎于此。

她总是说，为了渡过难关，她得替自己建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而这点我也相信。

她也喜欢写故事。总而言之：要是我们能相遇，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2. 你知道吗，你曾写道，上帝也许已经事先知道我在小马农庄。（顺便提一下，那儿真美。）但我不喜欢这样。这尽管与我上一封信相合，但我仍然对此不十分清楚……我现在反而相信，上帝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一定天差地远。这双方的“世界”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上帝生活在他那永恒的现在的世界中。如果他想面向世人，他得下入他们的世界。这样他才能与他们同行和分担痛苦。倘若上帝预知一切，我们的自由行动就受到损害。要是这样，我是否坐车去一个小马农庄，就不再是我的自由决定。

3. 真是这样，将来是无定性的，而过去则不然，这非常奇怪。但是我觉得，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有一个存在的差别。你知道，我不相信上帝的先见之明，这与我现在的意见相符。因为将来是某种人类的事，而不是神的事，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是过去的一个对照。过去和将来不断变换位置，这正是最重要的事！

4. 好吧，亲爱的马基雅弗利！我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你不需要为此这么激动不安。我的意思是，人人都会时而犯错。好，是存在将来——我们能够重新改善它。不过，你在你的生平中确实也犯了许多错误！





不过我得说：你有相当丑陋和狡猾的一面！但是你仍然可以平心静气，我对你怀有同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首先能够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其次你充满热情。你瞧——你躲不开好学，因为你身上一直还有好的一面。你那邪恶的镜像，就邪恶而言，几乎已经被打败。当然，你给那些权贵们出了点子。我觉得，在这点上你很难开脱自己，但是——如前所述——我们有将来！

现在我对你还有一个问题，马基雅弗利：什么更重要？权力还是对人的好影响？

对了，究竟哪些哲学家不停地给你打电话？有一点我可以对你讲：维托里奥肯定不！

至于你的自爱，请思考一下，你是否曾做过一件有决定性意义的好事？如果没有，那么请你现在做一切事都是为了和平；如果有，那么你就有了某些你能紧紧抓住去爱的东西。这样你也就有了朋友！

（维托里奥，如果你去咖啡馆，就告诉他，信的这部分是为他写的！）

昨天我读完了《本·赫尔》，现在开始读恩斯特·施那贝尔关于安娜·弗朗克的传记。此外，我在报上读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文章很好，可你在那

---

美国军人、律师、外交家刘易斯·华莱士的成名作，写基督降临故事，1880年出版。

儿被描述成一个童话般的明星，我认为这对你不合适。

此外你说，你很愿意生活在以前的时代，不是吗？（我也想这样！）但是这同样不合适，因为你完全脚踏实地！你只是想重新研究以前的思想（比如黑格尔的），难道不是吗？

霍南最近给我们打电话，也许我们不久去一趟汉堡。

可惜你现在要去西班牙。尽管如此，那里一定很美！妈妈已经告诉我，你的西班牙—葡萄牙之行将有多好。你从西班牙给我写信吗？遗憾的是我没有你的地址。你可以把它寄给我。

至迟一个月后再见，

你的诺拉

又及：告诉你的哲学家们，他们该再次在我身边“出现”。这总是很有趣。（谢谢！）

阿兰胡埃斯，1994年8月31日





亲爱的诺拉：

你的信到的真及时，因为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动身去度假。坦白地说，当我读到你对马基雅弗利同情的声明时，我有些激动。因为我立刻明白，读一下你的说明，这对他有多么的重要；因此我决不能让他等到我从西班牙回来后才见信。可另外我还得收拾行李，我真看不出，如何才能在时间上做到，把信给他送到咖啡馆去。我苦思冥想地看着桌上，这时突然背后有轻咳声，马基雅弗利叫着：“别为时间问题犯愁。山不来看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得去看山。”

我目瞪口呆：“你怎么进屋的？你从何得知，诺拉恰恰今天会写信？你能读思想？”

“我能这样，还会更多的事。我能友好地请你把信给我吗？我非常好奇。”他浏览了第一部分，然后仔细看与他有关的那些话。

“嗯，嗯，这样看来，我在这位可爱的女孩那儿还有某些机会。好，好。我对她也怀有极大的同情心。好吧，请对她说明如下：我始终赞成和平。只是我认识到，仅靠好话得不到和平。人在国家中为什么不互

相残杀？因为他们害怕受罚。如果他们犯法，这种害怕仅持续到惩罚发生。所以君主（或任何一个代表国家的人）必须真的可怕。倘若他由于好心而软弱，群鼠就会跳舞。接着马上会有争吵，导致流血事件。我们可是想保护一切生灵——但是我们也就必须赞同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所提出的所有计谋，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我是个道德之人，尽管那些只会胡扯但不会解决问题的人，以他们的道德主义惹我生气。”

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壁屋中有声响——似乎有一本书从书架掉到地上。我朝那个房间望去；那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啊，一个小矮人从打开的书中走出，并且往高处长，不过没有超过一个小孩的个子。他眯着眼睛讥讽、狡黠地朝我们看，并且说：“讨论非常有趣，能允许我插嘴吗？请让我自我介绍，朋友们叫我汤姆。”

“亲爱的霍布斯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以您的哲学还能有朋友。不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谈话。”

他咯咯地自顾自笑，然后把头往后一仰，大声说：“我已经有几次路遇你们的小女友，可她故意不理睬我（如果她抱怨说，不再能遇到哲学家，这得怪她自己）。这个大恐龙的诺拉该理解两件事。首先她自己写道，她肚中有什么东西——即有火。有火气怎





么办？就同别人吵架，而吵架的最后手段是暴力。事实上人是特别具有攻击性的动物，而只有两种东西限制了这种争吵欲：第一是法律，它明确地规定，什么东西属于谁。法律的条文是否公正，这完全无所谓或者进一步说：条文根据释义是公正的。因为不管这些条文如何制定出。它们结束争吵。当然，它们能做到这点，只是因为法律其次具有最高形式的暴力；然后才可以谈论国家，马克和汤姆股份公司 代表国家的利益，自然由于道德的原因。”（说到这里，他又像一匹马那样嘶鸣。）“第二我认为诺拉对权力和影响的区分做得不怎么好。因为影响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所有的人都想要权力，想产生影响。只是有些人想依靠武器贯彻自己的意志；一些人用金钱；另一些人最后靠语言。我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而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的小诺拉也将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说到这里他笑得前仰后合，最后眼泪都流了出来。）

“听着，汤姆，”马基雅弗利回答，“诺拉也许根本就不反对权力。她所关心的是，为了什么使用权力——这可是个道德问题。估计她指责我们，我们简直是太轻易地确认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

此处“马克”和“汤姆”分别指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

“不管怎么样，我得收拾行李了。请你们快走。不然的话我会告诉你们，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谁在这套房子里有下逐客令的权力。”这话起作用了，两人很快溜走。

话语的权力就在我看来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闻记者今天就有许多权力——而大多数政治家仅仅做——就他们看来公众舆论要求的事。所以他们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清楚和精确地报告。《时代》周刊的这位记者得很认真——可他不像你那么了解我。而在这篇我现在给你附上的文章里，从一个我曾提及的写有许多信的姑娘（你可以猜三次，她叫什么）身上产生了《苏菲的世界》的许多天真的读者。似乎有效的不是这些信的质量，相反是数量。

我的西班牙之行以一个失望开始。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在自动扶梯上有两个阿尔及利亚人向我靠近，其中一个只有一条腿，看来下梯有困难。我向他伸出手去扶他，而他也同样这么做。这时他却偷了我的钱包，里面装有近六百马克（我刚刚兑换的钱）以及个人身份证。一个过路人朝我叫道，让我小心，可事已太迟；我和一个我认识的巴西人一起，向那个没有残疾的团伙追去，想抓住他。他像一只猫那样灵巧地躲闪，我的眼镜掉到地上，我们一起滚到地上，最





后两人一同把他逮住。但在这期间另一个一瘸一拐地逃走；另外两个同伙把他接入汽车。最后警察来到，把这第一个小偷铐上手铐带走。这时才发现，钱在另一个人那儿——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些钱。

我非常生自己的气。我去过印度、拉丁美洲、俄国、突尼斯等地方，在这许多旅行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也因为我把现金放得更好。但在西班牙这个我从1972年到1973年生活了一年的地方，我却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个国家变化很大，只可惜不是朝着好的方面。警察告诉说，这一类的偷窃大多是非法居住在这里的马格里布人干的。当我晚上闷闷不乐地坐在旅馆房间里为这条消息冥思苦索时，突然发觉，一个蓄须老者坐在窗台上。我吓得一哆嗦，可他却友好地微笑着说，“别怕，我们是朋友。实际上你一定认识我。”

“我想不起来了，”我狼狈地回答。

“你为什么来西班牙？”

有人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拉蒙·卢尔的大会。我曾研究过这个来自13、14世纪的天才怪人。

这个老者开心的笑开了：“一个关于拉蒙·卢尔的在他死后几乎七百年的大会！做梦也没人会想到这个！当我在世时，人们以为我疯了，可现在教授们从

世界各地跑来，为的是讨论我的著作。啊，这个世界真是有点疯了，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它。当然你干得对，同那个男人搏斗，因为不能放过不正当的行为。另一方面，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过这么多幸福，你该泰然自若地接受这次损失。即使不对那位独腿人有同情心，也该有多一些的尊严。”

“唉，这些马格里布人……”

“我比你更了解马格里布，我的朋友，即使目前情况异常，我也要对你说：伊斯兰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宗教，我那时从阿拉伯哲学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你知道，我曾想让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而同他们的讨论使我感到很愉快。我们曾达成共识，只有一个上帝；但是我们基督教另外还相信三位一体和化身。我那时试图以理性证明这点，因为我不久就明白，如果我依靠信仰无助于事——因为穆斯林教徒恰恰有另一种信仰。可惜的是，今天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中间少有对话。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变得如此强大（这当然不表示我们是正确的），这使交谈变得困难。或许使整个文明进步成为可能。问一下你的诺拉，看她对三位一体有何见解。”

“你也认识诺拉？”

“当然，我很喜欢小孩。尽管我根据我的幻觉也





离开了我的家庭，但我为我的儿子写了一本专门的书。”

“说说看，拉蒙，我们该如何同穆斯林打交道？”

“交谈，交谈，交谈。马基雅弗利和汤姆尽管说得对，和平也需要一种强权垄断。但这还不够，人们得在基本真理方面取得一致。让我们提醒阿拉伯人注意他们自己传统中的理性潜能，也许他们终于能理解，我们的谈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种反映。好吧，就说这些，维托里奥。我祝你卢尔——会议成功！我得走了，去继续同一个佛教徒的对话。”

经过这次会面我的愤懑消失不见，面对卡斯蒂利亚的奇观不断想到，伟大的西班牙有多少东西得感谢西方国家和伊斯兰的综合。

你的

维托里奥

1994年9月25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这真是一封引人入胜的信！因为，哲学家从书中爬出，突然站到屋中，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坐到一家旅馆的窗台上，这可不是一件平常事。再加上在西班牙的经历……伸出手臂去扶别人，作为回报你被掏空了口袋，这对你来说肯定十分沮丧！利用别人的好心善行来做欺诈之事，这真卑鄙。你追捕这个家伙并把他打倒在地，我觉得这太好了。可惜的是此人没拿钱。你知道吗？如果所有的人或者许多人如此阴险地骗人，用不了多久，就没人会放心大胆地去帮助别人了，即使有人还想助人。不过，你幸运地还有自己的个人证件，能够过境。

你知道吗，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霍布斯。我觉得我对他一无好感。对我来说他过于尖酸和——唉，我说不太清楚——过于刻毒。马基雅弗利对我来讲更好些。另外，怒气并不一定会酿成争吵。即使是这样——争吵很重要。

人们得会争吵，暴力在“真正的”争吵那儿不起作用。也许人们可以把争吵称为一种异常活跃和充满智慧的讨论，但是到最后人们得互相容忍，即使找不



到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通过告诉别人自己的意见以及对这种立场的理由，以及听取别人对他的立场的理由，或者无论如何不会再像濒临争吵前那样！如果暴力被引入争吵，那么我们面对的是愚蠢的好斗者，他们不再具有理由而且由于暴力完全离题。遗憾的是有这样的人，由此人们需要一个惩罚暴力的国家。这点我也相信。只是这种法律自身必须公正，否则作为人，人们就没有榜样，只有害怕；害怕倘若使用了暴力，会遭到暴力的回击。这可不是事情的意义所在。霍布斯，也许你觉得土耳其的刑讯是对的？我可根本不这样认为！！霍布斯，你过于依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句格言行事。这是件我不喜欢的事。但是那些（像你一样的）实利主义者看来有另外的见解。啊，对了，有两种不同的权力类型：1. 因为在同胞那儿具有某种威望和感召力（比如马丁·路德·金）而有的权力，2. 因为同胞心存惧意，所以为了不遭冷落而为其做一切事而有的权力（比如：一个国王）。

就你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我绞尽脑汁，但是不能相信基督教教会规定的说法。我觉得，这虽然是一种美好的想像，但这难道不导向某种异教？他一个人，也就是耶稣，视为上帝？尽管我相信，上帝能以三种职能出现，即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上帝，在他那儿对立

面消失，时间也不起作用；作为这一个降到他的造物，即人类中间的上帝，他和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他们一同欢乐和一同受难。另外一个上帝（也是同一个），他在人们心中点燃起火花，向人们吹拂自己的气息并且医治世人。教堂中的君主是“父亲”，受难者是“耶稣”，而火花是“圣灵”。事实上我同意这样的意见。但是，耶稣是否也是上帝？这点我始终不信。耶稣自己也朝拜上帝。我以为，他被上帝选为我们人类的典范，但不是上帝的儿子。他“仅仅”以特殊的方式与上帝同在。他知道这点。就此而言，我与基督教会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卢尔！（你平息了维托里奥的怒气，我觉得这真好。）不过卢尔，也许你能对我解释，三位一体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最好讲一下，你对此持何见解。你知道吗，卢尔，应该多多同人讲话（尤其要同穆斯林讲话），这我也相信。人们得共同交谈，讨论和寻找答案。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人们是白是黑，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是中国人或是印第安人，就无足轻重。但是到人类懂得并且保持这点，肯定还要很长时间。我很愿意参与帮忙，让和平降临世界。但愿我也这么做。但这是将来的事。

昨天在你那儿做客真不错！特别是意大利式饺子味道真好。（同往常一样！）人们的确也得懂烹饪，不





仅仅懂哲学。可惜你现在又走了。秋假中我很可能去霍蒂和其他朋友那儿。为此我已经感到高兴。

你知道，我眼下在读你的《乌加里特》。好了，我得上去把信投入邮筒！

不久见，  
你的诺拉！  
为了我的 12 岁生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首先衷心地祝贺你的 12 岁生日！你现在达到的是个美好的数字——它预示着某种完善和圆满。你就这样渐渐离开童年，进入青少年时代。有些问题会向你迎面而来，但我相信你会克服它们，更多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更多地为世界作出贡献。你在你们校报上发表的一切都让我喜欢。但我特别喜欢的是那篇关于热带雨林的文章。你分析问题明晰，你愿意为了你个人的生活方式承担后果，最后你有乐观精神和热情，鼓动他人正确行事。要是有更多的诺拉，世界会变得更好！不管怎样我祝愿你在新的年岁中继续拥有这么多的活力，这么多才智上的好奇心以及这么多的善意。我送给你的这本小书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古代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人们不该忽视古代东方（比如乌加里特），但是，我们自身文化最重要的根源在古代和基督教中。基督教如何把犹太和希腊 - 罗马的思想一体化为一种综合物，这实在了不起。卢尔在马德里的最后意见暗示着，我们的时代具有把基督教和远东宗教信仰连结起来的任务。太合适了，你在你们的



校报上也写了关于朝鲜的文章。——霍南将对你更多地讲述他们回家的事。

你的信又一次给我带来很大的欢乐，当然还有你们的拜访。这次我下午才出门旅游，所以还有时间，去一次咖啡馆。它在暑假后重新营业。那儿气氛高涨：有些哲学家晒得黝黑，所有的人得到了休息和放松。见到我时，全体激动地喊道：“这位诺拉·维托里奥——没有小女哲学家的信可不准入内。”我挥动着你的信并且朗读。我多次被打断，当我复述你的意见，即倘若大家都行骗就不再有人乐于助人时，伊曼努埃尔·康德说：“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康德主义者。她已经懂得该如何去解释道德准则。如果所有的人遵循某种原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会进行思维实验。要是不可能有效果或其结果不值得追求，这项准则就是非道德的。”

“但是你从哪里知道，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又不？”有人打断他。

“现在让我们别继续这项讨论”，我请求说，“诺拉有另一个困扰她的问题，她需要你们大家的帮助去理解这个问题。让我继续往下读。当我提到你不喜欢霍布斯时，勒内叫道：“这个孩子有很好的鉴赏力！我也一直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

此外，当读到马基雅弗利更让你喜欢时，他脸都红了。（我非常仔细地看了他。）但那位可怕的霍布斯却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那是当我读到，你拒绝那句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格言时。他笑得前俯后仰，最后勒内对他大声喝道他该尽量控制自己。

“好吧，好吧，”他说我道，“我一直这么以为，像我这样的人都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诺拉却把这个问题整个地倒过来描述。哈哈！而她关于争吵和暴力的区分对我来说过于吹毛求疵。我们知识分子仅在论证方面特别强大，所以我们愿意把身体的冲突移到辩论的层面上。必须承认，这关系到我们的利益，但这也正来自我们的权力欲。哈哈！要是在土耳其有允许刑罚的法律，这种刑罚当然是公正的，因为正义的惟一标准是法律。那些天赋人权者想有另一个标准。他们在幻想什么？我不认识其他标准！”

“住嘴，你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伊曼努埃尔大喝道，“法律当然可能是不公正的，重要的当然是，不仅仅盲目地害怕国家，而是承认其法律为我们负责的、自我约束的自由的表达。”

“自我约束的自由？这对我来说太难理解了，”霍布斯叫道，狂笑着跑出咖啡馆。坦白地说，能摆脱这个险恶的家伙，我感到一阵轻松。关于三位一体的讨





论他不会有什么见解。我读着你的陈述，咖啡馆里一片寂静。最后有个削发并且身穿白衣配黑外套的胖男人站起身宣告道：“没有人能懂三位一体。我们只能相信它，而且我们必须相信它，因为教会是这样教的。谁不相信，会遭到诅咒。”

“哼，托马斯，这个结论下得太快，”有人大声说话——是谁？——当然是卢尔朋友。我根本没看见他，而他却向我友好地眨眼示意。“上帝不会诅咒凭任何一个真正努力去理解某事但没有成功的人。是的，正因为上帝该受到爱戴而不是一个陌生的人能受到爱戴，上帝原则上和理性上是可以领会的。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理性上能够解释……”

“倘若三位一体，”法拉比和一个犹太教经师打扮的人大声说（此人原来是迈蒙尼德），“如果它相反理性上不容易理解，它就不存在。”这位伊斯兰教和这位犹太教哲学家继续同时齐声说。

“要是你对他们承认这点，你就是疯了，”托马斯害怕地说，“你得依据你的信仰。”

“那么他们也得以他们的信仰为证，”卢尔回答，“我不能期望他们，原则上愿意承认我的论点占有优势，如果我自己也不想把我的信仰牺牲给他们的抗辩。也许我们互相距离并不十分遥远。”



“那好，拉蒙，快说吧，”法拉比和迈蒙尼德说。拉蒙环顾了一下咖啡馆，在后面的一张桌旁发现一位蓄着长胡子、身着犹太式并且十分时髦服装的老者。“马丁，过来一下，”他喊道。“事关一个有趣的问题。面对我的对话伙伴你没有任何嫌疑。快说，什么是你最重要的哲学经验？”

“好吧，我——你——经验。我觉得，像人们对主客观关系那样去规范这种经验，是完全错误的。面对另一个人我的举止原则上与面对自然世界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的方式比主客观关系高级还是低级？”卢尔偷偷微笑着问其他三位对话伙伴。

“当然高级！”所有这三人都这样回答，“谁不是更愿意与其他人而不是与一块石头打交道？”

“现在请告诉我：我们该把高级的还是低级的能力归于上帝？”

“当然是高级的能力——甚至是最高级的。”

“但是如果这样，上帝就得不仅思考着与一个客观世界打交道——他必须内心具有一种人际的结构。否则他孤独一人，对一种主体——主体——关系无能为力。”

“你所说的话理由很充分，”法拉比过了一会儿回答，“我得承认，你的思路给我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我



也同样还看不出，我们过早地承认了两个前提中的哪一个前提。你就是从这两个前提中导出了你的结论。此外，我觉得这两个前提都是真实的，不过结论我不喜欢——尽管我当然知道，如果前提正确，结论也必定正确。我的异议是：你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多神论者？你们难道不是相信许多神灵？”

“一个上帝会阻止这点！”卢尔激情地喊道。“当然只有一个上帝。但是他的内在本质有细微差别和具体结构。如果上帝只有一个，他身上就有一种能联合的环节，一个已经联合的环节以及联合的现实——亦即有一个三位一体。你先提到了结构。而他所创造的这整个世界反映出这种三位一体。你先提到了结论——它难道不是由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组成？空间难道没有三维？时间难道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这三种模式？”

“停一下，停一下，你变换了论证的策略。现在你说的是世界秩序中三体合一的意义。而先前你谈的是主体间问题。（另外，这是个相当新的论据，我在你的著作中还从未读到过它。）但是属于主体间的是数字二，而不是三！”

“真的吗？想一下家庭。两个相爱的人，通过爱创造出一个人——孩子，”黑格尔突然插话。这

时卢尔窘迫得沉默不语。黑格尔不久前坐到桌旁，非常激动地注视着争论。

“你们可真是诡计多端，”另三个人笑道，“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你们的三位一体（当然我们对此还得长时间地思考，而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提醒托马斯，到现在为止我们显然还没受到诅咒，而是死后被派到这家可爱的咖啡馆中，并且在这儿感觉极佳）。诺拉对耶稣的责难还是很强烈。毫无顾忌地把一个人视为神，这件事上有些异教因素。”

“首先很重要的是，”卢尔回答，“区分内在的和经济的三位一体，亦即区分创世之前上帝身上，由此当然在耶稣降临前存在的三位一体，以及在人类历史中产生影响的三位一体。前者难度很大，但比后者容易理解。此外人们必须区分上帝化身成人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想法这个提问，以及耶稣是否恰巧是成了人的上帝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以下的话有利于化身成人的说法：上帝是无限的，作为无限他必须创造某种他能在里面完全表达自己的东西。一个无限的空间，一种无限的时间——这一切不适合一个无限的上帝。关键是使这个最高级的生物，亦即这个最道德的人神圣化。”

“千真万确，”黑格尔接着说，“上帝和世界之间





的鸿沟必须取消，而要做到这点，某种内在世界的东西同时必须神化。但是谁配得上这种神化？最最纯净的人。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习俗准则在他身上以无法超越的形式得到了实现，别无他意。”

“那么圣灵是什么意思？”

“好吧，”黑格尔继续说，“借助耶稣的形体上帝只是开始实现他的意志，而不是结束。一方面是法治国家的实现，另一方面是信仰的哲学渗透（啊，当然还有教会的历史。）这都是圣灵的杰作。而目前他正强有力地在我们中间振翅飞舞。”

“啊，理性主义的怪物，”托马斯情绪激动地喊叫。

“好吧，”黑格尔笑道，“你止于侮辱而没有动手打人，这也是博爱精神作用的征兆。”

我被所有这些复杂的谈话弄得头晕目眩，当时我真的很高兴。目前我沿着你的足迹在利古里亚，不久动身去那不勒斯——一个哲学的城市。我准备在那儿有几次会面。

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维托里奥



亲爱的维托里奥：

首先谢谢你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的那本书。我已经读了几页，很有趣——也就是说我很喜欢它！只是我还不能翻译某些拉丁文句子。当然我为你的信也非常高兴。这些哲学家们竟有这么些诡诈的想法和论据！现在我们把球“给了”霍布斯。要是你再遇到他，你可以对他说，当我写下“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时，我弄错了。我当然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霍布斯为此大笑。这并不糟糕，不，我甚至能理解这点。因为要是有人被几乎所有的人逼入绝境，也许不得不为自己感到惭愧时，当然喜欢寻找对手犯下的错误。

啊，伊曼努埃尔，我真希望能有你和你们所有在咖啡馆的人写的几行字。不错，有维托里奥为我们牵线搭桥！

亲爱的咖啡馆——哲学家们：我们能否马上讨论一下，什么是“值得希望的”和什么是“不值得希望的”？这已经被提到过，这真是个有趣的题目。不是吗？



现在再谈一下三位一体：

和迈蒙尼德以及法拉比一样，首先我没有多少能反驳卢尔关于三位一体论据的东西。

也就是说，论据真的不错。尽管如此事情有些不对头；我也这样认为。上帝难道必须得到与人一样的特征吗？！也许上帝根本不需要真正的主体—主体关系！对上帝来讲，另有适用的法则——并非一定是人类的法则。此外，上帝也能与人建立关系，即使他们并不一样；但我们人类毕竟有一些神性的东西。如果上帝在自己身上无论如何已经建立了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神性，因为这样我们就不是必须能够认出上帝，以便同他建立联系。此外卢尔自相矛盾。

一方面他说，三位一体对人类来说必须可以理解，以便我们能相信它。另一方面他又解释道，上帝能集三位为一体，以便建立联系。这对我们普遍的理智来说真的太难理解了，不是吗？无论如何我对此无法想像。你呢？啊——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了谁？尼古拉斯·库萨努斯。他可这样说过，在上帝身上对立面消失不见。就此而言三位一体又是合适的：一对上帝来说（或在上帝那儿）能是三……

嗯，我不清楚，我现在该信什么。我也不想说许多反对三位一体的话，因为我自己是女基督徒，现在

还在上坚信礼课。

我的期待终于得到满足：

我终于又一次遇到这些“聪明脑袋”中的一个。

出于神秘莫测的原因，这些哲学家们有时在我学校附近游荡。这也许是因为，火车站离此仅十分钟路程。对了，当时我在从学校去火车站的路上，独自一人，因为我是惟一坐火车的人，而且还有合唱练习，所以又在学校多留了一小时。就是火车站也几乎空无一人，只是在很后面有个男人坐在长凳上。我坐到他身旁，对他没怎么留意。

我有些无聊——我还有一刻钟的时间等火车，所以我取出我的宗教课本，在里面翻寻一下（因为我们正在谈论伊斯兰教）。但我也把目光投向关于犹太教的那一章。在看一幅上面印有一个拉比的图像时我停住了，因为我身旁的那个男人忽然说道：“啊——这人很像吉兹查克拉比！”

“请问谁？”我问道。

“吉兹查克拉比。当然啦，诺拉，你是基督徒，所以不会知道，这人是谁。他是个老犹太教经师（一个犹太人的）。借助他的帮助（还有别人）我写下了我的书《人类之路》！”

“马丁！这可是件意想不到的事！你在这里干什





么？”

“我在等火车。我去埃森，去那家有名的咖啡馆。”

“我也去这个方向。这正好，既然我们在这儿相遇，我们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些重要的事，”我说，“马丁，请谈谈你自己和你的生活。”

“事实上我正在重温‘这里，人们所站之处’这一章。我最终得向所有感兴趣的人解释，我就此要表达什么意见。”

“那就请您试着对我说，亦即对我解释。”

“好吧，让我们开始。不过请别生我气，如果我出错。对以前的日子我已有些记忆不清。你相信梦或幻觉吗？”

“啊，这要视情况而定。不过事实上不相信。”

“那好，来自克拉克夫的艾西克（一个犹太人）也持这个态度……”（他向我讲述桥下宝藏的故事等等。）然后马丁继续说：“我这样阐释了这个故事：人们该在自己身旁开始‘挖掘’。在那里，人们所站之处。这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首先等待，直到自己富有或成为什么。人们得在任何情况下留心做善事，促成和平。对了，可以在内心发掘宝藏和才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须去遥远的国家旅行。人们只需要在自己内心旅行。你能以发掘出的宝藏常常把上帝请

到地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问。

“上帝让我们把他引入世界。如果我们祈求他，相信他并且稍许理解他一点，他就会在我的心中和在我们周围，这样我们就把他唤了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某个时候把我们双方的世界（上帝的和我们的）调合一处。”

“你相信天堂会处在地上吗？”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这点。因为否则我们人类在这儿的地球上根本没有正确的目标。此外，天堂对我们来说也必须是可理解的。否则它就不适合人类。但是，然后我们也许就是天使了？”

噗嗤噗嗤……火车在轨道上隆隆作响，在我们身旁停住。我们上了车。马丁作了回答，但我听不清他的声音。在火车上我断了思路，没有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总是得过了一站才重新下车。

“再见，马丁。能和你以主体—主体的关系进行交谈，对我是莫大的荣幸！”我大声地说。

“对我也同样。替我向维托里奥问好！”

嘎拉嘎拉……火车重又开动。我又挥了一会儿手。——现在我替马丁向你问好，维托里奥。

目前我在读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这本书真





信  
箱

是太有趣了，这个人有那么多的理论。在那不勒斯怎么样？现在你早就又回到这里。

你为绿色和平组织反对毁坏和砍伐热带雨林签名吗？我已经收集了六十多个签名了。

妈妈和爸爸明天去以色列（耶路撒冷）。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星期时间单独在这里。也许我们在这之后能见一次面。

多多问候，

你的诺拉

1994年11月3日



亲爱的诺拉：

这是封激动人心的信——这么长久地等待，这终究是值得的。你的思考多么清楚和明智——你又都读些什么——你又都碰到什么人！我丝毫不感到奇怪，那些哲学家们喜欢在你学校附近转悠——这么清醒和令人喜爱的同路人他们想必很少能找到。你知道吗，咖啡馆里那种老夫子的气味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人简直受不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小孩给哲学家的生活带来活力！太好了，你能碰见马丁·布贝尔——当然也可惜，行驶中的火车的噪声打断了你们关于地球上的一座天堂的可能性的谈话。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把它继续下去。但在此之前我得向你报告我在那不勒斯的冒险经历，因为它们完全涉及到你个人，而且能容易地向你解释。为什么哲学家们寻找与孩子们的对话。

正如你肯定知道的那样，那不勒斯是个异常混乱，但又非常激动人心的城市——疯狂同时又富有创造性。交通完全无序（也就是说，人们以某种方式互相理解，但交通信号根本不为人遵守），街上的垃圾使人厌恶，犯罪率很高——而同时哲学繁荣昌盛。老



城中不时像在中世纪那样有宗教仪式的行列穿过。老城中央是塞拉·迪·卡桑诺宫，那是一个著名的哲学院的所在地，由一位富有的律师和高贵的资助者杰拉尔多·马罗塔捐赠。我在那儿做报告。就在你生日的那天晚上，在一次关于我论点的热烈讨论之后，我急急赶往圣卡洛那华丽的歌剧院，那里在上演海顿的《月亮世界》。我为人类的倾向性笑出了眼泪。他们自己生出各种各样的梦想并且上骗子们的当。这些骗子告诉人们想听的事情。我有些悲伤地步出歌剧院，走向被教堂的圆柱式大厅奇妙地围抱的公民广场。我在甘布里努斯咖啡馆的一张小桌旁坐下（本世纪中贝内德托·克罗奇常在这个咖啡馆逗留），要了一杯柠檬冰淇淋。我沉思望向看上去很近的月亮，并且自问：我现在希望在上面见到什么？这里——月亮上的人突然变得清晰可见，并且从月亮上落到我们可爱的古老的地球上。我吓得闭上眼睛，因为我担心他会落在我身上，把我砸死。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当我过了一会重又睁开双眼时，桌旁坐着的不再是我独自一人。一位眼睛黝黑、长着一个漂亮的鹰钩鼻子的先生朝我微笑着。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是我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没有马上认出他。

“好了，你很希望在月亮上见到诺拉，可她眼下

在德国的家中，庆祝着她和她亲爱的祖母的生日。作为替代我来到这儿——请允许我自己介绍，我是诺拉的哲学保护人。”

“哲学保护人？”我惊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普通的孩子如所周知有个保护神。但是有哲学天赋的孩子根据委派得到一个哲学保护人，关注其精神发展。你可以想像，曾有许多人争夺诺拉，这也表现在她同许多其他哲学家的所有这些会面中。但是小诺拉真实的和真正的哲学保护人是我，尽管她还从未同我相遇。”

“你叫什么名字？”

“嗯，这得由你自己来弄明白，我们在那不勒斯——一个哲学的城市。”

“毫无疑问，”我说，“在奥斯陆是贾德，在这儿是德·克雷斯申佐——从我们这个大陆北部高纬地区一直到南部低纬地区哲学的杰出普及者。不过你不会是德·克雷斯申佐吧？”

“不，不，”他笑了，“我更是一个相反类型的人。当我写书时，我未受人们注意；相反今天人们对我谈论很多——德·克雷斯申佐的情况正相反。”

这时我脸刷的一下变白，因为我认出了他——我





在吕滕谢德曾遇到过他一次；此外我还不止一次见过他的肖像和雕像。可是海顿的音乐使我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

“贾姆巴蒂斯塔！”我叫了起来，“请原谅你的译者为此事所费的力气！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堪，没能马上认出你。我又感到如此幸福，恰恰你是诺拉的哲学保护人。”

“我也是，”他笑道，“因为我是第一批对孩子感兴趣的人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就这点而言我的选择相当容易理解的——让·雅克虽然也竞争过，但诺拉尖刻的意见，真正的喜欢儿童者不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入育婴堂，使他受伤严重。相反，我在我的孩子们扯我的腿时写完了《新科学》。”

“这我知道，贾姆巴蒂斯塔，这一直让我备受鼓舞。我无法想像诺拉有位更好的哲学保护人。”

“谢谢，谢谢。但是，除了我个人对孩子的喜爱之外，另一件事对我的选择也起了一个作用，我把一个研究项目同我的哲学保护联在了一起。如你所知，我的出发点首先是，整个人类和单独的个人平行发展：在较早的时代中，正如今天在每个小孩身上一样，幻想和感情更加有力；在稍后的年代里和在成年

人身上，它们受到了知性的压抑。在我们这样一个理性的时代，荷马那样的诗人的热情已经无法产生，甚至30岁的诺拉也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如此自发地写作。其次我以为，尽管朝着更多的理性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是好的，但也存在着危险，一种缺乏感情冲动的思维会导致反思的混乱。也就是说导致一种不信真理的推理：一种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欺诈，一种无责任心的煞有介事。古罗马由此毁灭，现代欧洲因此受到危害。通过孩子们以及朴素文化的天真及明智的特性我们能够再生。诺拉替印第安人及其热带雨林说话，比如这点我认为特别重要——因为孩子们将最严重地受到现代科学胜利进军的自毁趋势的影响，他们必须早些开始反抗！诺拉不仅对现在和将来的问题，而且还对古代文化感兴趣，这点我也认为很重要。荒谬的是，只有认识过去的精神财富，人们才能反对我们时代的危险趋势。谁要是懂得古希腊文化，谁就能较容易地理解什么对我们世界造成了危害——比如对无限的过高估计，而不是对极限和尺度的认识。”

“非常正确，”我回答，“所以我希望诺拉将来再学希腊语。”

“顺便说一下希腊语。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大希腊，到了夜里，古希腊文化在这个新城（用希腊语说就是





那不勒斯)会重新复活。你知道波西里波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维吉尔曾在那里有过自己的别墅,而我自己翻译你的著作时,曾在那个美丽的岬角生活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波西里波来自希腊语:痛苦结束的地方。今天在那儿有个美好的晚会,我们该到那里露一次面。”

“我们受到邀请了吗?”

“当然,”贾姆巴蒂斯塔神秘地微笑着说,“诺拉的哲学保护人和她的信友不能缺席。”

他招手唤来一辆出租车,我们登上。但我惊讶地发觉,这位出租车司机的穿着不像一个现代那不勒斯人,而像一个希腊人。他朝我咧嘴一笑,说:“今天载我去那里的不是马匹,而是马达。不过,尽管不像以前那样与自然相连,我们还是能驶向真理。”

“我亲爱的巴门尼德,”贾姆巴蒂斯塔回答,“这也就是说存在这种时间,如果你提及‘以前’。我原先以为,你仅接受没有发展的纯粹的存在。”

“在我读了你的书以后,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可是阿尔伯特又报复了我——因为一切都已决定,每个时刻中含有所有的以后,时间最终来讲还是一种幻觉。”

不管是不是幻觉,我们很快就到了波西里波。危

岩上有一片很大的草地，从那儿可以望见卡普里岛壮丽的景色。草地上站着许多人——几乎是吕滕谢德咖啡馆的全班人马以及其他不少人。他们手持装着水的杯子（只有一个人空手持水，这当然是第欧根尼），当我们下车时，他们齐声唱道：“亲爱的诺拉，生日幸福。”

赫拉克利特最后对巴门尼德说：“你知道，一切都在发展，而时间是真正的力量。但人们还是那么做，似乎能够把它留住——把美妙的时刻持续地唤到眼前，这太了不起了——当然人们事后会发觉，我们冷不防地变老，时间确实规定了我们大家。”

“可它还是一种幻觉，”巴门尼德喃喃自语，但又醒悟到，现在可不是用哲学争论破坏晚会气氛的时刻……

亲爱的诺拉，我希望，这个报告会给你新的年岁带来继续的欢乐！

你的维托里奥

1994年11月27日



信  
箱

147



亲爱的维托里奥：

对于你的信我又感到很高兴。它真的太美了，又那么富有教益，因为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才会知道。贾姆巴蒂斯塔是我的哲学保护人！现在我们同时也发现了哲学保护人的办公室，显然是月亮。因为贾姆巴蒂斯塔从月亮上下来拜访了你。也许你自己也曾在月亮上作为哲学保护人听候差遣？！

太遗憾了，我真希望我也能参加我的生日晚会。我会带上一个蛋糕（因为我们两人都特别喜欢蛋糕）。我得问一下贾姆巴蒂斯塔，他是否也爱吃蛋糕。我相信是的。

那好吧，在生日，第欧根尼应该也可以用杯子喝水。否则晚会对他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你知道吗？那不勒斯的汽车司机不符合霍布斯的箴言：“人是人的狼！”因为这里的人缺少交通讯号（法律）也能互相理解。也就是说人没有那么笨！

人类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是平行的……这实际上是对的，例证之一是神的信仰。人类创造出富于幻想力和适合于他们的，自己又能解释清楚的天神。这许

是儿童信仰。对一个神的信仰是理性的一种进步：亦即一种成熟和变得聪明的过程。贾姆巴蒂斯塔也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关心人类和地球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试图发现上帝或解释上帝。我认为这也对。当然，从事这种研究很有诱惑力。

对了，他说欧洲受到了危害，这是什么意思？根据黑格尔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说法，人类不断地取得小小的进步。尽管在某些时候不断有人类的危险和崩溃，但我们不断学到新东西，慢慢地向真理靠近。而西欧恰恰在走向统一的路上！这可真的是一种进步。正好在这时全体居民受到直接呼吁，别只围着自己转圈，而应该去认识现在已经开放的欧洲国家并且进行思考。我更相信，现在欧洲情况会重新变好，或至少不久就会这样。这样我们也为会是其他国家和大陆的一个榜样。可惜的是这以前的南斯拉夫！这也属于欧洲。也许我们作为休戚相关的西欧能够尝试，结束那里的战争，也许能。

好吧——回到“地球上的天堂”这个题目上来，这也同属于人类的进步；我相信，无论如何在目前，将会出现这个地球天堂。因为 a) 天堂据说是为我们人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必定能理解它；b) 倘若亚当的花园不来到这里，地球的创造还有什么意义？！我





们人类一定能在某个时候做到这点，让善来治理世界并且根据善来行动。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需要为此奋斗，我们心中的善和神圣事实上就是多余的。而我们也知道，本来就该由善来统治世界！倘若我们不依此行动，这个认识也是多余的。我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在某个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首先我们必须做到，在地球上建造乐园，然后，如果上帝见到我们对此已足够成熟，上帝就会把我们带入魂灵的世界。永恒在那里开始！我相信，我们将会成功。不过，你知道我现在想起什么吗？那些坏人和对此毫无悔意的人在天堂中会怎么样？！你相信最后的审判吗？我还不清楚。

时间是否是个幻觉，对于这点我还必须好好思索。我现在想到的是，去知道时间是个幻觉或者不是。这对我们人类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知道它比如是个幻觉，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尽管如此也必须在时空中继续生活。从另一方面来说，发现时间的秘密，这当然很吸引人！我觉得巴门尼德的观点很巧妙。因为这是真的：从虚无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不过，也许正是在这里上帝起了作用。我完全相信这点。

我正在读尼贝龙根的传说。在这之前我也已经读

了两本骑士小说：《巴齐伐尔》和《谷德伦》。中世纪真的充满魅力！



再见，  
你的诺拉。

又及：但愿：不久见！

埃森 1994年11月29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当我今天离开学校，直接挥着你新来的信踏进咖啡馆时，俱乐部的全体人员几乎都疯了。多谢你的信。我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去那里。人们不耐烦地等待着你的新消息。关于贾姆巴蒂斯塔被任命为你的哲学保护人这件事，大多数人已经听说。我可以对你说，这个可怜人现在得承受某些妒忌——这个位置非常抢手。让·雅克一个月没理睬贾姆巴蒂斯塔，汤姆则戏弄他，抓住每个机会问他，他身上是否长了翅膀——真正的哲学保护人应该在外观上也像保护天使。好吧，哲学家们同样具有人性——太有人性。此外我很高兴，你说你也可能成为哲学保护人。我不能想像死后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任务——遗憾的只是，到那时你已太大，不能被派到我的名下。（不管怎么样，如果我还有几年能活，我当然希望如此，我在彼岸的理想职业反正已经被占。）

另外，你关于那不勒斯汽车司机的评语立刻引起讨论。一个人们称他为劳伦斯的时髦的美国人（有人告诉我，他只被允许在受到一位哲学家邀请时来这个



咖啡馆，因为他实际上是干别的什么的）叫出声来：“这个小女孩真聪明！有法律和规则的生活仅是一种可能——相互间的给予和接受（比如优先行驶权的给予和接受）也是社会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她现在只需要把这个想法同发展概念放在一起，然后就会认识到，无论在个体还是在种类的发展中，与单纯的相互性比较，法治的道德是一个较晚的阶段。当然我得承认。这个孩子又一次使我感到不安。因为，作为对话伙伴她令我神往，作为研究对象她让我感到心里不踏实。根据我的理论，她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根本不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这也就是说：要么我的理论是错误的，要么这个诺拉根本就不存在。”

这时汤姆大声笑了起来并且喊道：“倒不如说你、还有我们大家不存在！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成年人这样认为——而另一方面，诺拉的童年恰恰表现为，她相信她那维托里奥告诉她的一切鬼话。我敢打赌，她还相信圣诞老人！”

正在这时门打开了——圣诞老人走了进来。汤姆的下巴都无法合上——他被惊成这样。

“你这家伙，汤姆，”勒内大声说，“这把你弄糊涂了，不是吗？现在你觉得被驳倒了。但是，你刚才就反对你自己的存在陈述理由的矛盾更加明显，尽管



你自己根本没有觉察。你到底什么时候学习反思你自己？”

那位圣诞老人这时已把胡子拿下（这是个假的圣诞老人），人们认出了他：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孩子们，孩子们”，他叹息道，“可能我做得有些过分——但这个社会的消费主义近于疯狂。我刚刚在卡尔斯塔特百货公司，为了更接近这种购物狂热，扮成了圣诞老人。真可怕，有多少孩子沉溺于这种狂热——他们都想要什么东西并且以同一种理由，同班同学也得到这么多。不管是立体音响设备还是随身听、移动电话——所有这些没完没了，而且激光唱机如何受到欢迎！这位善良的老柏拉图至少在一点上是对的：传播媒介会大大影响信息。书籍排挤了真正的对话，而激光唱机使全身心地准备一首乐曲不再有必要。以前人们只能在复活节前一周中聆听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在四旬斋期之后，在肉体的清洗和灵魂的净化之后才被允许倾听这部艺术作品。而今天，人人可以在早餐时，读报时或在音乐商店里听上几个节拍，然后马上重新关掉激光唱机。”

“而尤其让我心情沉重的是，”奥古斯丁摇了摇头说，“这种消费热几乎是圣诞节惟一留下的东西。基督教当初把我们从享乐主义的陷阱中解放出来——今

天则相反，精力都消耗在礼品及其包装上。”

“啊，欧洲是否真能成功地解决它的问题，特别是限制它的生活水准？”一个带着浓重的瑞士口音的男人问。（他在俱乐部中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俱乐部成员中没几个瑞士人。）“经过20世纪的可怕经历之后，黑格尔的进步乐观主义看来过于天真！”

“哎，雅各布，”伊曼努埃尔叫道，“你可以批评黑格尔，但是得给孩子们鼓鼓勇气。而他们这些悲观主义者只会使形势变得更糟。你们的预言将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期待——要是不再有希望，人们也就不再努力。不过，面对威胁我们的所有危险得保持警惕。我们尤其必须认识到，我们事实上希望的一切，不都是值得希望的。我认为，我们互相间能赠送的最美好的圣诞礼物是，我们把自己的希望限制在值得希望上。我们不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但是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希望——隶属于此的是，为很少的东西感到幸福和满足。一种俭朴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人类不是首先受到战争和疾病的威胁——无论如何不是我们这里在西欧的人类——而是会受到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他们自己的技术成就的威胁，这难道不可怕吗？”有个我熟悉的声音在问。我抬眼望





去，那是汉斯·约那斯。

“您在这里？”我惊讶地问。

“还会在哪里？”他友好地微笑着。“不过你得告诉你的女友，谈到地球上的天堂，这并非没有危险。诺拉为正义承担义务，我认为这很好，遗憾的是，为正义的战斗很容易骤变为恐怖。

“对了，我亲爱的同名者，”一个眼光阴沉又傲慢的先生插话。我马上认为他是西班牙人。“如果忘记罪恶，这种事就会发生。”

“从一根扭曲的树干上长不出一棵直树，”伊曼努埃尔嘶哑地说。

“对，”这个西班牙人继续下去，“要是有人狂妄地过高估计自己，相信能把地球变成一个天堂，那么地球很容易变成一个地狱。生活的意义在于，我们为正义而战——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彻底干净地清除罪恶。对此需要有另一个世界。”

“这另一个世界中是否也附有——地狱？”我问道，“诺拉得知道这点。”

“决不，”一个上身粗壮嗓音较高的男人喊道，“这同上帝的圣善将如何相处？”

“哎，奥利金，”奥古斯丁插了进来，“你什么时候才能放弃你的邪教。”

“听着，奥古斯丁，如果由你作主，我现在已在地狱里备受煎熬。可我没那样，相反却在这儿的咖啡馆中感觉良好。这也就是没有地狱。”

“好吧，对你来说没有——我太着急了，以为你在那里。但是你也过于性急，如果你认为地狱中无人。那些真正的恶棍们究竟该在哪儿（当然不是那些我目前很愿意与之讨论的听话的异教徒——这个咖啡馆真的这么舒服）？”

“难道你对他们没有一丝同情？尤其是因为，如果上帝命定他们凶恶，他就不能彻底诅咒他们，只能判他们去炼狱。”

“我们又一次回到自由的问题！但是在圣诞节前夕我们不该吵架，而应该直接问诺拉——她是什么意思，犹大在还是不在地狱？”

啊，亲爱的诺拉，这个问题让俱乐部中所有的人烦恼不安！他们需要帮助！请快些给我写信！

你的  
维托里奥



信  
箱

157



亲爱的维托里奥：

可惜我还没有时间，就你的信给一个真正的答复。这可以说是一封中间插入的信，给你的圣诞礼物也还没完全准备好，真的非常抱歉。但你的信太好了，而且富有教益！好吧，我不再直截了当地希望有一台激光唱机了，这也是因为我碰到了第欧根尼。（他打扮成圣诞老人，很有兴致和极感兴趣地注视着架激光唱机。同时还吃着哈里勃软糖！）他该再来看我一次。我相信今天的第欧根尼还宁愿在一个木桶中生活吧？我可不信！

关于地球上的天堂：如果有人从他们的和平尝试中制造出地狱，那么，他们就是没有正确对待和平和人类。我相信，就是那样地球上也将会出现天堂。如果我们做到这个地步，天堂就会来到。

致霍布斯：亲爱的霍布斯，我相信圣诞女人！人们自己高兴地创造出一个能常常感受到的天神。难道你感觉不到空中飘浮着的秘密？这个圣诞女人没有物质形体，她是圣诞圣灵，每当人们真正地庆祝圣诞并且高兴和欢呼，她就会到来。可惜她看来不去你那

儿，否则你也许不会认为相信圣诞圣灵是如此可笑！此外，圣诞女人不赠送礼物和圣诞树，而是赠送欢乐和精神！圣诞快乐，你的诺拉。

维托里奥，如果你碰到霍布斯，能把这封短信给他吗？昨天我不得当我们耶稣诞生戏的导演。但我也参加了演出，我是店主。我们从霍蒂那里得到台词，写得很美。你和你父母亲好吗？但愿很好！我们大家也都很好。为明天晚上的到来感到高兴。最终我希望是否能得天满足。我坐在这儿的桌旁往外看着。天马上就要暗下。今天有了第一次霜冻。你们那儿也同样吗？昨天我们参加了圣诞清唱。太美妙了！当我在唱最后一首赞美诗。向十字架望去时，我觉得看见耶稣在微笑。但愿他真这么做了！我祝愿你和你的家庭圣诞快乐，快乐，新年愉快。（当然还有妈妈，爸爸，祖母和贝蒂娜。）

你的诺拉

又及：我为看歌剧感到高兴。

信

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他说，  
惟独应该  
从多余的石头身上解放出来。



信  
箱

159



这条原则难道不能适用于人类？

就许多东西人们可以说，它们令人不快。

一个粗笨的楔子——尽管如此——

不总是仅该放到一块粗笨的木头上。

你没听见鼓手吗？

他始终不渝地在你心中敲着，

他在任何地方都支撑着你

即使在通过敌营的时候。

听听他的话——他会对你说些什么：

要是一切都不再动弹，

那就是一个征兆，

什么也不会再运动。

收心内视，这在此期间变得时髦；

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然后明白。

这里奇怪的只是，他们内心如此高尚

外表却常常呆滞。

要是你站在前头却不知道往哪里走——

这儿有辨认方向的帮助。

你没听见这儿的鼓手……

## 心

( 海尔曼·范·维恩, H·萨克西奥尼,  
R·克里斯庇宁, T·费基维支 )

我很喜欢这首诗, 特别是现在在圣诞节期间。我  
从一个牧师那儿得到它。

1994 年圣诞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圣诞前夕你那漂亮的信及时到达，对此我非常高兴。我还马上把信读给我的父母和姐妹们听。他们觉得信很有圣诞的味道。我认为特别合适的是你给霍布斯写了信，你相信圣诞女人，也许这个玩世不恭的人还是一位大丈夫。我在这儿的累根堡还没见过他；这几天他也许躲在什么地方。我要是碰到他，会请他吃几块哈里勃——橡皮小熊糖——我觉得它们很好吃。多谢了！别为没有及时准备礼物而不安——想到这点已经足够，另外我们反正要一月初才重逢。

你们那儿礼物分送得怎么样？我很希望是非常好！我们过了一个舒适的晚上，谢天谢地礼物送得不多，但圣诞气氛浓烈。今天我在我们哥特式大教堂中参加大弥撒，世界闻名的累根斯堡大教堂儿童合唱队唱得非常讨人喜欢。壮丽的三殿堂建筑带有古老的玻璃窗，最美的雕像，笑容满面的领报天使以及窘迫、但完全自信地倾听通报的玛丽亚和金碧辉煌的主祭坛。当灯光熄灭、“神圣的夜”之声响起时，整个建筑像是在声音的另一种形式中自行解体。真奇怪，在

颜色和声音之间有何种相似。你是否也有这种经历，有时觉得颜色成为声音而声音又显得有了颜色？看来在各种知觉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只有布道并不怎么动人心魄——这也不怎么容易，在读了约翰福音中的独白后再说些什么。牧师们常常过于性急地谈论政治；显示基督教带着它的要求延伸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进入政治领域。这当然很重要，不过，要是人们想提出好的建议，还必须具有社会学的知识。好吧，在天主教徒那里布道本来就不那么重要。人们无论如何的感情上和意识中受到感染，如果人们亲眼见到一个如此金碧辉煌的主祭坛。

教会也努力试图去领会人的非理性的方面，我觉得这非常明智；如果让这些方面向外表现，它们会造成恶果。如往常一样，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俾斯麦广场。这时一个身着白色多明我会修道士服装的人引起我的注意。他正光着脚匆匆走向多明我会的教堂。“啊，”我心里在想，“这可不是第欧根尼的大木桶。但在这个气温下他肯定要感冒。我该送他几双我在圣诞节得到的袜子。”

我朝他走去并对他说：“长老，您会着凉的。”

“请别为我担心，我磨练过，”他回答。“真正寒冷的温度使我保持年轻——甚至永远年轻，”他说着





还眨了眨眼睛。

我呆呆地望着这个瘦瘦的男人，似乎觉得他眼熟。我的联想把我带入学生的时代。这是一位老师？我不自然地微笑，装作好像清楚地知道他是谁。

“啊，太好了，能重新见到您。您这期间也许已经退休了？或者您还在上课？”

“上课我可不会停止——我的理论中留下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这儿的主教职位我早交出；我已摆脱了这项义务。”

主教？在我们学校里从未有一个主教来上过课，我心里这么想到。这个人难道疯了？这时，他又朝我眨了眨眼睛并且大声说：“眨眼睛可不是你以前常常见到的我的怪癖。相反，你以前从未见过我眨眼睛。每个白天和黑夜，你都看到我睁大眼睛望着你的眼睛。”

我一下愣住了——这是大阿尔伯图斯，以前累根斯堡的主教，在他那坐落在我们学校前面的石像前，我曾经过上千次。

“啊，阿尔伯图斯，请原谅我没有马上认出你！”

“好了，我曾原谅过真正糟糕得多的事。而且不仅仅在圣诞节的时候。别犯愁，人们只会认出那些在他们期待之中的人，而我得承认，我的出现本身就具

有一定的意外性。”

“这当然，不过，作为哲学家，人们得始终对意外有所准备。对惊奇的感受力正是我们的特征。不管怎么样，遇到你我感到非常幸福。可惜的是，你今天没有在大教堂中布道。”

“作为弥补你可以参加一个宗教会谈。我有一个约会，和……”

“迈蒙尼德还是法拉比？”

“不是，这样太简单了。今天我同老子会谈。他在教堂里等我。跟我来。”

我们走进这个比大教堂要小得多的教堂，一个满面笑容的光着脑袋的亚洲人向我们迎來。

“怎么，阿尔伯特，带了一个熟人来参加学术辩论？你们西方人总是想争论！我刚刚仔细看了你们祭坛旁的耶稣诞生的马槽，思考了一下道与这个新生儿的关系。最后我不再知道，我是这个观察襁褓中耶稣的老子，还是这个朝着老子微笑的襁褓中的耶稣。”

“啊，老子，与你相比，我们与积极的生活有另一种关系。但愿你知道，作为主教，我有多少组织工作要做！这妨碍我进行内省。但是，除了内省，正义也是我们的义务。要想胜任这项义务，我们只有行动，管理和开展组织活动。”





“但我坚持无为，也就是不行动，”老子微笑着说。“圣人无为而无不为。他以道展现他的统一，这样他就不需要去组织什么。”

“我同样认为一种伟大人格的表现力具有某种震慑力量——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

“也许你这样以为，但是，尽管你青春永驻，却已经过世，虽然时间没有我那么长，但无论如何也已经有七百年。但是，当我看见你们城市那节日的灯光以及观察着这些搜遍商店——寻找礼品、忙碌得匆匆而去的人时，我不禁怀疑，这么多的人是否还能感受到这个小孩身上散发出的光芒。但愿这些西方人至少使用他们那组织能力去缓解贫困——可是他们常常却借助自己的能力去利用别人的贫困。请告诉我，阿尔伯特，有个问题你得回答我，因为它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你们基督教神学家用了许多论据，试图证明基督教对于其他宗教所具有的优势。”

“对，因为同你们的宗教不同，我们的宗教建立在希腊哲学之上。我们的宗教从产生起就同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个小孩就是这个肉身化的理念。”

“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但是你觉得人们现在所处的欧洲真的那么富有魅力吗？”

“不，不，”阿尔伯特摇了摇头。“我认为它简直

令人恶心。这种实利主义远远地离开了基督教的根基。我那些受到过历史主义训练的咖啡馆的朋友们告诉我，在对基督教的中世纪的理解和原始基督教之间距离很大。但是在原始基督教和今天世界之间这种距离简直是惊人的。”

“正是如此。而我的问题是：你们这个为自己的宗教如此骄傲并且一直视为人类发展高峰的文化，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由少数野心家和消费主义者统治的社会？无神论作为一种群体现象仅存在西方——就是在我的国家——在中国，无神论也是西方输入的结果。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为什么能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发展？”

“啊，”阿尔伯特叹了口气，“但愿我能回答你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在近代的开端，当基督教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展时，无神论取得了胜利。今天，当我看到，基督教——欧洲文化怎么样通过大众媒介在所有人的体内扎根时，我常常感到不安。环境破坏给我带来巨大烦恼。”

“啊，你们基督徒把上帝和自然区分得太开。”

“不，老子，原因不可能是这个。就是对我来说自然也充满神性，我认为它是神圣的——但它又不等于上帝。谁要是把两者等同起来，他就剥夺了人人格





为上帝，也就是说高于自然的可能性。上帝既不是你看来以为的自然，上帝和自然间的关系也不是我之后几位后来的神学家认定的那样是随意的。上帝的理性表现在自然的秩序中，但又超越自然。”

“是的，不过，正因为你们欧洲人不自视自然的一部分，你们感到有这样的需要，去改造和改变一切，而不去接受事物的原样。”

“不错，但有些东西人们真的应该改变。难道面对非正义该保持沉默吗？难道不应该努力，让地球上的人过得更好？”

“啊，应该帮助所有的人，有一种充实的生活并且生活到老。但是，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该叫一声‘停下’。正是在这点上你们的文化表现出了无能。”

“再说一次，你的批评有道理。但我觉得奇怪和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这目前的状况恰恰出自基督教，正是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上帝也在历史中显现。我面对这个对我来说不可解决的问题，即在那段能够冠以‘基督教的解体’之名的历史中，什么是上帝的计划。”

“也许基督教通过它的危机应该变得知足些？它应该认识到，上帝在别的宗教中也显现，必须有一些

新的准备，以便人类能和平相处。不管怎样，你不再简单地把我视为异教徒，而是愿意同我进行讨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阿尔伯特微笑着，“这可以是个回答。但还有许多事情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谢天谢地！要是所有的秘密都得到解释，世界难道不乏味吗？一方面我替人类惋惜，他们必须生活，而不像我们能简单地观察着穿越这个世界，至多时而坐在咖啡馆里和听我们说话的小女孩和年青的教授攀谈；另一方面我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身处的是一个异常令人兴奋的时代，也许我们两种文化的相遇是人类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中的一个。除了今天困扰我们的所有浅薄，除了在不同文化之间需要解决的可怕冲突，还是存在着希望，从不同文化的相遇中产生一些辉煌的东西。”

“对了，我们的宗教也源自犹太教与希腊思想的相遇——这是一种延续数年，最后试图除了让柏拉图还有让亚里士多德也同基督教和解的相遇……”

“你的成就是人所周知的，亲爱的阿尔伯特！会产生另一个使远东思想与基督教统一起来的阿尔伯特吗？”

“那么，让我们为此去恳求马槽中的小孩。”





两人转向襁褓中的耶稣，他在公牛和驴之间微笑。尽管没有暖气的教堂很冷，我心中感到一阵温暖，片刻之后我回到家中。

难道这不是一次奇妙的圣诞节偶遇吗？亲爱的诺拉，我祝你有一个幸福的，有着许多欢乐、创造力和判断力的新年。

你的维托里奥

1995年1月3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来信。这的确是一封圣诞信，不仅仅是因为你与大阿尔伯图斯和老子在小教堂中的相遇！

我在藻厄兰，正坐在我姑妈家中一间舒适的屋子里。外面天色已暗下，只有积雪还有些发亮。请你想像一下——雪几乎有一米深。这种情况从我们到达的星期六开始，持续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妈妈，贝蒂娜和我都感冒了。我还有鼻腔堵塞，但已经有所好转。

我们这儿的圣诞节过得也非常好。我们的牧师作了很好的演讲，最后全部灯都熄灭，只有圣诞树上的蜡烛还闪亮着；然后我们高唱“啊，你这愉快的。”对了，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庄严隆重。然后我们看了耶稣诞生的马槽（我们当然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随后才迈着大步，穿过冷峭的寒风回家。到家后，聆听妈妈朗读了一个故事。同时喝了茶。大约七点钟时，我们唱了许多圣诞歌曲，然后在那间关闭的屋中（妈妈的工作室）响起了铃声：真的——门被打开了，我们惊讶的眼睛见到了一棵无比漂亮的圣诞树，周围放着礼品。啊，维托里奥，我发誓不再希望得到激光唱机，并且明确地告诉了爸爸妈妈这点，但我还是得到



了一台！而它证明自己实际上不坏，完全相反。我当然也得到了书，还有一张新床。（从祖父母以及所有的阿姨和叔叔们那里我还得到了一些东西，不过对我现在不怎么重要。）另外，你也给我们寄来了歌剧票！多谢，多谢。

我们也大大庆祝了一番除夕，在藻厄兰这里。想必你也同样？我很高兴新年的到来（它已经很好地开始了），但愿在这新的一年中圣诞节继续留在人们心中并且伴随着他们。

好吧，现在谈阿尔伯图斯和老子的问题：

嗯，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和自私自利的社会，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形成这样一个社会的原因是：

1. 基督教同日常生活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无论如何在今日的时代中已不是这样。因此许多人也许干脆就忘了存在一个上帝，因为他们没有比如像在伊斯兰教中那样，能不断地通过一定的、日常的宗教仪式回忆起上帝。

2. 人类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已能知道，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亦即通过原始碰撞，知道一切是如何发展的，一切又是怎么样互相联系，如同生命和自然力。有些人大概不再相信造出和创造出这一切的富有创造力的上帝，而是相信，这一切仅仅在科学上能够

解释，地球的产生是个偶然。

3. 尤其是基督教特别强调个人。个人被置于自然之上，而《圣经》中也有，人是地球的主人。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自己升格为神灵？

你知道吗，有人还问，上帝对今天技术时代的计划怎么看？我以为，上帝对我们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他只有一个愿望。因为上帝把世界交付给了我们人类，以便我们通过艰苦的道路，把它变成一个，一个人类天堂。也就是说，他把世界送给了我们，实际上无法正确地决定任何事情，这在地球上。他只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呼唤”他。

所以我们必须独自——这就是说，上帝尽管与我们同行，但自己并不操纵任何事情——在今天的时代中找到一个现在如何能做得更好的解救办法。

与东亚世界及宗教结合，这可能是条出路。其好处比如可能是，也许这里欧洲人仅仅为了多挣钱的孜孜不倦和雄心勃勃的活动和工作的势头能减弱，因为这样人们就会更多地偏爱无为，即什么都不做。也许这样甚至会产生一种新的宗教，就像当时基督教产生自希腊、古希腊文化和犹太宗教那样。这次将出自基督教和远东思想。但是伴随着一种新宗教而来的又是战争（很可能），因为总是会有一种宗教的不想要新宗教的保守派。另外，属于东亚思想的不仅有儒教和道





教，还有佛教和印度教，而这些是多神的宗教。把基督教同多神论结合在一起，这会那么简单吗……？

你们也谈论了欧洲以及基督教的主动性和研究欲。要是我没有记错，阿尔伯图斯和老子认为这种技术进步十分可疑。可我只弄懂他们一半。如果他们以为，人们应该更多地为了穷人使这种研究欲望专门化，而不是为这反正已经如此富有的欧洲不断发明新的设备和媒介，由此还带来环境灾难，那么我就理解他们了。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来，研究和发明意义上的主动性非常好！倘若人类技术上没有发明什么，我们也许还是石器时代的猎手和采集人。什么也不研究，这大概也很无聊。我们人类身上正是具有某种好奇心，借此我们不仅仅发现了坏东西。我相信，人们不该否定主动性，人们只是应该知道，用它干什么事。所以人们不该垂头丧气，而是现在应该更加主动，以便许多能得到改变以及为更美好的事出力。

第欧根尼又一次探访了我。我相信他并不怎么生气，我现在还是得到了一台激光唱机。我请他喝茶，可他又是只想喝水。他还教我用一手一喝的技能。

我目前在读卡萝莉内·诺伊贝尔的一部传记，她是18世纪一个有名的喜剧剧团经理。

好了，现在我们去你那里，去歌剧院！

不久见，  
你的诺拉！

埃森 1995年1月11日



信  
箱

175



亲爱的诺拉：

正如你自己见到的那样，你的信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欢乐——对阿尔伯特和老子肯定也是如此，要是我重见他们并且能把信给他们看。这当然是我的打算，但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我昨天手里挥着你的来信，急急走向咖啡馆时，我发现它不在了。我生气地瞎跑，正绝望地在那个地区游荡时，突然见到一条板凳上坐着三个男人。

“对不起，”我问他们，“我肯定走错了路，因为我无法找到一定在这附近的‘已故但青春永驻的哲学家咖啡馆’。也许您碰巧知道，我该如何去那里？”

三个人对我那礼貌的提问开怀大笑。我觉得这不太友好，便仔细地打量这三个人。一个人身穿古代晚期的衣服，第二个人穿一件苏格兰山地男子穿的齐膝褶短裙。第三个人穿一件我估计是本世纪初的精美西服。尽管服装上有这么强烈的差别，他们脸上却有某种共同的表情——一方面是痛苦的，另一方面是诙谐愉快的表情。

“苍蝇最终找到了捕蝇瓶的出口，”那个穿着讲究并带有浓重奥地利口音的人说。

“不，情况很糟，路德维希。咖啡馆已停止存在，而且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为什么？”我十分不解地打断他。“变化总有某种原因，一件东西不可能简单地一下子消失不见。”

“你这样以为？究竟为什么？”

“好吧，请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早晨太阳突然不再升起，难道你就不会感到惊讶吗？”

“那好，也许我没有机会再去惊讶，因为要是这样，所有的生命也就停止。不过，就算我向你承认，我活着的时候惊讶了——而且我是由于一种喜爱的习惯受到破坏而感到惊讶。不过，要是这样我就会对自己说：从太阳至今为止升起的事实中，逻辑上不能导出，它将来也必须升起的结论。”

“这可能是对的，”我回答，“但人们还是可以依赖经验！”

“经验？”他嘲笑我，“从将来那里得不到经验！你至今为止取得了经验，太阳每天早晨升起。但是你还无法取得经验，太阳明天也将升起。你如何能今天就预先得到明天的经验？”

“好吧，我也许真的无法排除这种可能，今天夜里发生一次宇宙灾难，太阳遭毁。但是灾难必须得有个原因。它的发生得按照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谁告诉你有自然规律？你指的难道





是那种超越时间的东西？”

“当然。”

“但这样我们重新碰到我们的问题。不存在丝毫的理由，认为今天我们视之为自然规律的东西，明天还会有效。自然规律同样可以像你的咖啡馆及其所有可怜的苍蝇们一样解体。”

“不过，要是你不指望有一种稳定的将来，你究竟如何做计划？你可以从一座高楼的窗子跳下，同样可以坐电梯，倘若我们所熟悉的落体定律或其他什么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样有可能有效。我觉得这是我们对自然规律稳定性信任的一个有力的论据。”

“论据？”那位古代晚期的学者加入谈话，“难道真的有赞成和反对一种立场的论据？”

“难道没有吗？”

“那么听我说：每个论据都以一种假设为出发点。”

“这我没意见。”

“或者你没有论据作这个假设，这样它就有随意性，我们同样可以提出一个反假设。或者你为这个假设提出论据。这样你就需要另一个假设，而对这个假设也必须提出论据，这样继续下去，没有尽头。或者你用另一个假设证明这个假设，又用第一个假设证明这个假设；但这是个怪圈，以此人们可以证明一切。

也就是说：不存在真正严格的论据。另外，你必须有一个标准，去区分一个好的和一个糟糕的论据。但是你需要论据去证明标准的合法性。总而言之，你毫无希望地在打转。”

“我没有把握，我是否懂了……”

“相反我敢肯定你没有弄懂，”那个带奥地利口音的先生打断了我。“你只是‘胡解’了他。”

“你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你大概知道什么是加法？”

“当然。”

“到现在为止你把所有的数字都加了一遍吗？”

“这不可能。我是一个有限的生命，仅生活一段有限的时间。”

“好吧。那就让我们假设，你还从未加过两个数字，他们都比100000大。与你至今为止做的所有加法可以协调一致的是，你突然说101000加103000等于5。因为你事实上把加法理解为一种胡加法，对比100000大的数字为说，其结果总是等于5。”

“我真的胡解了你——你在扮萨姆斯，正像当我的女友迪诺 - 诺拉情绪好的时候那样。”

“我是认真的。”





“你也许胡认真。因为，如果你是对的（啊，对不起：胡对，）那么就不再有稳定意义，我们互相间根本无法互相理解。”

“别性急——我只是简单地以别人做的为根据。”

“正是如此！”身着齐膝褶迭短裙的男人大喊，“我按我喜爱的习惯行事。相信落体定律，使用加法而不是使用胡加法，这正是风俗习惯。不过，再也没有什么比我们文化的情性更深刻的东西了。”

“一切就在我看来是个胡魔鬼三人合唱小组，”我喊道，“我觉得，你们根本就不存在，仅仅胡存在。”

几乎没等我把话讲完，三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街道尽头我认出了——那徒劳无益地寻找的咖啡馆！可惜再去那里已太迟，因为我还另有一个约会，而与这三人小组的谈话花了很多时间。另外我也已经精疲力竭，没有力气再去参加不容易应付的讨论。

你对这三个怪人的论点有什么看法，诺拉？有时我觉得，他们要讲些重要的事，但随后我又以为，这是几个被挑选出来的说笑打趣者。你的意见呢？

很遗憾，我不得不以这样一封怪信开始这新的一年，但这是关于我所遭遇之事的实情——而我有义务告诉你实情，除了实情别无其他。

亲爱的诺拉，衷心问候你

你的维托里奥

1995年2月11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谢谢你那封有趣和奇特的信。你知道吗，它让我感到困惑不已，有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该说什么！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的原因。真的，我能够想像这三个“怪人”脸上那痛苦的表情：我认为，没有人们（女人）能找到和崇拜的真理，生活会更悲哀也许还更没有意义。而且还“乏味”！没有人们（女人）能发现的东西，这可太无聊了。不是吗？现在你也许已发觉，我相信有一个真理。我相信的即是，有永恒观念或上帝。我认为，数学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泰勒斯就发现而不是发明了他的泰勒斯一圆！这也就是说，人类只能“阐明”或者组建永恒的观念，如果他们比如想发明故事或者描画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完全摆脱命运，因为我们只能发明那些来自永恒观念阴影中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我不太清楚。

对了，“没有真理”这句格言，它自相矛盾：倘若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那么这句格言也不可能是真的。这样一切都在圆圈中打转。

维托里奥，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再找到咖啡馆？也



许你被那三个男人弄得晕头转向，自己受到了他们观点的支配？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点！不过到了最后，你还是站住了脚跟，不是吗？然后你还是重又发觉，存在着一种真理，难道不是？因为咖啡馆也还在原地！

是的，这三个人把世界——在这里是你和我——弄得一团糟！太遗憾了，他们竟有这样的影响力，因为，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不过你说了，你有时觉得他们想说一些重要的事，这三个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我对此思索一番以后，我是这么想的：也许人们该倾听他们的声音，不过得持批判态度，不能听其自然地接受一切事情的范围内（比如太阳升起，人活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等等）。可是我认为，“事物”有其原因，这是明摆着的事！因为，如果存在永恒的观念，那么它们当然是原因。其“结果”将在空间和时间中得以完成。（人类也正是这样被塑造，对一切事件都究其原因。这使他们有别于动物和植物。而我相信，真的存在原因，因为，如果人们能够想像原因，那么这就是一个它们存在的证明。）路德维希说：“苍蝇最终找到了捕蝇瓶的出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指的难道是那些哲学家，他们总是从他们的问题中寻找出路，最终找到出路并且知道，根本不存在自然规律？他到底指什么？！！你知道吗？我马上再到辞典中查一下。

目前我对文艺复兴很感兴趣！这一定是个美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也出现了比如像笛卡尔那样有趣的哲学家。你知道我最近，也就是说两天前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告诉你。

我在林中散步，高兴地见到这么多的花儿绽开了它们的花瓣（比如雪花莲，雪片莲，……）。鸟儿啾鸣，树木发芽。一切都被覆盖着一层嫩绿；阳光透过树枝，闪烁在小水塘中。我一边走，一边欣赏着所有的一切。突然我看见一个长着黑头发的人坐在一根树桩上，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几朵雪花莲，我发现，从他的位置出发可以看到一片奇妙的景色，所以就——因为我反正也有些累了——坐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我有些惊讶，因为他身穿奇特的，有些花哨的衣服。然后他对我说：“太好了，我们能在这儿见面，诺拉！”

这个“拉”字他说得像一个意大利人。老实说，我被吓得起身后退，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仔细地打量他，因为我在同历史人物相遇方面已经有一些“经验”，我就思考着，这会是谁。突然我想到——这





只能是……

“对不起，我不太清楚您的名字。不过——您是彼特拉克？”

“对，不错！猜得真准。不过诺拉，你完全可以用‘你’来称呼我。不管怎样你对我并不陌生，而我也很熟悉你！”

“正是这样。可是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来又如何到这儿？你可生活在意大利。”

“但是，比较两国的花朵世界或两国的自然，这非常有趣。”

对，这个彼特拉克，我能很好地理解他！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得继续上路。你知道吗，正是春天适合文艺复兴！它融开冬天的寒冰（形象地：中世纪），轻巧舒展地欣欣向荣，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事物，比如当新的花朵不断地从先前冰冷的土地中不断冒出的时候。我得为历史课作一个关于文艺复兴的小报告。在这方面你一定能告诉我许多事。

对了，那个关于三个怀疑论者与萨姆斯的比较我觉得太好了，因为萨姆斯也让一切骚动不安。此外，它不符合自然规律，因为它能施魔法，但又无法被解释明白。不过萨姆斯是个幽默形象，而这三个男人不能被称为这样的人。

好了，现在我得结束了，并且下去找你，把信给你。



你的诺拉！

埃森 1995年2月12日

信  
箱

185



亲爱的诺拉：

我当着你的面读完了你的信。正如你从我的眼神中看出的那样，我又一次为你写下的文字感到非常高兴——衷心地感谢你的信，也感谢你全家让我在你们那里度过这美好的一天！今天上午我立刻去了咖啡馆，这次毫无问题地找到了它。里面相当空，幸运的是我碰到苏格拉底，就坐到他的桌旁。

“苏格拉底，”我说，“你还记得诺拉吗？”

“诺拉？怎么能忘记她？特别是现在弗朗切斯科用她把我们大家弄得六神无主！瞧桌上！”

我看到了什么？他去年春季刻在桌上的“劳拉”已被改了前三个字母：劳拉变成了诺拉。

“这种事可干不得！刻桌子——而且还改名字——这毫无信义。”

“别这么毫无情面，维托里奥，”苏格拉底说。“几乎已是春天了，文艺复兴之人自己已经是春天的人。另外我们的朋友有意大利血统。而且，他有很好的审美趣味！”

“这你又对了，”我回答。“显然你也属于她的崇



拜者，那么请告诉我，我该如何回答她以下的问题？上次我遇到了想来你也已知道的三个怪物。他们把我、同样还有诺拉非常可怕地弄糊涂了。她觉得特别奇怪的是，我在我报告的最后告诉她，我有这种感觉，他们有些重要的事要说。但这先是一种印象，你得帮助我弄清它。因为你可是位固执的哲学家：有时我觉得你自己也是位怀疑论者，可有时你却猛烈抨击怀疑论者，不管怎么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而我不十分清楚，他是否准确地描述了你。”

“让我们这样说：柏拉图很好地把握了我个人及我思想的某些特征并作了理想化的处理，又忽视了其他一些特征。他描述的是否是主要的东西，而他置之不理的是否更重要，这依赖于什么是我的本质这个问题——而这点你得自己去发现。无论如何请注意：柏拉图是我学生中比其他人好得多的最有才华的一位（也许有些太高傲，也许有着太强烈的追求可靠性的欲望——但无论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作家都是一位天才，另外还是个伟大的人），对描写一位老师来说，这既是一种长处，又是一种危险。无论如何我对他感到十分骄傲。”

“这我完全能理解！但他本人肯定不是一个怀疑论者，我想从你这儿而不是从他那儿得到对诺拉问题



的回答。”

“回答？我可没有答案。我只是提问题。”

“好吧，悉听尊便。提出好问题也很有价值。而且如果你想通过你那古老的助产式的提问从我这儿引出一个智慧的小孩，这对我来说也正合适。请问吧？”

“你和诺拉，一对理想主义者，你们难道相信真理？”

“毫无疑问！”

“你们也相信，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某种意义。”

“当然。”

“怀疑论是不是世界上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这点人们必须承认。从古至今，从希腊到苏格兰，不断有怀疑论者。”

“那就是说，怀疑论有意义——你不这样认为吗？”

“究竟为什么？”

“请思考一下。你刚才不是说，发生的事情都有某种意义？”

“对。”

“由此导出结论难道不是，怀疑论也肯定有意义？”

“好吧，我害怕。从真实的前提中导出的结论是真实的而真理人们无须害怕。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两位理想主义者恰恰是对的，那么怀疑论得具有一种神秘的意义。”

“哪一种？”

“你问我这个一无所知的人？你得自己去发现这点。”

苏格拉底同时如此狡黠地笑着，以至于我有些生气。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你大概以为我笨？就我许许多多的事不知道而又很想、急切地想知道而言，我可能是笨。但是，你装笨而又比我知道得多，这我也觉察到！我还没有笨到不懂自己是在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的程度。”

“那么说吧，我那（似乎的？）怀疑论的目的是什么？”

“好吧，你不想给我任何回答；我该自己去寻找它。”

“你为什么应该自己去找？”

“因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更容易记住；只有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东西，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就一种怀疑论的可能的意义来说，你获得了什





么？”

“我们从我们的教育和传统中得到所传授的信念，而怀疑论看来帮助我们，通过对它们进行追问——然后进行独立的解释，让它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好，好。这听起来不错。但是，怀疑论仅由于它的提问而重要或也由于它的断言重要？”

“我不完全明白，你想说什么？”

“怀疑论者仅仅提问吗？或者他是否有时也不断言，比如说不存在真理，不存在理由和对准则的遵守？”

“当然，但是这些断言恰恰是错误的。”

“你知道是错的，或者你相信是错的？”

“我知道，因为如果怀疑论者否认有真理，那么他就自相矛盾；也就是说对立面必须是真的！”

“也就是说你的知识——这比信仰更有价值——是建立在对怀疑立场的自相矛盾的认识上？”

“也许该这么说。”

“那么没有怀疑论者你就无法知道有真理？”

“啊，苏格拉底，你可使我陷入了极大的窘境。因为把我的知识归功于怀疑论者，这太糟了。不过我看到，我至此为止所承认的事把我逼入这个谬论。”

“也许你现在懂了，我自己为什么部分是怀疑论

者，部分是怀疑论者的批评人。对怀疑论的穿越才让我同时经受了考验；只是自从成为怀疑论者以来。我才从一个信仰者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啊，苏格拉底，对此我还得仔细考虑一下，并且同诺拉交谈。”

“也许诺拉还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面响起。我转过身，认出了贾姆巴蒂斯塔。“作为对发展规律感兴趣的哲学保护人，我得简短表明一下立场。诺拉还没有能力恰当地理解怀疑论的意义。她是个孩子，尚处于信仰阶段。随着她看来即将进入的青春期的，我们的小诺拉将对她至今所有的信念产生强烈的怀疑。同所有青年人一样，她将经受一次危机。但出于三个原因我希望这个危机不会把她彻底改变——相反，她会出色地经受住这个危机。首先，她已经知道，人们为什么必须经历怀疑，以更深刻地掌握知识。其次她有这个幸运，她信仰中的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她无须像其他那些不出身于如此开放的家庭的人，剧烈地同她的信仰或家庭保持距离；她只需要学习更深入地说明她的信念。再次我在这儿——作为哲学保护人我将关注她的发展。尽管有这么多那三个怪人还可能给她造成的混乱，她将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基本信任。”





怎么，你觉得怎样，诺拉？尽管生活还会带来这么多的困难（另外它们也使生活变得有趣），请别忘记：世界是美好的，你应该通过你现在及将来的存在，为它的美好作出一份贡献。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维托里奥

1995年3月16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我终于有空给你写信。我明天不用上学，因为我咳嗽和流涕。谢谢你那封释谜的信！为此我非常高兴并且（同往常一样）读了好几遍。但现在得由我马上告诉你，我最近遇到了什么事！几天前我坐在自己的写字桌前并读着——没有任何预感——你的信；把我房间同阳台隔开的门敞开着。我思考着怀疑论——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并且说：“啊，你在读维托里奥的信！你能差不多地读懂他的字迹吗？”

我吃惊地转回身，看到贾姆巴蒂塔斯站在我身后！

“贾姆巴蒂塔斯！太好了，你到了这里！啊，要是我父母给我读几遍信，这还可以；要是我有些字不认识，我至少还能猜出信的内容！”

“既然我现在是你的哲学保护人，我就应该不时地拜访你。另外，今天有一个特殊的理由；我想邀请你！今天在咖啡馆的前院中有个小小的庆典，要是你也能参加，那就太好了。你觉得怎样？！”

“这太妙了。”



“那好！快穿点让别人不那么容易认出你的衣服！不然的话会有一半的客人缠住我们不放。另外你得穿暖些，否则你会感冒，因为我们要飞翔。”

我听懂了他的话，急忙穿上一件暖和的外套，扎上头巾；然后贾姆巴蒂斯塔抓住我的手。我们飞越过房屋，飞行在去咖啡馆，或更确切地说，去咖啡馆前院的路上。途中贾姆巴蒂斯塔问我：“诺拉，现在你对怀疑论怎么看？”

“从理论上讲我明白它的重要性。我理解你和苏格拉底以及维托里奥的意见。但我自己确实很难想像，我有一天会抛弃我现在的信仰。也许我的观点会有变化，不过去想像不依靠直觉，不像我们小孩那样去爱童话、传说等，这太难了。”

“对，这我理解。但是诺拉，抛开某种信仰，这并不好。不，相反人们应该保持儿童的能力。因为只有在这的帮助下人们才能发展自己和不断成熟。你知道，更确切地说这种发展不仅在人身上有，而且还存在于民族中，想一下古希腊；起先人们处于‘儿童阶段’，希腊人相信神祇，发明神话等；然后他们进入英雄时代，不久就开始了富人统治，奴隶或穷人受到压迫。可惜还有妇女！然后在这些下层社会中产生了骚动，奴隶等起了疑心，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是否

都对。这就是怀疑论。最后开始了哲学、诗歌艺术等的时代，成熟在这时显现。”

我点点头。然后我问他：“贾姆巴蒂斯塔，你认为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我对自己把握不大，但也许你处于英雄阶段？！”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我说：“我对那个我在此之中也许会抱怀疑态度的时代非常好奇！——贾姆巴蒂斯塔，在整个地球上都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吗？”

不过看上去他根本不再听我说话，因为他喊着：“那下面在河的另一边已经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你已经能望到半个咖啡馆，那里是前院！”

我们慢慢飘入前院。（没人对我们飞来感到惊讶。）贾姆巴蒂斯塔认为，我们坐到院中已放好的后面的一张桌旁，这更保险些，因为这样人们认出我的可能性会小些。他为我们要了两杯热巧克力牛奶——今天人们在这里大概不喝水，因为这是个节日。渐渐地所有客人都到达，几乎所有的人全神贯注地热烈交谈。（有些人还吵架）但我不仅看到哲学家，而且还看到一些其他的年轻人。我们毕竟也在咖啡馆的前院中。然后有人宣布，现在——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爱因斯坦（！）要演奏小提琴。首先是几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最后是一首有名的童谣。真的——身穿便装，脸色快活和头发花白的爱因斯坦走上前来。他拉得很好，最后在拉那首童谣时我看见，他的耳朵随着节拍在晃动。他在晃耳朵！这时，许多人站到他身边，也开始晃耳朵。就是我也很想站过去，可贾姆巴蒂斯塔认为，这太冒险。

“太糟了！”我想。爱因斯坦似乎看到了我脸上那有些不快的表情。无论如何他在演出后来到我们桌旁。我们两人称赞他的演奏艺术；可他突然仔细地打量我，然后叫了起来：“诺拉！……”

他没能继续出声，因为贾姆巴蒂斯塔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我们可不想有骚乱，”然后他对爱因斯坦解释。

当他们两人互相交谈了一会儿后，贾姆巴蒂斯塔问我：“诺拉，你眼下到底在读什么书？作为你的哲学保护人我可有权知道这点！”

“我正在读乔斯坦·贾德的《纸牌的秘密》，柏拉图的《你到哪里去》和《菲多篇》。”

“好，好。《菲多篇》你也在读！苏格拉底的死，啊，啊……”

“啊，我真的认为这了不起。苏格拉底以何种自



信喝下毒药。他在临死前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他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否则他也许不会相信他那不朽的灵魂！那些相信他们的灵魂将同他们的肉体一起消失、人们又很快会把他们忘记的人一定非常悲哀！”我说。

这时阿尔伯特附和我：“啊，是这样！我也不害怕死亡。如你所见，我也没有理由害怕，因为在这儿能很好地继续生活。尽管只是作为灵魂，但这没关系。”

我问：“苏格拉底不害怕死亡，难道是因为他直觉地知道，死后必定也有美好的事情，或者他出于理智的原因这样说？”

“我认为，两者都有！”贾姆巴蒂斯塔这样说。

你觉得如何，维托里奥？我然后说：“我知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一个童话，它也涉及到死亡和不朽的灵魂。它叫‘小美人鱼’。我很喜欢这个童话。”

我们接着还谈这谈那，然后我得回家了。贾姆巴蒂斯塔重又飞着把我送回我的屋中。我觉得很遗憾，你没参加这个节日，但是也许你因为韩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

你知道吗，我的地理老师说，我们人类来自猴



子！除她之外我还认识许多人，他们也这样说。你也相信这点吗？我对此毫无把握，因为尽管最早的人类与猴子有相似之处，但他们毕竟有理智和一个灵魂，不是吗？而这个灵魂不可能有了这样的发展！你认为灵魂也发展吗？

我正望向窗外，雨下得很大。骤雨阵阵掠过天空！另外钟声鸣响。某件隆重的事情在空中和一切之中孕育着！天边上飞翔着一只奇特的海鸥……时而有正如刚才那样的时刻，那时我觉得，它们是一个伟大的，伟大的节日的先兆……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就此想说什么。

好了，现在我得赶快去信箱，以便信明天就到达！这可能对你是“今天”！我和所有的人祝你在韩国的日子非常愉快！等你回来，你会告诉我那里的事吗？

大家问候你，  
你的诺拉！

1995年3月27日



亲爱的诺拉！

深夜从巴黎返回，为的是第二天飞往韩国，这时还能拿到你的信，这真让人高兴。信看来也证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大会组织者们对哲学的思考：哲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不能把它仅仅让成人去研究！在有许多重要哲学家发言的巴黎大会上，也有几位中学生出席会议，他们有机会向著名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提几个问题。大概由一个8岁女孩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对此塞雷斯回答：“世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而我从心里希望，由于你的加入它在你生命结束时变成同现在不同的样子！”

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提一个怎么样的问题？（提问几乎同回答一样重要。）

啊，目前我已有整整一个星期在远东。相当累，但它也是一次令人神往和我不愿错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欧洲以外国家——人们在那里，在短短几十年中，成功地创造出了适当的和分配得当的财富。更令人惊讶的是，首先



这在其他欧洲以外文化中没有或没有很好地成功（除东亚之外）；第二这些其他文化与东亚文化相比同欧洲文化有更亲密的关系：甚至同印度我们在语言上也有亲属关系。相反，东亚同欧洲只有很少的联系——但尽管如此这个文化圈不久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并且继承欧洲工业的遗产。一方面我为这个国家的成功感到高兴——他们无需像在印度那样遭受可怕的苦难。另一方面人们在这里也感到某种忧虑；倘若这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大欧洲或北美洲，地球在生态上就会萎缩，而现代化进程却不受这种后果的干扰继续导向人类灵魂的丧失，这十分令人可惜。

亲爱的诺拉，即使作为成人，你也会成功地保持你心灵的儿童的活力，但是，全体人类和全部文化都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对此非常怀疑，倘若世界最终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神亦即儿童时代的每颗火花统统熄灭，那就太可怕了。也许这就是原因，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文化同样迅速或同样具有影响力地发展？也就是说以便理性时代中在大多数人那儿已经枯竭的资源能够保存？昨天我和霍南参观了一个重建起来的朝鲜古村。她告诉我。在她儿童时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而今天，汉城人要想见到蚕蛹，甚至狗和鸡，都得坐一小时的车出城。这让我感到悲哀。在三

十年中一个保持了几千年的世界就消失了——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想到就不寒而慄的事情？要是人们同苏格拉底一起对灵魂的不朽深信不疑，一个人的死同样也是令人沮丧的，但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的死亡则更加令人震惊。你说呢？

当然，韩国不仅仅成了一个有高楼大厦、汽车和电脑的国家。你的哲学保护人有一次在一篇美丽的寓言中写道，正如河流在入海后还长久保持其淡水的纯净，文化也相似地保持其以前的状态。这对韩国也正适用。萨满教徒在韩国社会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几天前我和霍南一起探访了一位著名的女预言家）；在现代化的电梯中第四层不是由数字，而是由一个象征幸福的字母表示，因为4在东亚表示死而人们害怕这个数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在欧洲更加礼节化；人们敬畏地在教授面前鞠躬。对了，就是从语言上也可清楚地看出，人们多么为别人着想并且照顾到别人的社会地位。比如针对这个问题：“他不在家吗？”人们这么回答：“对，他不在家”或者“不，他在家”。也就是说，人们不涉及与此有关的事态，而是涉及对话伙伴的提问。此外有趣的还有所谓的敬语，我们不熟悉的动词系统的范畴。当然，我们这儿人们也区分“你”和“您”；但是，像“这张桌子很小”这样一个





句子面对所有的对话伙伴都将同样的表达。在朝鲜语中相反，动词将随着说话对象的改变而听起来不一样。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你有什么看法？思想影响语言，或者语言形成思想？

在去汉城的飞行途中我们穿越了中国。当我们飞越北京时，天是多云，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却清楚地看到了上海：一个巨大的城市在一条大河旁展开，完全可以感到那下面人们忙碌的活动。我想，就是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富裕和现代的国家。

当我探究为什么东亚恰恰能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时，我突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飞机舷窗往外观望，看见一个年迈的中国人坐在机翼上！上天保佑，但愿他不掉下去，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我吃惊地转向我的邻座，但是，尽管他望着同一个方向，他看来什么也没发觉。我再次向机翼张望，老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啊，对了，一个哲学家！我终于明白。啊，诺拉能同贾姆巴蒂斯塔飞越天空，我却不得不坐一架现实的飞机并且为环境污染贡献一份力量。但是，真正的哲学家死后能重新像孩子那样飞翔，只要他们想同飞机乘客交谈，他们就在金属大鸟的翅膀上休息。

这时，那个中国人指了指自己，我恍然大悟，他

想说什么。那是孔子，他这样回答我的问题，儒教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基础。

“你喜欢这个发展吗？”我继续问他。

“好吧，只要家庭完好无损，我没什么可反对的——相反；因为这个发展提高中国的威望。”

“但我有许多不同意见，”突然另一个中国人发话。他就坐在孔子身后，开始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才进入我的视界。“我对汲水井已经感到不舒服——对今天的世界我还能说什么？你们难道没发觉，随着这些所有的机器的使用人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像机器？道究竟在哪里？”

“庄子，难道我们该完全放弃技术？如果不是，哪里是我们可以到达的准确的界线？”

“这是个困难的问题，维托里奥，我只能尝试着回答它。要是你感到，你不再觉察到山水之美，你不再能像一个小孩那样高兴，那么你就已经走得太远。也就是说，享受汉城风景的美丽，像诺拉一样经常思考，要是这样，你乘坐了这架飞机就是合法的。”

我还想问他他对人来自猴子这件事怎么看（我猜想，这作为人们自然联系的标志不会使他不喜欢），但是我们已经开始降落，庄子和孔子手拉着手，从飞机机翼上跳了下去，飞入天空，继续向东而去，方向





日本。

亲爱的诺拉，我希望你们大家，尤其是你亲爱的祖母身体健康，我衷心地祝愿你！

你的

维托里奥

1995年5月27日

信  
箱



亲爱的维托里奥：

你知道我眼下坐在哪里吗？两个沙丘之间的沙中。我透过草丛望着大海，听它如何哗哗作响。正是落潮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只是海面上稍稍发蓝。几个人在海边走来走去，其中一人带着他的狗。地平线上海天相连。这里，在于斯特，景色很美。这是海中的一个海岛，有时人们会觉得大海无边无际，因为用眼睛望不到尽头。但这儿几乎没有树木；这使我感到若有所失。现在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也许将在雨中继续写下去。你好些了吗？我希望是这样并在此寄去我衷心的健康祝愿！星期一我们重新回家，到那时你可以来我们家住几天。也许这样对你来说就不会太无聊，因为你由于眼病反正不能看书。我还会读给你听。不过要是这样你得把莱布尼茨——译文带来，因为我不懂法语。维托里奥，你总是读这么多小字母，看你以前用那架字体那么小的电脑，这太轻率了。人们不该如此草率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是上帝送给我们并使它具有生命的，它不管怎么样是独一无二的！



对不起，这封信写得这么迟。我在过去乃至以后一段时间里真的很忙。不过尽管如此我愿意继续写下去。维托里奥，要是你给我写信，能否在电脑上打出？或者写得清楚些，求你了。因为读懂你的信这总是这么难，而我一直无法单独看你的信。

现在说说韩国：是的，如果一种文化消亡，这让人悲伤。我也认为是这样。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可以把一种文化的死亡同一个人的死亡相提并论。因为文化最终来说是通过人产生的。此外我不相信，韩国的这种从古老文化到技术的进步，肯定不是好事。人们会说，他们重又希望以前的时代。因为，就是以前的时代也并非完美无缺。人们不能说，现在的时代是一条弯路，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事实上所有其他的时代也都曾是弯路，因为没有一个时代真正是值得向往的。我觉得，人们更应该说，我们得重新开始，重新行动和看一下，什么事我们能做得更好。而不是去希望，再次从头开始。不是吗？因为我们理想主义者说，一切都是它的意义。而且，维托里奥，文化在精神上还存在着！它也给了我们人类某些东西。我们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我也思考了一下，在整个世界上也许一直需要有这全部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神的阶段，怀疑的阶段和

成熟的阶段。尽管我正在思考，哪个国家也许处在成熟的时代？！因为，成熟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也就是说善……也许我们在等待这种综合——或者我们得自己去建立它。

你问道，我认为是思维影响语言还是语言影响思维。我觉得，在韩国思维影响语言。事实上我想不起一个国家，在那儿情况不是这样。你知道有这么个国家吗？你同机翼上两位哲学家的相遇太有趣了。我更站在庄子那一边。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孔子看来家庭比技术问题和环境污染要重要得多。啊，为什么他认为家庭就这么重要？你能为我解释一下吗？就这样吧。你们谈了技术的极限。庄子认为，在人们意识到对自然的审美趣味丢失的时候，是极限。我以为，这大概还太少了；因为这样人们还可以天天坐飞机，只要人们还以为森林是美丽的。自然必须对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我相信，这样他才会主动不这么做。两星期后妈妈得写一篇报告，内容是人们为什么必须保护环境，为什么这是必要的，什么迫使人们这么做。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和有趣，因为它在某种方式上决定我们的未来。你知道吗？我的一位女同学和我想组织一个俱乐部，吸收一些尚未发觉生活有多美和多么宝贵的成





员，告诉他们这点。我们说，这是一个环境俱乐部；我们特别想为热带雨林及其居民出力。但是我们也打算对新发迹的消费主义提出抗议。

这次我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遇到“半个”哲学家。当我坐在这里的于斯特岛上时，突然发现，一个老者坐到了我的身旁。他胡须花白，眉毛浓密，浓眉下藏着一对乍眼望去有些怒气的眼睛。他对我微微一笑，这时我明白，这是特奥多尔·施托姆。我眼下读的书中，有他的中篇小说，而我也见过几幅他的画像。不过想认出一个人，实际上也不需要这类画像。无论如何我认出了他，而他用食指指给我看堤坝上一个不太清楚的身影。他充满期待地望着我，我眯起双眼，以便能看得清楚些，因为人影非常模糊，如前所说，不太清楚。我耸了耸肩。我想以此表示，我无法认清这个身影。这时他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前额，说：“闭上眼睛，诺拉，这样你就能较清晰地看到他。”

我想，他可能疯了。从何时起人们得闭上眼睛，以便能看得更加清楚？但这时我有了个主意。我闭上双眼，尝试着用内眼看。这时我认出了那位骑白马者，看到他如何越过堤坝。我睁开眼睛，现在也能这样看到他。他的披风飘散在他身后——他那匹白马的蹄子

在牢固的堤坝上隆隆作响。我向特奥多尔微笑——我明白了。我觉得，这位骑白马者适合我们的题目，不是吗？然后我得走了。我得去吃饭，另外还答应过贝蒂娜。和她一起看日落。

最后我想，作为“永恒的精神”，灵魂实际上不真正活着，而是“在”。因为，活着的东西会消亡。而灵魂在死后像我们人类一样不再具有尘世意识了吗？它没有意识，它仅仅“在”，可它使物质有生命。物质和灵魂一起产生生命。这也就是说，所有的生命具有灵魂，没有一个生命是比如像纳粹想说的那样没有价值。

另外，我还没谢过你几周前托妈妈给我捎来的花籽。非常感谢你。花还没有开，但它们大约已有十厘米高。我为开花时节感到高兴。

在你参加的会上，有一班法国学生向一位哲学家提问。就此你问我，我会如何回答“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我又会提什么问题。

很难对第一个问题说些什么。那位法国哲学家已很好地作了回答。我很难再作什么补充。

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说。它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自然这样创造了它。或者因为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





我们才承担着对世界的责任——而且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个责任，世界也许就成了这样。人们得负有责任心地使用自己那巨大的力量。此外——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我相信，人会变好——肯定是这样！

你知道吗，维托里奥，人们可以提出的，而且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有许多许多。也许你可以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继续帮助我：

1. 宇宙、天地、世界是无限的吗？
2. 一切的时代有无终结，天堂会在哪天出现吗？

亲爱的维托里奥，我祝你早日康复！请周末来我们这儿做客。这个周末我的一位要好女友也来。那时你会认识她，而我们可以向你提许多问，与你交谈，如果你不太累和有兴趣！妈妈、爸爸、祖母和贝蒂娜也会很高兴，如果你能来的话。我们还会给你上眼药。这太好了！你可以长时间睡觉和休息，我也会给你读点什么！

现在天已开始变暗。楼燕在空中飞来飞去，一切都已抽芽！你送我种籽的那些花也一样！

不久见

你的诺拉

1995年6月5日



亲爱的诺拉：

你的来信和你寄来的、我已听过数遍的磁带是一个巨大的欢乐；我相信，它们为我眼睛康复的进展有很大助益。通过闭眼才能正确看到某些东西，我觉得你的这个见解非常机智——对处于我这样境况中的人真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过去的几星期给了我机会，对我在自己生活中做的某些好的和不怎么好的事进行思考。你说得肯定对，属于那不怎么好的事中有它，即我没有足够地爱惜自己的精力。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在你们那好客的家中度过了这个周末，很好地放松了自己。

你亲爱的妈妈甚至这么友好，写了这封信——这不仅伺候了我的、同时也伺候了你的眼睛！因为读你妈妈那漂亮的字体你不会有任何困难。我也很高兴，能在这里认识你最好的女友。在你的年龄中没有什么比找到同龄的朋友更重要了，同他们一起可以克服这个英雄崇拜的年代。

在这个阶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孔子关于家庭重要意义的观点不易理解——因为人们首先得敢



于迈出离开家庭的步子。但是正因为你和你的全家有这样一种无比的幸福，你不该过于怀疑，家庭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小孩在此之中首次体验到集体，而这个集体得承载个人。

你的信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你最终认为个人比一种文化重要，因为文化由单个人组成，这点我很喜欢。更重要的是你的认识，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能抱怨全面的发展，而应该在这些发展中发现意义。事实上是这样：即使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事令人忧虑——其中有一种非人类的力量在起作用，即使这个进程中许多事有危险性，人们还是必须经历这个进程。黑格尔有一次对希腊世界这样写道：但愿对这个国家，对这种状况的渴望得到允许。可他使用了非现实的“但愿”，因为他正是这样以为，人们得与人们身处的时代妥协，不要去渴望其他的时代。

我们无法走回头路，但是我们要努力使未来变得好些——就像你同你的俱乐部做的那样。你关于灵魂的思考很有趣，尽管我没有完全理解。要是我对你的解释正确，你是说，能够死的东西才能获得生命，所以这也是物质的；一朵花活着，一个动物也活着，总而言之，生物活着。但是不能够说上帝活着，也不能这样说一个无形体的灵魂。这是你想说的话吗？

对于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你试图这样回答，说上帝这样创造了它。但由此又有另一个问题被提出，上帝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创造了世界。他在选择时完全是自由的？或者有他遵循的准则？最后，你把对世界目前状况的某种责任归于人类，比如你写道，人对上帝可能是最危险的，正因为他是万物之灵。但是，上帝难道没有预见——甚至或者预定了——人人将做什么事，以至于他的行为最后还是可以归到上帝身上？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之间一个我们已多次讨论的有争议的问题，它现在只不过再次出现。

亲爱的诺拉，你那两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而我今天只能满足于探讨第一个问题：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长久地思考这个问题，遇到了通常的异议：要是世界是有限的，那么人们能够到其边界，伸出手臂——这样在边界的另一边还会有什么东西。但是，一个无限的世界同样令人不安——它看来缺少尺度和秩序。我走在你们那中了魔法的花园中，为这个问题苦思冥想，突然看到两个男人在激烈地争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年长约三十岁，而尽管他们争论激烈，还是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似处。

“请镇静，我的先生们，”我干涉这场争论，“别吵了，请告诉我事关什么，并请告诉我你们是谁？”





年长的那位礼貌的欠身，并作自我介绍：“鲍耶，数学家。”

年轻的那位同样这么做，说同样的话：“鲍耶，数学家。”

我迷惑不解；我难道是一种人物裂变的见证人？这两个人看来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他们齐声说：“不，最尊敬的朋友，您是某种更糟糕的事的见证人——真理的分裂。”

我目瞪口呆，这时那位老者说：“我一生的目标是——证明欧氏几何学的公理。我乐意承认，我没有达到我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我儿子现在放肆做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好吧，我只是展示了，欧氏几何学的定理并非一定正确——只有人们以平行假设为前提，这些定理才有效。但是人们也可以接受另一种假设，要是这样，有效的恰恰是另一种几何学。”

“这可是太可怕了！”父亲叫道，“几何学可不是一种取决于任意备件的东西。要是有多种互相对立的真理，那么真理的全部尊严将荡然无存。”

就是我也感到不知所措，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这场父子间的争论意义非常。“我的先生们，也许你们能回答围绕我的女友诺拉的这个问题——空间是有限

的还是无限的？”

“伟大的欧几里德的空间当然是无限的，”老者说，“每个受限制的平面都可以延长——每种界限都是任意的。”

“这得区别地看，”年轻的那位插话，“可以设想一下公理系统，根据这种系统空间必须是有限的。请你想像一下球面。按照通常的理解它是一个三维图形、亦即一个球体的边界。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它是真正的二维形体，真正的原始的平面。在此之上人们尽管可以不断向前运动，永远不会撞上一条边界，但这还是一个有限的面。”

“但这只是一个二维形体，你也认为，空间是二维的？”

“当然不——人们只需要想像类似球面的三维空间。这样它就是有限的，但不是受限制的。”

“不过，没人能想像这样一个空间，”他父亲大声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个弯曲的三维空间只有在一个四维的欧几里德的空间中才能想像，而阐明一个大于三维的形体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对的，”儿子证实，“但是，相信我们的直观是我们认识能力的界限，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可以指望这类几何学，这就够了。”





说完这些话两个男人一下消失。而这段对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一方面我理解父亲的害怕，他看到了几何学的美受到了威胁，如果有许多种几何学的话。另一方面这也很有魅力，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完美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比如像这样，通过非欧几何学中的一种看来能成为可能的方式。你对这位年轻的鲍耶的建议感到满意吗？或许你以为，越过我们空间直观的界限是危险的？鉴于我眼睛的这种糟糕状况我得承认，思维不该依赖直观的这种观念很让我喜欢……

衷心的问候你

你的视力很差但精神上能把握你本质的朋友

维托里奥

1995年7月10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谢谢你的来信。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是，那位年轻的鲍耶讲的话相当难解。你知道吗，开始我根本不懂，作了长时间的思考，但现在我已明白了一些鲍耶的话。实际上这很吸引人。在作某些基本假设时也能使用其他假设。不过这也很危险，因为人们以此干脆让某些人类的“支架”“倒塌”。此外，然后还有许多真理。我相信，有一个客观真理。否则的话，上帝也不存在！也许我们人类无法发现一切，这也许是好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思考某些我们已不再能够想像的事，比如一个球是二维的，还比如上帝。不过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客观真理的一颗小火花。鲍耶的有一个思想我也觉得很有趣——亦即在宇宙中对立面已被消除，宇宙是有限的，但没有界限。这里我自问，上帝那儿对立面是否也被消除。我们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它再次进入我的意识。而现在的问题是，上帝在创造时是否自由。因为，倘若在上帝那里对立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除，那么善与恶的对立也已消除，上帝身上也就有恶。要是这样，世上的恶来自上



帝自身。

另一方面，恶也可能来自一种坏的对抗力量，也许来自魔鬼。

或者，恶来自人的自由。要是这样，上帝在创世时承担了一种风险。但是，如果他能预见呢？

我主要讨论第一和第三种论点，也就是说，如果上帝是所有一切的综合，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切中的至高无上者，那么上帝身上也有恶。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笑的想法，不是吗？由此对上帝的想法变得如此实际，如此无情。如果上帝在创世时因为给了我们人类自由而冒了一种风险，那么世界也许就有了一种较清楚的意义。这样我们就有任务，清除世上的罪恶或至少消灭我们自己身上的恶。我觉得，这是个美好但又困难的任务。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上帝冒了一次风险的命题上。这个想法我实际上最喜欢。只不过上帝在这里也许有些过于仁慈。另一种看法逻辑性更强些。（在这个题目上人们能以逻辑“工作”吗？）

要是上帝只能创造善，那么他就不是至高无上者！这样就必须还有一个反题和一个合题！啊，这如此困难，无法想像！也许每个人有一个对他来讲“真实的”、自己的和个人的上帝观念，因为他不能理解

客观真理。

但是，我们人类在这点上竟然如此无知？！

对了，你正确地理解了我关于灵魂写下的话。我相信，它在死后进入另一个状态，只有与身体结合它才能“活”，而生命消失着。也就是说，上帝也不能真正地“活”，否则他就不是永恒的。你对此意见如何，维托里奥？你给我写了一句黑格尔的话，它非常好。但我不完全理解，为什么人不应渴望。因为，只有当人们渴望某些美好的东西时，人们才会受到驱动，把愿望和要求付诸实践。不过我觉得，黑格尔是在另一种语境中讲了这句话，不是吗？

你知道吗，维托里奥，最近我很想能像一只鸟儿那样飞翔！这样我就能无拘无束地在空中跳舞，飘浮和飞向更高的区域！啊，这样就太好了。

我们这个古老的城市教堂的钟正敲了十下。天已暗下——时而有闪电和雷声，下起了小雨。空气舒适清新，尽管如此不凉。夜色使人平静。每当我长久地望向天空时，脑海中就会浮现许多想法。

今天我们拿到了证书，礼拜结束后又同我们的女班主任道别。（她得到一个新的班级，而我们有了一位新老师。）明天我们去英国。我已经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谁知道呢。也许我在那儿会遇上什么人！在康





信  
箱

沃尔郡有许多礁石和岩洞。那儿的什么地方，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曾生活和统治过。很吸引人，不是吗？

我会从英国给你写信！

等我们回来，你得再次来看我们？（或者我们来看你）。

另外，你最近的那次来访太好了！

不久见！

你的诺拉。

（在信封上）：

又及：从花籽中长出了西红柿枝丛！上面已经挂着两个西红柿，但它们还是绿的！

220

埃森 1995年7月14日



亲爱的诺拉：

今天早上收到你我盼望已久的信，又是一个大喜悦！多谢！对不起，我再次用笔给你写回信，但首先我这样可以坐在露天就写，其次我觉得电脑打印非常没有个性，而且，如你所知，我们的通信对我来说很重要；用电脑我只给枯燥无味的同僚写信、而不用来回复姑娘！也许巫师墨林能帮你解读我的笔迹？在康沃尔郡你很容易遇到他。因为他是我儿时的一个老朋友，他能轻而易举地帮助你，或者你可以求助于我们共同的朋友舍洛克·福尔摩斯，他已解决过比破译我的墨迹更难的问题。我听说他得出了结论，理性神学的基本问题比莫里亚蒂的诡计更吸引人，特别是因为上帝的复杂性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他不可想像地简单，这非我们那混乱的理智力所能及——特别对那些卑贱的、身陷诋毁迷宫的阴谋家是这样。只有那些自身简单的人才能理解上帝，尽管只是接近地理解。

---

中世纪亚瑟王传奇和故事诗中的巫师和贤人，与古代凯尔特神话中的人物有关。



我思考着你的问题，又带着这个信念进入咖啡馆。幸运的是——或是命运的安排——尽管天气炎热，有四位先生正坐在桌旁，谈论着“上帝和罪恶”这个问题。其中一位给人以来自近东的印象，显然有过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他说话果断又感情激烈。

“恶绝对不可能来自上帝，”他叫出声，“上帝是善；恶与他毫无关系。这也就是说，恶一定来自一种恶的原则，一个上帝的对立面——恶之神，善之神的敌人。存在着两种原始力量。”

“不过，我亲爱的琐罗亚斯德，”一个和气的、眼睛大大的男人回答，“上帝只能有一个。有两种原则，那么两者不管怎么样都是原则；它们就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原则性。而这是绝对的，人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存在的顶端是一。”

“我亲爱的柏罗丁，这个一难道是善？”

“当然，能够进行统一和联接的，是善。分裂是糟糕的事。分裂不能是神圣的特点。”

“那么恶从何而来？”

“恶只是善的缺乏。它不是真的。它仅在虚无附近颤动，远离丰富的存在。对此我们最好沉默，因为那里没有什么能认出的东西。”

“你说得不对，”琐罗亚斯德激怒地回答，“恶

在！又怎么样存在！疾病可能意味着有机体的解体，但恶是强有力的，它们起着作用。也许最后也会摧毁自己，但在此之前还会摧毁其他别的东西。自以为是地无视恶是错误的——人们得战胜恶，认真对待它，研究它……”

“难道也是会和它相似的危险？”柏罗丁忧郁地打断他。

我专心致志地听着这段对话，根本没留意另两位哲学家。一个有着一张若有所思、斑点密布的脸——这是汉斯·约那斯！他朝我眨眼示意并问道，汉斯·约那斯——协会是否已登入在协会目录中，然后加入谈话。

“柏罗丁，恶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可惜。我愿意你是对的——但至少这个世纪证明你的论点是谎言。恶一直存在，但是由于现代国家的缘故而落入它手中的权力，给它提供了一种它以前只能梦想的现实……”

“我这样理解你对我们的朋友伊曼努埃尔的批评，你同样坚持存在和善之间的关系，”柏罗丁礼貌地打断他的话，“这没关系。不过要是这样根据你的看法恶究竟从何而来？来自上帝？”

“决不是这样！上帝以创世脱身而去——作为习





俗准则的声音他告诫和敦促地飘浮在上；但世界由它自己的法则决定，属于这些法则的也有偶然，而在人身上这种偶然被证明是自由，对善和恶同样如此。”

“真的？”桌旁第四位先生以平静和沉稳的声音问道。此人带着一个巨大的发套。他极其友好地对我欠身施礼。当他明白我认不出他时，便简短地自我介绍：“来自汉诺威的戈特弗里德。”（你会想到谁？但这不是我们那位共同的朋友；我早已认出他。）然后他重新转向汉斯·约那斯。

“你设想中的两点我不怎么喜欢，我请你对我解释，你如何解决我的问题。首先，你的上帝对我来说过于软弱。他当然不是无所不能。看来也不是无所不知，因为否则的话，他也许不会马上解脱自己，会预见到随着他的权力的界定，世界会遇到什么事。倘若上帝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那么恶就不是他想要的（因为事实上这样以为就是一种罪过），但还是不得不默认了此事。为什么？好吧，因为从征服罪恶中能比从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中产生更多的善。第二个我从你那非常值得考虑的说法中得到的疑点是这样。你似乎假定，人会没有理由地行动。可我们必须时时对一种断言的理由和一个事件的起因发问。谁熟悉一个人，就时常相当清楚地知道，他会如何作决定。一个

人道德越是高尚，人们就会越是有把握他将做善事——如果自由是某种更有价值的事。不过汉斯，请告诉我，你会做恶事吗？”

“你用你那第二个问题把我逼入窘境，亲爱的戈特弗里德。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回答自然是这样：传统归于上帝的属性，不都是真的得记到他帐下。一个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对我来说远比一个作恶的上帝更可爱。”

“做恶？不！他只是没有去阻止。因为从中将产生善……”

正在这时，有个体格健壮，目光深沉的男人走到桌旁，手里拿着一条鞋匠的皮带。

“对不起，请允许我插入了你们的谈话，但这太重要了！戈特弗里德，对上帝的行动和放弃的区别不令人信服。要是我放弃帮助某人，这远没要是我损害某人那么糟，因为对我来说，一种具体的帮助比放弃这种帮助要累得多。倘若帮助某人不花费我任何东西，而我不这么做，那么我同损害别人一样有罪——除非为了别人独立性的缘故没有进行干涉。但是就你看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而他创造的正是自身，没有对自身的干涉，区分行动和放弃，这毫无理由。”

“你想说什么？”





“恶一定以某种方式在上帝身上存在，当然只是他在世界上取得了独立的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帝不是纯粹的正面，他身上一定也包含着反面。”

“太妙了，雅各布！”第六位突然加入谈话的思想家喊道。那是黑格尔。他拍了拍他前面讲话的人的肩膀说，“绝对一定是肯定的综合物——不仅仅是统一体，而是统一和多样的统一体。没人反对上帝，除了上帝自己！”

这时我壮胆插嘴加入伟大哲学家们的谈话，“亲爱的黑格尔，我的女友诺拉想从您这儿知道，为什么渴望不被允许。”

“正如戈特弗里德正确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们生活在可能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里——渴望是对当代的不满，亦即对上帝的忘恩负义。”

“但是，许多反面的东西亦同属于可能世界的最好的世界；也许有几个时代，尽管是必要的，比其他时代更加不幸。人们在这些时代中难道不能渴望较好的时代？”

“不，因为当代总是比过去好。”

“黑格尔，请恕我冒昧，这里你弄错了，”约那斯激动地喊道，“历史上不断有道德意识中可怕的倒退。你的乐观主义是不负责的，而责任的思想以自由为前

提。”

讨论变得更加激烈，因为我知道，约那斯根本不喜欢黑格尔。我决定抽身而退——至少柏罗丁会理解我避开吵架的举动。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已故的灵魂感情还十分强烈……但在门边我还是被人短暂地留住，被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

“这些思想家们还会吵很久。他们都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以为人们能够以理性解决这个问题；理性对此无能为力。人们得直截了当地相信自己的心说的话。”

“啊，我很高兴，我的女友诺拉有一颗善良的心，同时又有良好的理智，”我回答，“看来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立。”

我从他身边逃离，以便给你写信。

亲爱的诺拉，我衷心希望，你们大家很好地享受在英国的假期，衷心的问候你！

作为你的维托里奥

1995年8月1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的来信。这张明信片可惜还不是完整的回信，但却是一位报信人。我们正坐在剑桥这个喧闹的城里，远离大海、墨林和亚瑟王。这个城市及其所有的学校和教堂都让我喜欢……不过它们让人想起意大利。德文郡的农庄真是太美了。在那里人们可以让自己的思想信马由缰，编想故事。人们可以远眺那有些起伏的田野。而海岸边的礁石和地峡尤其美丽，但是很让人忧伤。我喜欢英国。在这里可以遇到几乎来自各个时代的有趣的人物！

不久见，等到下一封信，

你的诺拉

1995年8月15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当我约三周以前在英国的一个美妙舒适和真正英国式的农庄里拿到你的信时，我是多么高兴。农庄主的男孩，那个小本恩把信给了我。好吧——非常感谢！

你收到我的明信片吗？要是收到，你就一定知道，我爱上了英国。我觉得，这整个生活意识与我们那儿不一样，就是人的类型也不一样：他们更开朗，友好和乐于助人。有一次，我和也是12岁的主人的女儿在学校里，听了整整一天的课。休息时一大群学生围住了我，问我是谁和从哪里来，向我表示友谊并且尽可能的帮助我。我相信，在我们那里，人们会感到拘束，不会就这么干脆地接近一个陌生人。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缺少兴趣，更是因为人们养成了保持距离的习惯。而英国作为一个国家也让我感到喜欢。人们到处可以发现来自几乎所有时代的痕迹。从凯尔特人一直到伯爵领地和修道院，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开始。

只是在许多角落风景有些令人感伤。有一次我们



开车一直开到海峡。海浪咆哮在英国尽头的嶙峋的礁石上。人们的身后是随风起伏的草地和花场，身前是大海和礁石。就是这地方的情调也更引人深思而非让人高兴。此外，我在那里不得不想到我们的想像力和理性。海洋也许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们只能看到地平线看见海水，然后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我们知道，海水在地平线后面继续延续。

但是我们也到了诸如廷塔吉尔、索尔兹伯里、牛津和剑桥这些城市。要是我成绩足够好的话，我也许会想在剑桥上大学。不过重要的是，你能上哪所大学。

当我在廷塔吉尔的“墨林的洞穴”上方的礁石上坐着的时候，我不得不想起圆桌骑士们寻找圣杯的事。根据英国的传说，加拉哈骑士是惟一被允许见到和碰圣杯的人，甚至还被允许喝它，这我已不太清楚。但此后他死去。我相信，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完整地占有耶稣在他最后的晚餐时用过的，象征爱、上帝的崇高和与耶稣同在的圣杯。只有当我们死后。我们才能得知真理，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消灭我们身上的恶。到那时，我们就到达了寻找

……啊，寻找“圣杯”的终点。（传说就是这样。）不过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会完全满足于这纯粹的信仰！

现在谈咖啡馆中的讨论：

你知道吗？事实上汉斯·约那斯、戈特弗里德以及咖啡馆出口处那第七个人的意见最让我喜欢。

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谈不上十分令人信服。本来我不该这么说，因为我自己也没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也许答案会有）。但是尽管如此！

要是如雅各布和黑格尔所说，上帝身上包含了善和恶，那么，人类的所有希望都被摧毁。这样也就没有天堂！这样我们根本无法与恶做斗争，因为这样我们得脱离上帝！（不过，也许综合根本不需要无条件地包含恶：因为，如果正像——我相信——黑格尔以为的那样，每一种综合都有一个新反题，这样就又有了一个综合，如此等等。那么这种综合就不断向上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恶就越来越少。然后这个“极限综合”实际上就只能由善组成？）

琐罗亚斯德的解释最简单明了，也许甚至是最令人信服。

不过你知道，我同样不相信有一个反上帝！对此我在上封信中已写过几个字。





约那斯的论点我很喜欢。你知道吗？他的一个暗示性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一个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对我来说甚至比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可爱。”上帝真的能无所不能？

不过最使我喜欢的是来自汉诺威的戈特弗里德！也许善只能与恶共存。否则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善！

不，现在我有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以这样一些理性的命题我们只会离事实上的真理越来越远！也许人们真的只能用心走近上帝。我一年前还相信的上帝，突然远离而去！

有着所有这些解释，我们只会变得忧伤；关于一个上帝的想像从来不像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对后者人们无须多问！他们就在那儿，和你在一起！

有时我埋怨上帝。这样我有时对上帝的存在根本就没有把握。

幸运的是我大多重新找回自己。

另外，我写完了米尔雅恩的故事，已经开始把它输入电脑。你想要的话，我输完后把它寄给你。

我已经在思考一个新的故事。

现在我仅仅还有一星期的假期。而这一周我和贝蒂娜在一个骑马农庄度过。（我的好女友也同去。）

对了，多谢你寄自丹麦的明信片！那儿好吗？但

愿如此！

在英国我读了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你知道简·奥斯汀吗？眼下我在读一本关于对巫婆进行火刑的书和一本叫《沙皇的俘虏》的书。你有一次对我说，你在我的年龄读完了整部《圣经》。我想，我不久也将这么做！

但愿不久就能再见，

你的诺拉

又及：请原谅我的乱涂乱抹：信的大部分我是在藻厄兰的森林中写的。

再及：你在信中用了“已故的灵魂”这个词。但是灵魂正是不会亡故的！它们是永恒的。难道不是？



信  
箱

233

埃森 1995年8月23日



亲爱的诺拉：

“这可太糟了！”——这是咖啡馆里人们读了你的信后经过几分钟沉默发出的第一个反应。起先气氛一片尴尬，然后响起了这一惊呼。它来自一个缠着头巾、目光严厉的男人。我从未见过他。

“九百年前我已说过：哲学只会导致混乱。哲学家们的矛盾就其本身来说已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如果人们把这些矛盾同心灵领悟的真理相比较。诺拉原本是这样一个逗人喜爱的孩子，对耶稣说了非常理智的话，由此身上不缺多少东西，就能让人把她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小穆斯林。可人们现在却同样让她面对这些矛盾，其惟一的结果是，她埋怨起了上帝，并且开始怀疑他的存在，这可太过分了！！！啊，你们这些哲学家们！要是没有你们，那该多好。他们只对人的灵魂造成伤害。”

“我对你说的许多话表示赞同，”布莱泽说（上次的第七个人），“当然你对耶稣的说明除外。不过至少在这方面你是对的，以理性去解决上帝的问题，这是胆大妄为。思维的自高自大必须受到制止；我们得带

着来自虔诚之心的谦恭接近上帝父亲（就我来看也可以是上帝母亲）。哲学导向虚无。”

“啊，这样实际上留下的只是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解散，”第三个人说，“我们不仅仅宣告自己死亡——我们早已是这样——而且也宣布我们的行业死亡。我们进入后哲学时代。乌拉，乌拉，万岁！”

“别这么着急，伙计，”苏格拉底这时插话，“在此之前，你得回答我一个小问题，对哲学的自我解体你究竟有论据吗？”

“大概你喜欢开玩笑？这是怎么一个问题！当然我有论据。”

“论据是某种哲学的东西或者不是？”

“好吧，当然是。”

“但是我们该如何认真对待这些论据——如果其要点是：作为哲学的产物论据已不再能受到认真对待？”

“停一下，”有个人喊叫。我没有马上认出他，但他显然属于那魔鬼三人合唱小组。“停一下，苏格拉底。关于哲学毁灭的论据像一种泻药，它排空肠胃，但自己也随之把自己排出。”

“或者像一架梯子，”三人中的另一人说，“当人们借它爬到上面后，就把它扔掉。”





“不过随后人不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我非常天真地问。

“是的，”第一个人重新发话，“如果人没有一个绝对的基础。它当然——在这点上我赞同我前面说话人的意见——不能由哲学提供。这个基础是《可兰经》。”

“亲爱的加扎利，但愿你没有说最后一句话……好吧，我几乎发觉了；但愿你依旧是个哲学家，不过这只是习惯的力量；我当然是想说：这样你就对了。事实上绝对的基础是《新约》。”

“太遗憾了，这儿我们的《可兰经》无效，”加扎利反驳，“因为你那最后的假设当然是错的。”

“能让我再问一下吗？”苏格拉底再次加入谈话，“你们大家都想放弃理性，因为它导致矛盾。不过，要是我没看错，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同样不能低估。我们该如何决定，哪种宗教有理？”

“通过信仰，通过心灵！”加扎利和布莱泽齐声叫道。

“不过，你们两人想必都依据这个信念，你们两个不可能同时都对。我们又究竟该如何决定，接受谁的信仰？再次通过信仰？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再次被提了出来，延续不断，直至无限。或者我们还是应该让

理性来助一臂之力？”

一个我熟悉的讥讽的笑声响起。一个目光锐利的小个子男人挤到前面。那是汤姆！

“嘿嘿嘿！”他笑着。“对你们的问题我有一个答案。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信仰基督教的大部分人来自基督教国家，而大多数穆斯林——真是巧合！在伊斯兰国家？哈哈！结论是什么？不是别的而是这个：人们视什么为真理，它取决于他们在产前的儿童时代被反复灌输了什么。”

“真理是社会训练的一个作用，”三人合唱小组中的那个维也纳人点头称是。“最后的问题取决于，人们在社会中普遍是怎么做的。”

“你们做得可是太聪明了，”苏格拉底打断他们。“大多数哲学家一直以为，真理先于社会权力，公正的权力以真理为准绳；可你们认为，真理最终依赖权力。衷心祝贺这个深刻的见解！”

“谢谢，谢谢，”汤姆非常激动地大声说，“我现在也让你信服了？”

“我总是有些慢；此外我自己根本没有意见，只想向别人学习。不过请告诉我一点，汤姆，你关于权力比真理重要的论点难道不是你最独特的发现和某种特别具有独创性的东西？”





“好极了！”汤姆叫起来。“终于有人理解了我的意义！”

“也就是说，基本的真理是被灌输的，这是你自己弄明白的？”

“当然，而且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社会的许多偏见——偏见如此强烈，以至于直到今天还不是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只有不多的人理解我的伟大。”

“这可真是太令人遗憾了，汤姆。但是请再简短地告诉我，然后我才会完全同你看法一致，你怎么能够摆脱你自己童年的偏见？如果真理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你说的话又怎么能是真的？”

“我听不懂这个问题。”

“真是这样？你平时可够聪明！让我再次和你一起审视一下你的论点：你和路德维希认为，根本不存在理性地决定最后问题的可能性。人们被训练成的样子，就是真的。”

“正是这样！”

“而你的精神的伟大正是在于，你自己获得了这个新的认识，而不是被训练成这样。倘若你是对的，这也就意味着，你正是没有认识到真理。”

“好吧，我必须让大多数人相信，我是对的——然后我也就是对的了！”



“请告诉我，汤姆，要是你想说服某人，你是否会一开始就告诉他，你的意图是让他赞同你，因为你的观点是真实的？或者你有过经验，说人们该认为某事是真的，这更令人信服；因为那是真的，而不是通过人们认为某事是真的来让这是真的？”

“对，是有人得这样对付的人，因为他们愚笨，还没有认识真理！”

“愚笨？没有对真理的认识？这怎么可能？他们还创造真理！”

“啊，苏格拉底，同你无法讲话。你是个诡辩家，故意歪曲别人的话，”汤姆生气地回答，悻悻离去。我觉得苏格拉底的论据很不错，并问他，他怎么看诺拉的发展。

“瞧，这个事情不那么具有戏剧性。有一些怀疑不会有什么坏处。相反，通过怀疑诺拉会对上帝的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父母不永远在那儿，有一天他们会死。就此而言，关于上帝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观念不管怎么样是迷惑人的。上帝更像人们无法否认的真理，因为人们以它为前提。如果人们要否定它的话，上帝正是在这里展示出他的伟大。倘若人们要离开他，就会像一个飞去来器那样重新被扔回到他身上。要是人们不再与他重新结合，这只是疏忽大意。”



信  
箱

240

“但愿你是对的，苏格拉底，”加扎利和布莱泽大声说，“此外，你把我们两人同汤姆区分开的对立相比，我们的对立很小。让我们互相握手言归于好！假如后哲学意味着让位给汤姆，那么我们宁愿接受你，苏格拉底！”

“也就是说，俱乐部不会解散？”我如释重负地问。

“不！”全体（包括汤姆）喊道，“有太多的事得讨论！”

我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而我希望，你同样如此。

不久见，

你的维托里奥

1995年10月3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你寄给我的这封信可真是一封引人入胜的信！对不起，我没有更早些回信，可我一直有许多事要做。我们现在有许多新老师；我同所有人都相处的很好。另外，我们去藻厄兰作了一次班级旅行。我们在那儿的青年旅社住了三天。有一天我们绕着一个奇妙的，清澈的饮用水湖徒步旅行了26公里，穿过森林和草地，越过小溪——正是穿过了藻厄兰。途中我们当然也休息过。有一次我们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对上帝、但也对我们自己提出了问题。我们得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把纸条放入一个信封。一两年后我们将打开信封，查看我们“当时”写了和想了什么，并就此讨论。太妙了，不是吗？

眼下我又坐在藻厄兰我们的小屋中。天在下雨，有些雾气，令人不舒服——但我喜欢这个。你现在也许已到了美国，因为我们昨天想和你通话，但没人接。

现在讲你的信。

致苏格拉底：



亲爱的苏格拉底，多谢你挽救了俱乐部！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件好事，如果你们解散的话。因为哲学太重要了，即使它包含着危险。在哲学家那儿人们可以有时把心“丢下”或者会太过于“理性”。（不过这样它也许就不再是哲学了，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智慧的爱”，而为了能爱，人们需要一颗心。）要是人们仅仅思考、思考和思考，把自己排除在真实的生活之外，这也不再是好事。

但我不相信，哲学哪一天会被真的放弃，因为我们人类不断地被吸引到这些问题那儿去，有时甚至是狂热地。我也很喜欢哲学——我认为这太蠢了，如果不再有哲学。这样人们就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这比怀疑这么多问题，思想和理性要糟得多。你知道吗，最近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变得有些忧郁和悲伤，也许还感到孤独。但这种情况大多马上就过去。

1995年10月10日



亲爱的维托里奥：

现在我接着写下去。现在谈霍布斯的理论，权力和社会对真理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很难：因为，环境、风俗和“获益”当然对人也很重要。以此能解释某种举止，以及为什么认为某种举止是对的，比如宗教。但我也相信一种客观的真理，它对一切有效。也许这一方不能排除另一方。区别在于，人们各种风俗和习惯是可变化的和与时代紧密相关，而客观真理是永恒的和不受时代限制的。

事情也许是这样：作为小孩实际上所有的人都“一样”。但当我们长大后，我们将根据我们父母的风俗受教育。到了那时，我们才开始寻找真理，这永恒的真理。我们的寻找将受到我们依此受教育（如上所说）的风俗的影响。不过，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摆脱它，因为我们人类由于我们的理性，在这儿的地球生活中是自由的。但我相信，我们永远不能摆脱永恒的真理或上帝。不，这就是说，我们能这样，但我相信，尽管如此我们心中一直还有上帝的火花，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放弃他。尽管我们自己也许常常对此不



甚了了。

不过你知道，真理据说来自有权有势的人，这的确太令人不快！

假如一个父亲统治他的家庭，禁止他妻子有一个职业，仅仅因为他有权力——这难道是对的？！或者，比如在对巫婆施火刑的时代——千百名妇女被烧死，只因为人们以为，她们鬼魂附身，这难道是对的？这就是惟一的真理？！不，可惜风俗和习惯也常常出错。因为人们太少使用理性和心灵。

我正在读的一本书叫《约那坦·布鲁姆的奇妙的世界旅行》，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一个犹太年轻人，17岁时脱离了他父母的家及他的宗教（或者他试图这样），走向广阔的世界，去寻找自由。我还没读完，但这本书很好看。我是在生日的那天得到的。我的生日太美了！现在我13岁了。这总有点奇怪。就是这样。我还得到了其他的书：《事情的奇异进展——马蒂阿斯·克劳狄乌斯的生活史》、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拉费克·沙米的《夜的叙述者》。我觉得这几本书都写得很美，我还得到了一盒小彩画颜色笔，因为我目前很喜欢画画。我的礼物中还有一个背包、一些新衣物、两张激光唱片和一把三角尺。我还希望有一次连续几天的徒步旅行。你知道，带“露宿”

的那种（就像我的表姐妹们说的那样）。

在我生日那天约翰尼斯来访。我和他又讨论了关于真理和上帝的问题——最后他提不出真正的论据！他做出样子，似乎他轻视一切同上帝有关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我们接受坚信礼的儿童礼拜排演“可笑”。那是星期天，即在我祖母生日那天。我写了布道词。题目是：“与摩西十戒有关的许多人的无所谓态度。”从总体上讲礼拜进行得不错。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我生日桌上还竖着我的洗礼烛架。上面现在有一支蜡烛在燃烧——就在我身旁。我希望你在美国的日子愉快！

但愿不久再见！

你的诺拉

又及：我很高兴，俱乐部没有解散！

再及：我希望，你不是永久性地去美国。

埃森 1995年10月13日



信箱

245



亲爱的诺拉：

今天早上（由于飞行疲劳，我比平时睡得时间长）我被邮递员唤醒。一件高兴的事，他给我拿来了你的信。我感到非常遗憾，我没能在你生日那天拜访你。不过首先我们不管怎么样明天就会见面——让我也以文字的方式祝你一切的一切顺利。我尤其希望，你会克服你提到的突如其来的忧郁感，这在你的年龄中是完全正常的事；也希望你能把你那童年的信仰，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至你的成年人年龄中。你有清楚的思路和高贵的心灵——一种不常见的组合，由此更加珍贵，也是上帝能给你创造的最美好的礼物。在这件礼物边上，一切即使十分贵重的生日礼物也显得黯然失色。

其次我在你生日那天的缺席，有一个大好处。碰巧在你生日的第13周年纪念日的那天，我得在哥伦布大学作一个报告。我知道，我非常喜爱美国的大学，同事及大学生们的好客和专业上的兴趣再次让我深感荣幸。我的报告涉及到赫拉克利特、卢尔以及尼采的孤独和主体间，研究了那些以文字的方式探讨这

个问题的贤人。一个名叫莱斯利的、聪明过人又讨人喜欢的女同事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说，卢尔和尼采诗意地谈到的主体间仅是他们的主观经验，而不是什么现实的东西。这项指责击中了我的要害，因为它太有道理了。

我思索着这个问题返回旅馆，在校园一片偏僻的草地上见到一群人，在激动地谈话。

“这些信非常明显是赝品——得承认，一种巧妙的赝品，但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发生心理学家是不会上当受骗的。一个11岁的孩子不可能如此精确地对神的无限权力和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

“好吧，琼，你大大高估了你的发生心理学的判断力，”有人回答，我马上认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让·雅克。“在同胞之间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一直觉得，你进入了孩子的知性，但没有进入孩子的灵魂。不幸啊，那种想排除灵魂理解精神的人！那种促进智力去不认识一种情感培养的时代多么不幸。从诺拉这样的心灵中肯定会生出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说事关我们的小寿星！我没有作声，依身在一棵树旁，听着下面的讨论。

“你说，让·雅克，你亲眼见过这个诺拉吗？”

“没有，所以我如此悲伤。我很想当她的哲学保





护人，可贾姆巴蒂斯塔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

“原来是这样！所以有这些批判的思维，请允许我这么说。倘若理论认为什么事不可能，但又不存在有说服力的，经验的反证，那么拒绝理论是荒唐的——无论如何是不科学的，不明智的……”

“让明智见鬼去吧！我感觉到诺拉的存在。我根本不需要亲眼见她。她已多次在梦中出现……”

“明显的意念投射的病例，”一个戴着眼镜，有着维也纳口音的留须老者说话，“琼，一比零你赢了。幸运的是我们的科学使我们比哲学更具批判性。”

“不管怎么样诺拉有些像一个原型，”第三个人插话（他的瑞士口音很重），“我想说，西格蒙德，她相当于一个能赋予一位渐呈老态的哲学家灵感的儿童女预言家。”

“诺拉是现实的，卡尔·古斯塔夫，”后面响起一个有力的声音。“我亲眼见过她——一个周日的早晨在她那个城市的教堂里。”

“唉，奥古斯丁，也许你没有完全睡醒。尽管如此我很愿意承认，你碰到过某个女孩。但这不能证明，这牵涉到这些有问题的信的女作者。瞧……对了，信中关于你们见面的事（不管作者是谁），信中说你是黑人，可你不是。诺拉（也就是说那个躲在这个

假名之后，怀有愚弄心理科学的卑鄙意图的恶魔）正是把她基于对你非洲出生地的了解所期待的事，写到你身上。而你把这一切投射到你的熟人身上。”

“无论如何，”琼打断西格蒙德，“诺拉那不自然的幼稚很巧妙。但没人骗得了我们。作者正是假装幼稚。”

“对不起，请允许我插话，”一个身穿主教服的和蔼的先生说话，“诺拉把我们的朋友奥古斯丁看成黑人，这当然可以想像。因为颜色就是主观的。”

“这是什么意思？”

“好吧，如果诺拉把英国的景色描写成忧郁的，那么原因如下：要么她自己郁郁寡欢，要么她的发明人想让她以郁郁寡欢的面貌出现。但景色自身永远不会是忧郁的！也就是说，奥古斯丁本人也不是黑人——这依赖于眼睛的结构，或更确切地说和事实上是，依赖于灵魂，奥古斯丁如何以及在谁眼前出现。”

“这仅对颜色而言吗，乔治？”

“当然不，这对所有物质体都是这样。物质仅通过意识存在。”

“通过谁的意识？你的？在你的意识之外我们是虚无？”

“我可不想走得这么远……”





信  
箱

250

“可我想！我是惟一而你们是我的所有物！”

“别这样，马克斯，让我们平心静气地……”

但马克斯拍起了巴掌，因为他看来不怎么讨人喜欢，我闭上了眼睛。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已无人在那儿——马克斯也不在。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莱斯利难道说得不对？我们哲学家们难道没有注定要被困在一种意识内在论中？

要是我把今年哲学家们对你生日的反应同去年的反应作一比较，我发现以下情况：首先是另外的参与者；其次那不勒斯与哥伦布相比是一个更有活力和不那么严格地批评的城市；再次 13 不像 12 那样是个整数！

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  
维托里奥



亲爱的维托里奥：

多谢你一个多月前在我们家做客时带给我的那封信。很抱歉，又一次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又一次让你长久地等待一封回信。

维托里奥，妈妈告诉我，你想发表我们的信！我起先根本不愿意相信。发表？！为什么？如果有我认识的人读它们怎么办？就此我们得谈一谈，如果你来的话。

现在谈谈你那封让人疑惑的信。

1. 亲爱的心理学家们，我多么想请你们喝茶，以便让你们看，我存在着。（也许你们还会相信这是一种幻觉。）可我不能而且到现在为止也还无法证明，我，诺拉，生活着，给维托里奥写了信，已经13岁了，所以你们先得相信我。（不过你们根本无法这样。）你们说，小孩没有能力写这样的信；可我这样写了，这就遭到了驳斥！

此外我不相信，成年人能写这样的信——在某些方面我们小孩恰恰比你们强，比如小孩不像你们那样如此无情和工于心计。在这点上我得赞同让·雅克·



卢梭的话：“不幸啊，那种想排除灵魂理解精神的人！”

2. 怎么能证明别人的存在？这点我也不太清楚。但也许是这样：以爱并且也以恨，和以思想交流。人们很难同一个“幻觉”讨论问题。一个“幻觉”不能给别人它自己的，别人能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的思想。就是真正的感情人们也只能给予另一个智慧生物。

另外，如果我们身边不存在世界——唉，我们将被欺骗，难道不是吗？

不仅就别的人而言是这样，就整个外部世界而言同样如此。你认为上帝欺骗我们吗？有一次你对我写道：“上帝也许骗我们接受真理。”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以为，我们被骗走了身体？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以前我以为，人由物质和精神组成，但我现在不再那么有把握。什么，倘若世界是个梦？这太可怕了，不可理喻！但也许是这样：我们的世界不是梦，但它不是我们惟一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还生活在另一个无形的世界里。

有时我觉得，在我们世界的太空中竖着什么东西，而我又想，我身处别处，不在这里……

啊，这一切如此复杂。

3. 嗯，什么是主观的和什么是客观的？

好吧，我也相信，感官像乔治说得那样是主观的。事实上，整个人也是主观的。每个人都是主观的，但他身上也有某些客观的东西。一方面它是连接所有人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一种客体，如果别人观察我们。

对了，我现在写完了我的故事。它现在也有了一个题目：《他的小船》。

你觉得这题目合适吗？我已经在构思一个新的故事。走着瞧吧，也许这会是一个圣诞故事。

上个周末我们在柏林。我们在那里看了朋友，参观了城市和它的名胜古迹（当然远远不是所有的）。法国大教堂我很喜欢，但柏林大教堂太可怕了！拙劣不堪，富丽堂皇，夸张和强权——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不是上帝的屋子，而是国王及其亲戚住的，“供人看的”一幢“房子”！讨厌！

我觉得，柏林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哪一天会愿意住在那儿。另外，我们也“拜访”了我们的老房子。我还能回忆起许多事，尽管我仅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初三年。我们还看了一场芭蕾舞，即“白雪女王”，在剧院里。真是太美了！

---

即：教堂。





这个奇怪的马克斯是何许人？当我半开玩笑地对贝蒂娜说，她是我的个人财产，她是我的幻觉，而事实上她根本不存在时，她不假思索地说：“那我就搔你痒痒，这样你就会感到我的存在！”

今天下了第一场雪——每当下雪，总是神秘地寂静一片。总而言之空中弥漫着某种神秘的东西，现在在这基督降临节期间，不也是这样吗？

我正在读迈耶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侍童》。我眼下闹书荒。《呼啸山庄》我已读完——非常美。好了，现在我得马上出发，去火车站接你。

那么，不久见，

你的诺拉

又及：我写信，故我在！

1995年12月9日



亲爱的诺拉：

同往常一样，你的信让我异常高兴——衷心的感谢！太好了，你重见了你的出生地城市。你关于柏林大教堂的话太确切了——要是大家都像你那样更多地想到上帝而不是想到他的权力，世界会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中。此外，贝蒂娜是对的。反驳某些哲学家们，搔其痒痒，这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更多的事。

我很能理解，我的上一封信使你感到了困惑——对我来说这些心理学家们也有些可怕。他们身上使我不喜欢的是，他们把你当作一个物体对待——他们想了解你的事，而不是向你学习。相反，我的情况一直是这样，我觉得你是真正的对话伙伴。所以，你得自己作一个独立的决定，我们是否共同发表这些信。这非常重要。

今天早上，我头脑中想着你的信和问题，漫步走向那有名的咖啡馆。我很惊讶，在门上看到下面的字：“由于改建关闭。”我茫然不知所措，摇着关闭的门：“让我进去，我需要一个哲学家。”

“别急，别急，年轻人，”我突然听到有人这么说



话。一个面容高贵、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从里面拖着脚朝门走来，打开门。

“这里出了什么事？”我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改建？”

“因为诺拉的精神变了——不过别担心，改建后一切会更漂亮。请进。”

我坐到一张桌旁，更仔细地端详这位老者。我肯定从未见过他，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面熟。

“我们认识吗？你是位哲学家？或者你只是组织改建工作？”

“后者，后者。不，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听说过诺拉的事，对了，已碰到过她一次。”

“你觉得她怎么样？”

“一个值得注意的小孩——或者我该说：一位年轻的女士？”

“即使你不是一位哲学家，你也能帮助我们？诺拉没有把握，她不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她问自己，上帝是否欺骗我们？对了，有时她甚至抱怨上帝。连夜里她也受到梦的困扰，似乎一切都可能是梦。”

“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我们的经历世界非是真正的现实——它只是另一个更高的现实的反映。只有当我们上升到这个领域，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别人是否存在，是否有一种物质等等。”

“不过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是否有一个更高级的世界；有些人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日常世界仅遭到几个古怪的哲学家的质问。”

“他们可能是古怪的，但他们有理。尽管对我们来说经验世界比某种别的世界更真实。但事实上这另一个世界处于一种更高级的程度中，而且能更深深地被认识。只有当我们上升到这个理想世界时——我们就能正确地认识这个经验世界。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想有一大批人，因为道德在他们中间才能够圆满实现。我们就能有把握地知道，存在着别人——如果我们仅仅分析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无法从中脱身。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精神得挣脱平庸，我们能有把握地知道，存在着一种不依赖意识的自然——当然仅作为精神发展的前提。”

“这听起来很有趣。不过，你也能解释一下笛卡尔曾在这里说过的这句话吗？”他说：“上帝也许骗我们接受真理。”

“这不难。上帝只能要真理，也就是说，他只能把我们引向真理，如果我们对此不拒绝的话。但是，就他在经验领域内迷惑我们这点而言，他能欺骗我们。”





“这怎么说？”

“好吧，想一下艺术。诺拉刚写完的故事真的发生过吗？”

“不，想必没有发生过。”

“我们的小女友因此是个谎言家吗？”

“听我说，老人家，我几乎不认识像诺拉这样对真理在意的人。”

“我也这么想。可她喜欢写故事，而她写的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她欺骗我们！”

“不，你这个脑袋僵化的老头！她只想把我们引向更深刻的真理。”

“也就是说她骗我们接受真理——完全与上帝一样。艺术家同时是真理的朋友和骗子——这使他们具有魅力。人们只有区分经验世界和理想世界，才能理解这个句子。倘若人们这么做，就能正确地领会艺术中发生的事，而诺拉既有哲学、也有写作才能。”

“听我说，老人家，你说的话有点让我想起柏拉图。他一直是喜爱的哲学家。我很伤心，从未在咖啡馆见过他。他很少露面？当然，最终说来我也很高兴，因为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们已把我吓住了。不过，要是我突如其来地遇到这位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人物，那我也许会由于敬畏而被吓死。”

“我知道，”老人迷人地微笑，“所以我开始根本没有自我介绍……”

这下我惊呆了：“你是柏拉图？”

我失去了知觉。当我重新醒来时，柏拉图已离去，咖啡馆消失不见，我坐在你们的工作室里，而你正从学校回来。对了，这时我只能把信给你。

为了永久的友谊，

你的维托里奥

累根斯堡 1996年1月3日



信  
箱



亲爱的诺拉！

我给你写新年的第一封信（当然是手写，因为我这里没有电脑），以便你不会觉得，我想中断我们的通信。完全相反，我希望你也不久就给我写信！如你所知，你的信对我特别重要，我也完全相信，我们的（通信）友谊会持续我们一生的时间。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幸运地会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基点是不可触犯的。你母亲告诉我，你们度过了美好的圣诞节，在藻厄兰见到了新年的曙光。但愿你们大家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为新的一年积聚了力量。

我在除夕的傍晚在多瑙河边散步，沉思地看着流动的河水。我突然发觉有人在打量我，便转过身去。

“流动的水使人想起时间的流逝，不是吗？”一个处在暗处无法让人辨认的男人问道。

“是这样，不过现在是年末，人们感到时间的河流中有重大的转折点，某种突然的变化，而这里的水却如此平缓地流淌。这可是个区别。”

“对，不过这适合由我们——由个人和社会做出的——时间评价，不适合时间本身。在这几个小时中

发生的事，不比昨天和前天发生的事多。即使焰火突然被点燃——可时间同往常一样还是这么从容不迫地流逝。”

“但是我们对时间的评价为什么偏离时间本身？”

“是这样，因为我们比时间有意思。我们有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得改变我们自己。年迈和死亡归根到底是较高级的存在阶段的特权。在石头边上时间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消失，在有机体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化了，最终说来人了解时间，也了解死亡。他是所有生物中最时间的生物；他的存在充满了时间性。”

“不过人还是有能力认识观念世界；这可是永恒的。”

“对，这是真的，我们人类同时是最受时间限制和最不受时间限制的生物——比石头和动物更具有时间性但同时是永恒的。”

“这听起来有些神秘。”

“也确实是这样。许多其他的東西都取决于这个秘密。”

“哪些事？”

“好吧，我们会变老，会改变自己，同时也接近永恒；成长是这两者——朝着永恒世界的攀升，同时





又是时间性的增强。”

“但是不仅我自己变化——我周围的人也变化，他们同我不一样地变化，因为他们或者年纪更大或者年纪更轻。”

“正确。不仅我们自己的意识流，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世界也充满了时间性。这很有趣，但也造成问题。”

“什么问题？”

“好吧，每种教育关系以教育和受教育者在经历时间中的一种差别为前提。前者年纪较大，后者年纪较轻。”

“啊，教育是这么重要。因为一方面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同驯兽区别开，如果受教育者被作为一种不平衡，而没有这种不平衡谈不上什么教育，怎么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和谐？”

“所有有趣的任务在于，在看似截然不同的东西之间建立一种和谐。我们开头不是说过，人以奇妙的方式在自己身上把时间性和永恒连在一起？独立性和非对称性之间的一种类似的和谐也必须在教育中产生。”

“陌生人，请告诉我，”我这时打断他，“我该如何对待下面的情况。这现在即将结束的一年和去年被

同一位小女哲学家的奇妙的通信打上了标记……”

“那位有名的迪诺 - 诺拉，”他打断了我，“谁不认识她？而且我也知道你的问题。你们的通信是一件互相间的事情，你从中向诺拉学到了许多。但你也读了许多关于儿童哲学的书，而所有这些教育家们和心理学家们只想学习关于儿童的事，而不想向他们学习。但是他们以此把儿童客体化。当你进到形而上学的层面，开始思考诺拉及其发展时，你做了同样的事。尽管你把自己也客体化了，因为就在你关于诺拉的文章之前，你也写了一篇关于你自己发展的文章，文章中你似乎从外部观察了你自身。不过，你正是也比诺拉年纪大，这就比较容易，注视她的发展——即使诺拉的哲学保护人已有一次与她谈过她自己的发展。”

“新年里我该计划做什么？”

“非常简单，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亦即在思考你们通信的层面上重新恢复平等。问一下诺拉，她如何看待她的发展，你们的通信中和你的文章中什么使她喜欢或不喜欢，但是别催促她马上回答——因为她很忙。尽管她还年轻，她那些多种多样的责任也非常耗时。”

陌生人这时升入天空，而我发现——这是贾姆巴





蒂斯塔！他那哲学保护人的翅膀在空中沙沙作响，当除夕夜的鞭炮突然响起时，声音还依稀可闻。

“新年好，”他向我叫道，“祝你——和祝诺拉！她在哲学方面还会继续取得进步，这我知道；对于你也只能这样祝愿。在你的年龄中人们几乎已不再发展；所以，当一个13岁的女孩的哲学保护人，这也更加有趣！”

他消失不见。而我给你写了这封信。

你永远的  
维托里奥



少女时代和哲学  
——维托里奥·赫斯勒的后记

你啊，你这副外在的形相同你  
宏大的灵魂确实不一；  
你这最好的哲人，你还保持着  
传统的崇高，你是盲人中的明眼人，  
虽听不见，不出声，却看清永恒的深奥——  
那儿，永远有永恒的智者去寻问——  
灵验的先知！有福的观察者！  
那些真理就由你掌握着，  
而我们则花了毕生的精力在找寻，  
迷失在昏黑，墓穴般的昏黑里；  
你呀，你的不朽笼罩在你身上。  
像白天的日光，像主人之于奴隶，  
这种存在可不容被弃置一旁；  
你这小孩呀，在你这样的身材上  
还有着天生自由的光辉的力量，  
可为什么作出这样热切的努力，



要岁月带来那无从避免的压力，  
竟这样同你的福分盲目地开仗？  
你灵魂很快就有其人世的重担  
沉甸甸压在你身上的还有习惯，  
深得几乎像生命，重得像冰霜！

威廉·华兹华斯：《颂诗；忆幼年而悟不朽》

是有一些关于对儿童进行哲学思考的好书；对了，两种德国的专业杂志已为儿童哲学出了专刊，而在美国甚至已有以此为题的一本杂志。同样也不缺少为孩子准备的出色的哲学书籍；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在过去的几年中成了一本世界畅销书，尽管其读者可能更多的是成人而不是儿童和青少年。与此相比，眼前这本书的新特点、也许甚至是第一次尝试是，它含有一个儿童的哲学。

---

（汉译引自黄杲旻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187-188页。此为译注。）

参见H.L. 弗里泽：《儿童的哲学》，魏因海姆/柏林1989。对这篇文章的许多提示我表示感谢。

《哲学教育学杂志》6（1984）；《伦理学和社会科学》4（1993），第三册，377-438页，附有D·霍尔斯特尔的一篇主要文章《与儿童的哲学思考》379-388页。

《儿童学杂志》。

原书名：《Sofies Verden》，奥斯罗1991。



这个新特点表明印行这次通信是正确的，尽管它事实上带有私人的性质，所以有许多反对它的公开发表的理由。牵涉到的不是为客观化的发生心理学家提供材料；而是鼓励儿童——也许还有成人——像诺拉一样无拘无束地进行哲学思考。如果下面有角色变化，诺拉的信友不是毫无拘束地而是像是作为专业哲学家对儿童心理学问题领域发表意见，那仅仅因为这个目的，允许读者把这些信置入一个更大的，他自己也能感到从属其中的语境中。

下面首先将就哲学和关系作一些总体的、亦即哲学的思考；然后就这种联系报道一些经验的结果；第三介绍这个这次通信往来中写了一半、而且毫无疑问是更重要的一半信的孩子。紧接着对这些信的分析；第四是关于儿童才能问题的几点简短的思考；第五是论教育中哲学的作用。

不过，儿童哲学难道不是一种术语的相互矛盾？童年和哲学难道不是可以理解地远隔万里？一方面是一种带有游戏乐趣、幻想和天真的年龄；另一方面是一种其特征为严肃、抽象概念性和反思的科学——什么还能比这更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完全可以说，那些心中没有保持了一些童年性格特点的人不能胜任哲学。



两者的共同点首先是对世界的惊奇。对儿童来说，世界尚未不言而喻；相反，它唤起他（她）的好奇心。孩子们很早就出于最内在的冲动不停地提出问题，这是确定人类精神的一个征兆：想在世界中找到秩序，发现关联，解开谜语。正是这个为什么——问题指向哲学与童年的关系。当然，回答这许多儿童的为什么——问题的权能部门是单门科学；不过，首先这不是对所有问题都合适：对了，这最终的、除了因果意义之外为这个儿童的“为什么？”所持有的方向，表明一种原始的哲学需求。要是孩子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死，他（她）首先感兴趣的不是死亡原因的一览表——他（她）想了解死亡的可能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第二，孩子们的问题通常涉及到一个统一点——对儿童来说，单个的问题互相联系，正如哲学一样，它在现代能够把不断增加的名目繁多的科学统一为一个宇宙。

制止儿童的某些问题肯定是对的——理解存在着非法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步骤；要是不隐去某些问题，不放弃对此进行分析，而满足于普遍

---

参见克里斯塔·沃尔夫《精神错乱》（达姆斯塔特 / 新维德 1987）中那个美丽的故事。故事中孩子证明自己比自然科学地思考的父亲更有哲学头脑，只有祖母理解他的问题。

认可的通常习惯，认识中的一种继续进步根本不可能。不过，承认这种隐没是暂时的，是我们弱点的一个标记，决不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这点意义非同寻常。关于那些不合理的问题，那一类哲学比它们更糟，它把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都说成是非法的（比如逻辑实证主义或阐释学）。类似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成年人，他们讥讽地制止一些孩子们非常认真地提出的根本性的问题，只是因为自己他们没有掌握答案或者因为他们害怕正确答案的结果——他们伤害孩子的心灵。小孩尽管想让成人引导，但是，如果成人无理地利用他的权力优势，孩子会感觉到。对，成人这样会危害孩子的精神发展。而对这种发展来说，重要的莫过于同有耐心的对话伙伴的相遇——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具有这样的内在力量，不顾这所有的，由貌似占有优势的成年人给他们造成的失望，在好奇心和求知方面不受干扰。

但是，不仅仅惊讶和好奇架起从童年到哲学的桥梁。上面归于童年的三个特点——游戏乐趣、幻想和天真——，也是每个哲学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失去它们会有重大损失。至于游戏，把它同严肃对比，显得可笑。但是谁观察过儿童如何做游戏，就会清楚地知道，游戏同样要求高度的思想集中，正与其他一方面





被视为自我目的、另一方面受某种规则制约、遵守这些规则又是无条件的道德责任的活动一样。两者难道不都适合于哲学？柏拉图在其《拉基斯》中难道没有把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当作一种较高级的摔跤比赛的类型，作为有趣的、当作自我目的进行的同时又是受规则约束的以及道德高尚的活动介绍？

没有幻想哲学注定要失败，这点可由目前大部分哲学足够地证明。幻想当然也得受到约束，灵感得能得到批评，为此抽象的概念和逻辑非常必要。但是，逻辑批评只有在有观念的地方才能进行，前者不能自己创造后者。启迪学习先于批评，而缺少建设性的幻想体系建立绝无可能。简而言之，哲学需要的不是排除幻想，而是控制幻想。

对实体的哲学思考来说，天真终究完全是绝对必要的。在安徒生的童话里，只有一名儿童能发出国王光着身体的叫喊。而哲学家也得有这个能力——他必须能够反对自己时代和自己阶层的所有偏见，直接地看到事物的实质，即使这意味着对礼节的一种伤害。当然，反思（亦即避开世界和对自身活动的反观）是

---

参见 K·雅斯贝尔《哲学导论》，慕尼黑 1953，12 页：“儿童常常具有一种在成长过程中会失去的天赋。情况似乎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进入习俗和看法，掩饰和自作主张的监狱，同时我们失去儿童的无拘无束。”

哲学的最根本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只有在童年后期或在青春期才能获得。但是，反思首先以一种先有的对象关系为前提，倘若它不想在自身中凭空旋转。其次，也必须把哲学反思同自负的自我联系区别开，而后者是现代人的主要病疾——此病的指向是普遍行为，而不是个人情绪。就此而言，人们完全可以称其为一种客观的反思。可以想像有这样一位哲学家，对他来讲，反思的立场完全成了自然的事，他又带着全然的天然和儿童的自信在此中活动。

## 二

但是，不仅通过抽象的思考可以相信，童年是个特别适合哲学或至少能适合哲学的年龄。这个观点也可经验地证明，在我们这个世纪中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之前，已有许多重要人物生动的描述了，他们如何作为儿童和青少年已经受到问题的困扰——如早已承认的那样较高的抽象水平上——而这些问题传统上由哲学研究。伊壁鸠鲁这样写道，他是14岁时开始探讨哲学的。许多大思想家二十几岁，有时甚至十几岁时已经开始构思他们





的系统，尽管通常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以便处理他们的基本直觉。猜测不由得产生了，他们也许还是小孩时已经进行形而上学的冥思苦索。对此一位作家的报告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位作家的作品不断地讨论抽象的哲学问题，而他同时，在一种奇特的联系中，又是有始以来最明白的现实主义作家中的一个。开始计划成四部曲，但没有超过第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处女作。这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但那位自叙者尼古连卡·伊尔捷尼也夫带有如此多的托尔斯泰的特征，以至于他的思想和感觉完全可以归在这位青年作家自己身上。

在《少年》的第十九章中，托尔斯泰描绘这位年少的尼古连卡的执拗的想法。在大约讲述9岁到16岁之间这个时间段的《少年》的开始时，在第三章“新观点”中，男孩思想中的一次根本变化得到了描述：在去莫斯科的旅途中他突然认识了等级和财产差别的意义，完全从根本上认识到，他的家庭不是世界的中心，还有别的人；他们对他和他的家庭一无所知，同他们毫不相干。在与这个基本认识的关联中，他觉得世界突然转向另一至今为止陌生的方向。但是，不

---

L. N.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法兰克福1976，151页。（此书汉译引自谢素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仅在家庭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家庭之内这位少年尼古连卡也不断变得孤独。少年时代事后他感到是片“沙漠”，因为这是个缺少温情的时代。这种温情曾丰富了他的童年而后又诗一般地使他的青年时代让人陶醉。在这孤独的年代中，尼古连卡探究了那些与他的年龄和境况不太相配的思想——“但是，据我看来，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正是最可靠的真实的标志。”托尔斯泰引用了能回溯到古代的语句，据此个体的发展与种类的发展相符，由此也说明了，为什么他在少年已致力于哲学思考，尽管对哲学体系毫无所知；对了，尼古连卡自以为他是发现这个真理的第一人，而由此而来的自我价值感觉并没有克服他在与人交往中的腼腆——恰恰相反。属于这个男孩的发现的，还有这个认识，幸福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不取决于事物，而取决于我们同事物的关系，意识取决于死亡的无所不在，对意义的认识取决于对称（尼古连卡想从中推理出，除了死亡后



---

L. N.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法兰克福1976，209页。

（此书汉译引自谢素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L. N.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法兰克福1976，205页。

（此书汉译引自谢素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的生命必定也有一个出生前的生命)。最后还有这个唯我论的怀疑：事物只有当他观察它们时才存在。“在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下，我曾经达到非常疯狂的地步；有时飞快地转过头去，朝对面张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我不曾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虚。”

这个举动是上述人提问的水平和回答问题的手段不合适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人们完全必须承认，孩子们探究的问题会难倒孩子。托尔斯泰自己并不高兴地回忆起他对话集《智慧》中描写了常常比成人更有智慧的进行哲学思维的儿童，他还是抱怨自然感觉的损失和一种导向无穷无尽的反思递进。托尔斯泰不是惟一发现过早进行哲学思维的危险的人——贾姆巴斯蒂塔·维科也许是第一个，在卢梭以前几十年，就抓住了儿童思维的特征和内禀值，对自己过早地从事逻辑研究表示惋惜。对他那尚未习惯抽象事物的精神的苛求，导致他中断学习一年半之外。而那时重要的是，触发和形成儿童的想像力和记忆力。在不知道维科

---

L. N.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法兰克福1976，207页。

（此书汉译引自谢素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G·维科，《作品》V，由B·克罗奇和F·尼科里尼主编，巴里1929年2版，5页。



的情况下，叔本华表示了相似的意见，他另外还有理由地在此之中见到一种危险，即儿童常受到指点，谈一些他们原本并未理解的事。本能的体验能力的丧失，形式的苛求，最后和最终的早熟，它们事实上是会带来过早从事哲学研究的风险，由此毫不奇怪，对于儿童哲学人们必然也给予了怀疑。

所以不断可以听到这种说法，儿童尽管也许能提出哲学问题，但明白无疑的是，他们还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就此而言，人们至少不应该鼓励他们进行哲学思考，即使人们不想阻止他们这样做的话。这种信念部分地建立在本体论的进化论之上。根据这种理论，某些思想能力只有在一定的年龄后才可能。由此现代发生心理学，尤其自从琼·皮亚杰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以来，试图证明，一个孩子从11或12岁起本有形式操作的能力，而掌握这种能力要在智力发展的第四梯级才可能——在幼儿的7岁至11岁的具体操作感觉运动梯级——一岁半到7岁的前操作梯级和梯级之

---

《附录和追加》，第28章“论教育”。

J·皮亚杰和B·因赫尔德的一部经典作品是：《儿童心理学》，慕尼黑1986（法语1966）。皮亚杰著作的一部杰出的导论由Th·凯塞尔灵写成：《琼·皮亚杰》，慕尼黑1988。对皮亚杰持批评态度的是M·多纳尔森的《儿童如何思考》，伯尔尼等，1982（英语1978）。



后（各个梯级被皮亚杰归于各种不同的阶段）。事实上，认识到儿童无法回答一些我们看来具有基本性质的问题，属于本世纪心理学最重要和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一个通过一种简单的逻辑思考能解决问题，比如鸟多还是鸽子多，一个8岁的孩子通常还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鸟和鸽子的总数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发现矛盾，洞察逻辑循环和类似的操作，这不是不言而喻的——青少年随着青春期才会掌握它们，就会较简单地具体操作。一个学龄前的儿童无法实施——持续时间和速度就儿童看来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成比例的数值；如果他以较快的速度运动，亦即奔跑，儿童会以为这比他慢速运动需要更多的时间。发生心理学对道德思想的个体发生也意义重大，其经验的结果尽管不是没有争议，但为大多数人所承认。而它的哲学解释不可能是靠不住的：形式操作的梯级与以前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不同年龄或不同文化中的人思维方式不一样。不过谁从这个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思维方式有同等的权力，那就错了，因为他自相矛盾：他没看到，他所作的抽象论断，同样只是与其他不同论断并存的一个。所以根据他的结

---

J·皮亚杰：《儿童身上时间概念的形成》，法兰克福1974（法语1946），

论方式，这同样得相对化。进化论原则上是对的，事实上儿童自己也承认，他得向成年人学习。但是，这种个体发生的和种系发生的进化论是片面和危险的，如果它不再能够承认，这些以前的阶段在别的方面可能比以后的阶段优越。这样来讲，原始意义上的未开化比更发达梯级总是高出一筹——世界入口的勃勃生机。人们永远不会再像在最初的一年半中学得这么多和这么快。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能得出具有某种深度的问题，对此一个具有先进的认识工具的成人要费力才能回答。正如已经点到的那样：逻辑不是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方法，但回答的质量往往取决于他人提问的质量。即使在哲学史中也谈不上一种持续不断的进步——高尔吉亚关于非存在的文章含有的逻辑错误，由其结构的明晰得到弥补，更清楚的是艺术中一种仅仅强调进步的观察方式的片面性。透视法的发现在绘画史中是一项伟大成就，这不容置疑——但这不是说，在过分离琢的时代，复归“原始的”表现形式并



---

乔凡尼·帕斯科里在他那篇有名的散文《小孩》中明确地写道：“啊，孩子，但愿你能以你的方式思考，以一种天真的方式，这意味着深刻，因为它不让我们一级级地跨下思维的阶梯，而把我们一下子抛入真理的深渊……”（《作品》，由M·佩鲁基主编，米兰/那波利1981，1650页）。



不是有益的，并不是克服停滞不前和依样画葫芦的惟一可能。从根本上来讲一方面对儿童宇宙观、另一方面对历史上更遥远的意识形式连绵不断的新讨论，是反对失落自发性和直接性的一种最有效的解毒剂，而这种失落同样地威胁着以后的年龄和时代。

不能低估与孩子一起进行哲学思考所遭受的危险。

但是，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是不允许的。这些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许多孩子身上强有力地迸发，如此清楚地证明，哲学的惊讶是一种人类学的常数，一种人类的基本需求。那么该做什么？对所提到的窘境最好的反应我认为是：以十分的认真对待儿童的问题，但首先设法避开那些只有借助逻辑操作才能接近、儿童还无法对付的太抽象的问题。因为早熟是邪恶，所以其次要留意，孩子们开始探讨的专门问题与他们的生活世界有密切关系。与孩子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成人不应该对他们反复解释那些他们仅仅知道但不能真正理解的问题；相反，他应该用反问来让孩子们自己往正确的方向继续思考下去，尽可能独立地接触到答案：没有独立自主从天而降，仅仅是一种自动提

供同时又自动收回的传统中介的综合结果。属于一名儿童生活世界的更多的是仙女而不是作家。所以第三点有意义的是，把实际上应归于哲学的魔术译成幻想的语言。这是儿童自身的特用语。西方逻辑学的奠基人巴门尼德用一次去见一位女神的行车旅行的描写作为他代表作的引子，这不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这位女神向他呈示了真理。就是现代科学之父笛卡尔也赋予那紧接着一次重要科学发现，1619年圣马丁节之夜的三个梦一种重要的意义。这样，孩子们也就有权力，让哲学穿上幻想世界的外衣。第四点是决定性的，儿童的哲学思考不能独自进行。尽管孤独常常是创造力可能性的痛苦，但又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如果单独思考的阶段不同对话的阶段交替，那就会产生儿童在社会交往方面有缺陷和与同龄人疏远的危险。哲学思考尽管比对话艺术含有更多的东西，但对话是哲学思考特别合适的框架，因为对话能熟悉多种多样的立场。在人们或是接受或是内在地反驳这些立场之前，人们不能教条主义地拒绝它们，而必须对此仔细考虑。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约十年来已有儿童哲学内





容丰富的实践活动。在CH，比勒的经典著作《儿童时代和青年》中人们还找不到“哲学”这个提示语，而美国人，一个自己的儿童哲学推广研究所的创建人马修·李普曼，以及加雷特·B·马修斯这两位国际最著名的代表这样认为，哲学思考是儿童的一种基本需求，如同体育和音乐需求一样，它同样也该得到满足。他们同那些不停地思索哲学问题的儿童们进行交谈。李普曼更注重形式问题，而马修斯更注重内容问题。他们的文字——部分是为儿童写的哲学文章，——部分是他们与儿童相处的经验体会。在德国，教育学教授汉斯——路德维希·弗雷泽推动了儿童哲学的实践和理论。

---

哥廷根，1967年四版。

P. H. 马森主编的四卷本《儿童心理学手册》(纽约等1983年4版)中的“主题引得”的情况同样如此。但是关于“逻辑推论”(由M. D. S. 布雷恩和B·鲁曼，263—340页)和关于“道德”(由J. R. 雷斯特，556—629页)的长文，它们涉及到儿童的哲学思考。特意研究下类问题会很有趣，一个小孩什么时候能听懂问题，一切是否仅仅是梦，上帝是否对恶负有责任等——亦即诺拉也热烈讨论过的问题。

参见M·利普曼：《小精灵》，维也纳1986(英语1981)；M·利普曼/A·M·马修斯：《与儿童的哲学谈话》，柏林1989(英语1954)以及他的《童年的哲学》，魏因海姆/柏林1995(英语1994)。一部有用的集子是，M·利普曼/A·M·夏普：《与哲学一起成长》，费城1978。

### 三

贾德的《苏菲的世界》对眼前这些信的女作者产生了与莫里哀笔下的汝尔丹先生相似的影响：正如后者惊讶地得知他一生中不知不觉地写了散文，诺拉在读这本她11岁生日时得到的书时认识到，她很久以来思考过的这许多问题能称为是“哲学的”，曾有一大批显赫的思想家研究了这些问题。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她父母家认识了这个才10岁的孩子。这是一见结友谊。而我相信，对这互有好感负有责任的是我认识她后立即向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她是否为了表示对易卜生的尊重叫这个名字。她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易卜生这个名字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但她跑向父母，过了一会儿带着神采奕奕的目光返回，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显然她很高兴，第一次得到解释，她为什么叫“诺拉”（无疑是个身份关系的重要信息）。她好奇地打听这个文学形象，对此马上产生了钦佩之情。

1993年末诺拉开始很专注地研究一个问题。她在贾德那儿了解到柏拉图的理念理论，这对他影响至深。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困扰她：柏拉图式的恐龙观念是怎么回事？观念可是永恒的，不能消失；但恐龙





很久以前已灭绝。尽管如此恐龙的观念还一直存在？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伯乐式人物来理解，这个完全独立地想到这个问题的孩子，显然有着哲学天赋。除了一个暂时让她安心的电话解释，恐龙的观念在最后一块恐龙杏仁糖果死去的那一刻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给她寄了一块恐龙杏仁糖果（这里得提一下，诺拉以前从未对恐龙热有过兴趣）。她的答谢卡片不仅证明了一种对观念而不是物质价值的惊人的理解力（那块恐龙杏仁糖果一直没有被吃掉）；她还表示了对在学校里讨论的亚里士多德妇女图像的不满。在这里也显示出诺拉一种性格化的特点：尽管对精神史上的伟大人物有崇敬之情，正义的意识不允许她对其不足之处视而不见。我觉得这张卡片要求一个详尽的回复；接着我的第一封信是诺拉一封长长的回信，从中最后逐渐形成这里发表的，不断通过个人交谈和通话得到补充的信件往来。

读诺拉的信，就是一个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外行也会注意到一种清晰的间歇。前二十封信的特征是非常活跃的幻想；最初几封信甚至附上了几封图画。她生动鲜明的描写了与伟大哲人们的会面；每行字都透出生命的欢乐，对神的依赖和对自然的爱戴。论证的水平异乎寻常的高，人们只要读她提出的理由，就可以

知道，为什么我在咖啡馆的遭遇不都发生在梦境中，不过，这个思维进程发展而成的语境是引人注目的——她不愿怀疑已故青春永驻的哲学家咖啡馆的实际存在。她当然知道，这个咖啡馆不具有对面的比萨饼店所有的同样的事实性程度；但她对此坚信不疑，一种内在真理所具有的东西比经验世界有着更高而不是更低的事实性。此外，具有这个信念，孩子和远古之人甚至比这个无聊世界的枯燥乏味的人更接近真实。当诺拉在一本百科词典中读到，就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是一切的实际情况，她说道：“但是，这样所有的秘密就遭到破坏。”出于对这个咖啡馆事实性的信念，产生了诺拉对具体化的渴望。当她读到，贾姆巴蒂斯塔·维科战胜让—雅克·卢梭被任命为她的哲学保护人时，她想从母亲那里知道，到底是谁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又是根据哪种程序做出的。

她如何把接受引导的愿望同一种强烈的独立意志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方法，这太了不起了。在这方面，第一封信已是件小小的杰作。当我在一封急就而成的信中谈到《已故作家的俱乐部》这部电影，谈到已故、但青春永驻的哲学家时，她纠正了这个奇特的名字——独立的和没有对此作任何强调——为“去世、但青春永驻的哲学家的咖啡馆”——而且完全有理，因为“已



## 信箱

283



故”比“去世”更阐明一种终结状态。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个事实，柏拉图告诉她，所提咖啡馆的地址得由她自己弄清。这个信息包含着对独立自主的要求，但它恰恰来自柏拉图，一个成人的权威——与他的相遇当然是她自己的发明。就诺拉给自己创造她能遵循的典范来说，这简直可以谈得上是自我教育。同样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诺拉以一次对其妇女地位的反思作为整个通信往来的开始——紧接着这个反思后面关于她孩子气的思想。但是，一方面她自己承认，作为小孩她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无法理解儿童对解决尼采提问的意义；另一方面对妇女压迫深感愤怒——她用圣诞妇女代替圣诞老人。在通信过程中诺拉继续赢得独立性——1995年3月她报导了一次去咖啡馆的飞行，即使她到达的仅是前院，正如她对我多次强调说明的那样。咖啡馆内部她直至今日尚未涉足。

令人着迷的是，诺拉能如何与其对话和通信伙伴打交道。当我自己在一处她无法读的地方向她谈了阿那克西曼德后，她对我写了他的事，这点她觉得奇怪；当她请我吃饭时，暗示了对“观念”这个词的过度使用。诺拉常常试图安慰其对话伙伴，即使对马基雅弗利她也心怀某种同情。她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自己的理由。马基雅弗利至少明白自己的错误，是个热

情洋溢的人。在我给她写了她的好感对马基雅弗利很重要后，她给我打电话并且告诉我，她会马上给我写信，因为她对马基雅弗利感到同情，因为只要他不知道她对他是怎么想的，他就真的处于一个糟糕的境地。只有面对霍布斯，诺拉的宽容不起作用：她不喜欢玩世不恭的尖酸刻薄。不过她也试图去理解他——她以了不起的心理学的洞察力看到他恶意中有弥补性机械论在起作用。面对怀疑论三人合唱小组她同样持有强烈的保留，对黑格尔她保持一种明显的距离——黑格尔是她惟一用您称呼的思想家，除此之外她真诚和无拘无束地同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用你互称。重要的是，她不赞成库萨努斯的思想，但认为它们形式上是有趣的。

至于诺拉信的内容，她以天真的无拘无束漫游过哲学的所有领域。当然，对她来讲没有一个问题仅是教育内容——所有的问题都有存在的固定意义，都涉及到她个性的根本。中心点是上帝问题——尤其是关于神的万能与意志自由的一致性问题使她深感不安。同样还有恶从何而来的问题。与她的通信伙伴不一样——她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没回答他的所有问题——她无条件地坚持意志自由，尽管如她自己认识到的那样，她的陈述并非始终无懈可击。她关于三位一体理论和基督





学的考虑具有对一个十一二岁孩子来讲令人惊讶的准确性，可她就此遇到了她不想碰到的更多的困难。不过她以了不起的智力上的可靠性列举了她意识到的所有问题。值得注意的还有她关于理性与信仰、习俗准则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上帝作为对立面的重合的思考。诺拉严肃思考过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动物或电脑的赋予生命。对于它们她已取得了某些个人的经验。对于公正和国家的提问不断出现。诺拉对现代技术世界的评价越来越有兴趣，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令人惊奇的沉稳的立场。她拒绝第欧根尼极端的苦行主义——第欧根尼指责了她想要一架激光唱机的圣诞节愿望。在我的一封有关的信之后，她寄给我一包小熊橡皮糖，包装上写着：“哈里勃让孩子们高兴——让第欧根尼同样如此。”最后，诺拉对其他文化以及对其他时代的敏感性也值得注意：她关于文艺复兴所写的话，事实上点到了它的实质。总的来说，她的历史和文学知识以及她的博览令人赞赏。

我已经提到，在通信往来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停顿。1995年初信的频率下降，因为我通常在诺拉的信到达的那天回信。此事的原因就是，诺拉从现在起写得少了。这只能部分地以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其他什么职责义务来解释；因为内容也起了变化。思维方式的

转变与青春期的开始是同步的。诺拉自己在她哲学保护人的对话中对此作了思考。生机勃勃的想像力减弱，对基本信念的怀疑展开。就在她表明自己抱怨上帝，甚至怀疑他的存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灵魂的、否定其永恒生命的陈述，因为生命以躯体为前提。这种陈述仅肯定灵魂的存在。同样使她不断感到不安的是这个问题，是否有天堂和最后的审判。

对这次通信往来的如何再说几句。诺拉完全是一个人，大多是在她有时长久地对这些问题思考后，很快地写下她的信的；有些信甚至没有被她父母看过。但我的信总是由别人读给她听（即使她禁止别人打开信），因为她不能看懂我的手迹。（因为我常常在旅途中写信，无法使用打字机。）在这种情况下她同父母一起讨论了一些问题，他们也就告诉她一些信息；尤其是她针对各个哲学家不断请教百科词典和专业书籍。但是，思想和叙述完全是她自己的。把通信往来继续下去，这同样一直是她的愿望；用不着迫使她写信。相反，当我1995年初在一次交谈时向她建议中断通信往来时，因为似乎通信给她带来困难，她的反应是感到受了委屈。诺拉从未料到这些信有发表的可能。尽管我多次告诉她，我把她的信给我的朋友们看过，他们也很喜欢她写的信；但这就是全部——不应





该有什么事危害她的自发性。关于这些信可能的发表问题首先同她父母和几位朋友谈过。不言而喻，诺拉自己作了最后的决定。这篇后记所描述的对称破裂可以由此得到弥补，我们最后共同谈论那首先由我一人够到的形而上学层面，而且诺拉也写上一篇自己的后记。

我们的信几乎没有改动地印了出来；仅仅纠正了字的错误和一些词句重复，删去了几个小段，此外也抹去了个人的影射。通过保守她名字的秘密以保护她自己的私人身份，这是诺拉的愿望。感谢布里吉特·罗曾女士，马蒂亚斯·多纳特先生以及克里斯蒂安·伊里斯博士，他们打印或口授了这些信件。

我没有提出要求，我所描述的人物得符合历史的蓝本，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是些阐明某些思想的理想人物——对某种可能的误解。我想断言，历史的康德、韦伯和海德格尔有可能在火车上进行了关于伦理和技术的有趣的谈话，我不负责任。

#### 四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结论更错，以为只有很小一部分儿童有能力写像诺拉那样的信。完全相反，诺拉探究的那些问题，在许多也进行思考的人——也就是说

在许多也进行思考的儿童——心中产生。而实际上需要解释的并不是一个小孩能写这样的信的事实，相反更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少的小孩能像诺拉那样发展自己的哲学好奇心这一事实。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的时代对待儿童和青少年的天分如同对待紧缺的自然资源那样没有责任心。

事实上有一个情况显而易见，即使天分有一个遗传的基础，后者仅是一个必要的但从来不是一个天分能表现出来的足够的条件。这能通过这样的思考证实：有过一流的天才同时涌现的时代，在德国文化中比如在 1800 年左右。难道我们该认为，几十年前在遗传物质方面发生了某些奇事？这样的假设如此没有说服力，以至于产生了相反的论点，文化的前提对增加天才人物负有责任。这样，比如一门学科的发展状况同时决定能做出什么发现，就是明摆着的事。经过了比如像牛顿那样如此了不起的科学革命以后得有许多时间流逝，直到物理学中一种可比较的独创的科学成就每次成为可能；在一种新的范式变得可能以前，它得首先在其所有的分叉中得以完善；就是 18 世纪以撒先生的一次克隆对此也无法作任何改变，正如 16 世纪一个带有遗传因子的人相反也不会成功，构想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则》。无疑这对单门学科来





说尤其是这样。不过对哲学，在更有限的程度上还对艺术来讲，有同样的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联中我感兴趣的不是尖端成就。它们从来不仅仅是个人，而一直是一个时代的成果。就是普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能想到去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之前，也需要某些框架条件，在这些条件之外他们无法发展自身。所以，有才华的儿童首先得感觉到，那种——始终是费力的——在自身天赋方面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正是儿童的价值信仰始终取决于环境承认何种价值这一事实。所以，家庭、交游范围、学校、大学和广义上的文化的精神氛围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对开始建立这种气氛来说，一种抵制革新问题的僵化和独裁的制度对每位天才人物都是致命的——同样还有一种不再承认质量差别和客观水准差别的相对主义时代精神。不难认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危险是第二个危险。对此得坚持以下基本的认识：第一，发挥自己的天赋是个人幸福的最深的源泉之一，对此人人都有权力，只要他以此不伤害别人。第二，所有人的都能从个人的天赋那儿获益。第三，令人惊讶地许多人具有——非常不同的——天赋。

家庭关系可以是反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强大的对应力量。诺拉有幸在此之中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促进

她天赋的一个因素。为孩子花上许多时间的父母亲，为自己小妹妹承担责任的姐姐（兄弟姐妹行列中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的性格因子），祖母的到场（她一方面体现了古老传统的活力，另一方面其脆弱性和对于死亡的不断临近使人们保持对一种人类存在尺度的意识，一个具有消费和消遣倾向的时代很容易排斥这种存在），总的来说，一种看许多书籍和很少看电视的精神氛围——这样的情况在巩固一种天赋方面起着—一个很难估量但不能低估的作用。

在诺拉的天主教私立高级文科中学里，教师对其学生的个人投入，机构对超个人价值的责任，人文主义教育的中介，正式课程以外丰富的活动安排，这些都富有成果地引人注目。有三个理由支持父母对学校的选择：第一是拉丁语提供为第一外语的事实，第二是学校介绍的价值系统，第三是对学生个性和才能的接受。过高要求无疑是件坏事；但对小孩的过低要求也可能引发可怕的烦恼——它常常或导致人才的衰落或是导致产生自失意的某种狂妄自大。因为小孩有不同的天分，一种有细微差别的学校体系是不可避免的。

倘若人们观察一下当前的公共（大学）学校体制，事实上更有理由担忧。而对更多的私立学校及大学





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一种国家对私立学校的监督肯定必不可少，但是人们过高估计了国家的可能性和能力。要是人们想到，国家能够要求对创造性教育学的或者甚至对科学的思想有垄断权，人们不再能一方面要求精神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同时拥护一种国家的教育垄断。当然国家应该有兴趣支助特别有才华的年轻人。那些感到对公共利益负有责任的精英不是危险，相反对一个有效率的团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平均主义的做法摧毁为解决工业社会中不断增长的问题所急需的潜能。21世纪人类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这在此期间已成为共识——根据新要求的一般的教育改革和特别的人才推动改革至今阙如。

在一个得重新设计的教育中以及在人才推动计划中哲学该获得怎么样的特殊地位？诺拉的信显示出，哲学在她精神系统中有四个不同的功能：第一，哲学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在数学、德语、宗教、历史、地理和生物课中产生的问题，通过她的哲学因此互相可约。第二，对诺拉来说哲学寻求对道德问题的解答。第三，哲学把宗教信念译成一种更理性化的语言，通过这种重建尝试产生出问题和疑

惑。第四，它们能增强一种批判意识，正如她在外“魔鬼三人合唱小组”的反应中承认的那样，事实上这里事关哲学的决定性贡献。

为了能使用这第一个功能，普通人有一种统一的自我意识，所以，整理他所取得的各种经验以及他所收集的无数信息，成了一种绝对必要的需求。但是，确定知识整体中一种真理的位置，这是哲学的任务。当然，各门学科脱离哲学的独立是其繁荣的绝对必要的前提，而这种繁荣也有许多实际上造福于社会的方面。但是，不断表明科学活动特征的努力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来说，同样还有一种不断发展的专业化的灾难性后果。它们显示，那种独立趋势尽管无法阻挡，但它们却可以通过一种对知识的内在联系的更强烈的反思得到补充。比如，因为人也是一种生物，所以弄懂这点很重要，生物类型为什么如此以及其用处；在确定关系和界定能得到生物学解释、以及不能获得此项解释的人的自然环节时，哲学就十分必要。学校里的一节哲学课由此能够导致这样的结果，孩子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不同门类的课是一个整体。相反，如果他们的问题在单门学科结束时得到讨论——而且完全在这些单门学科之内，那么这对哲学的精确性以及内容的具体性也很有好处。





事实上，我对把哲学问题的提出进一步置入学校课程的辩护词不应该无条件地被理解为是如下的意见：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在所有学年中是必要的。鉴于这门学科并非令人高兴的状况，中小学和大学中哲学教职的一种数量上的增加并非必然大有裨益，但是哲学精神应该进入学校课程。也许哲学越少作为一门位列其他专业之旁的独立专业出现，这一点就越是容易做到。黑格尔曾是一个高级文科中学的校长，其在纽仑堡的时间里比其他所有的伟大哲学家取得了更多的哲学的学校课程经验。可他没有把握，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校课程是否有意义。这点值得注意。黑格尔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埃尔·尼特哈默尔自从1808年起是慕尼黑的中心学校参事和首席教会参事，拟定了一份新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巴伐利亚王国的中学和高级文科中学的教学计划。根据他的意愿，黑格尔于1812年10月23日写下一份私人鉴定“关于高级文科中学中的哲学报告”。在他的附言中却有这样的话：“此外还缺少一条最后意见，但我未附上；因为我对此尚未与自己取得一致，——亦即也许在高级文科中学里所有的哲学课可能看上去都是多余的，

---

G. W. F. 黑格尔：《作品二十卷》，法兰克福1969—1971，IV403

—416页。

对高级文科中学的年轻人最合适的也许是古代研究。而根据其本质这可能是哲学的真正导论。” 不管怎么样，黑格尔补充道，反对他自己的专业和他的位置，危害自己的生计，这使他很为难。然后他还是找到了有利于哲学课程的一个实际理由，传授古代语言中过于死板的倾向（这种语言今天当然已逐渐地从学校课程中消失）。黑格尔无论如何还是在他的柏林时代、在 1822 年 4 月 16 日同样写了一份鉴定：“关于高级文科中学中的哲学课”。这次是为普鲁士王国的宗教、教育和医学事务部所写的。他坚持认为，古代和基督教教义内容的研究是学习哲学的最佳的材料上的准备。黑格尔强烈反对那种认为高级文科中学哲学课应该专注哲学史的观念——在意大利，自从乔凡尼·秦梯利的教育改革以来情况就是这样。黑格尔预知了这种课程的负面结果，这样写道：“不以思辨观念作为前提，它（即哲学史）将只能是偶然和无用意见的一种叙述，而且很容易导致——而人们有时想把这样一种作用视为它本身和它的介绍的目的——引起一种



---

《黑格尔通信集》4 卷，由 J·霍夫麦斯特主编，汉堡 1969—1981 年 3 版。 418 页。也请参见 1812 年 3 月 24 日给尼特哈默尔的信：“也许在高级中学里哲学根本就教得太多了，在低年级中可适当地减少一些。”（1 397 页）

《作品》 31-41 页。



关于哲学的不利和鄙薄的意见，尤其是引起这种想法，就这门科学所作的一切仅是白费气力，对在学的青少年来说，从事这门科学会更多地白费力气。”比起与儿童的生活世界及其学习无涉的评价报告，当然宁可要针对问题的产生自各门学科的思想。

此外，鉴于后现代的新挑战以及生态威胁，这第二个无论如何对诺拉来说已完成的哲学功能，牵涉到道德方向。道德问题从来无法仅通过描述性的句子来回答。某个人如果知道所有的实际情况，还不会知道，他自己该采取什么态度。就这点来说，伦理学永远不能被归因于其他的科学。道德教育之所以要求特别高，这是因为介绍伦理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伦理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道德之人——而缺乏来自伦理学家那一边的一种具体的典范，这是难以做到的。亚里士多德曾取笑了那种纯理论的哲学逃亡。这种哲学相当于某些病人的行为举止。他们激动地倾听医生的话，但是不听从他的嘱咐；而柏拉图也有理由地谈到一种整个灵魂的转向艺术。而他的教育概念

---

36页。

《尼各马可伦理学》1105页6.12。

《国家篇》518页。

的深度至今几乎无人达到。但是，根据这个概念教育以灵魂为前提，就像不可能给一个盲人植入眼睛一样，教育也只能修正灵魂的倾向，而无法从虚无中创造出灵魂。事实上，相信仅通过教育就能在道德方面造就一个人，这是狂妄的但好的哲学能做到的是，克服鉴于道德的绝对地位，恰恰在天才儿童身上、在他们的青春期产生的有理智的怀疑。诺拉的性格当然先于她的哲学研究——但是哲学能保护这种性格，使它变得成熟。

在德国，伦理课是宗教课的另一选择。这之所以令人遗憾，是因为首先宗教教育不应该夺去一个孩子走向伦理反思的通道；其次相反也同样非常可惜，如果一个对伦理学和哲学感兴趣的少年人不得不放弃宗教课。诺拉的信显示出，宗教的、伦理的和普通哲学的问题在儿童的意识中如何紧密地犬牙交错。一种得到哲学说明的无神论无疑能是一种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值得钦佩的立场。但是，如果一位少年不应变得平庸，那么至少一种对上帝问题和死亡问题的明确讨论是绝对必要的。把这类问题完全列为禁忌是对儿童灵魂的一种犯罪。倘若这颗灵魂知道，它能以一种超越实际、和超越被社会承认的常规的情况为指导，它就会取得反抗力量。





当然，尽管每种较彻底的思想会回到上帝身边，事情也很清楚，哲学的上帝概念与宗教的上帝概念不是一回事。对狭隘的宗教团体的代表们来说这可能是件丑闻；对现代国家来说却是有益的。因为不仅在宗教信仰的、而且在宗教差别的彼岸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理由，这在一个多文化的世界社会中是绝对必要的。理性的利己主义的计算太少，不足以维持一个国家；引证一篇被公开接受的圣经经文又太多，不能连接所有公民。所以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在我的信中援引其他宗教和文化的代表作为对话伙伴。对此的灵感来自一个诺拉告诉我的而且使她感到非常困扰的梦：一个晚上，她父母的一位在一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团体中任职的朋友告诉她那同样致力于犹太教—基督教互相理解的父母，他的许多伊斯兰教伙伴希望基督徒们改信伊斯兰教。于是诺拉梦见，穆斯林们闯入他们的家，试图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她先请他们坐下，让他们喝茶；然后她十分害怕的惊醒。为了替她驱散惧意，我尝试对她介绍一些可能的宗教对话。事实上，一种既对个人也对团体来说最重要的明智的哲学

---

诺拉对犹太教的熟悉程度显示在她对 M·布贝尔的暗示中：《哈西德篇》，海勒劳 1928，532 页。1994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

思维的结果正是在于，人们能够学会毫无偏见地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往。因为，哲学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

但哲学的灵感总是不断来自与孩子们原始问题的相遇。进化论没有妨碍年迈的皮亚杰承认这点，他的理想曾是：“一直到最后当孩子。童年是创造性真正的发展阶段。”最后摘引一本属于禁书名单、但一直还散发出精神火花的书，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在其第一篇讲话中谈到精神的三种变形。接着承担所有重负的骆驼形象是狮子形象，其“我要”与巨龙的“你应”相对。当然，狮子也只能否定，而无法创造新的价值。所以掠夺的狮子不得不变成小孩。“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是的，为着创造之戏，兄弟们，一个神圣的肯定是必要的。精神现在有了他自己的意志；世界之逐客又取得他自己的世界。”尼采自己也没超出狮子的形象。也许诺拉的信是一种未来哲学形式的进入童年阶段的样板。





## 诺拉的结束语

亲爱的读者们！

最后我也想对我们的通信写几句话。但是这很难，因为我不知道写什么。

因为对一个不认识的和谁都可以是的某个人。该说什么？！

尽管如此我要试一试。为此我得追溯三年前的那段时间，这又不太容易，因为许多事起变化，在我身上也同样。

那么我最好还是从那个我认识维托里奥的晚上开始。我猜想，妈妈参加了一个讨论一个哲学题目的会议，会上她认识了他。会后她邀请维托里奥，到我们家做客。这样我就认识了他，而我仍然还记得，他如何满面春风地朝我走来；脑袋微微偏向一边，正如他同别人打招呼时总这么做的那样；还有我们如何握手。

不久以后，他第二次来访，我们大家再次坐在晚餐桌旁吃比萨饼。维托里奥得知我正在读《苏菲的世界》，就主动对我说，只要我有问题，我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但是，当妈妈告诉了他那迪诺——问题后，

不是我给他打电话，而是他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就此作了交谈，他尽可能地对我解释。不久，我收到了一块恐龙杏仁糖果的礼物——它成了我们通信的题词：维托里奥叫“观念”，而我叫“迪诺——诺拉”。当我收到第一封哲学信时，真是神秘极了，正像我的“女友”苏菲一样。只是我能回信。苏菲不能。

我们就这样开始写信（我们现在一直还在这么做）。

对一种可能的出版一无所知。在我写下最后一封这里印出的信的前不久，我才知道了这种计划。开始我当然觉得这个想法棒极了，但随后我不得不长久地考虑。有时我几乎就想说不写了，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信！这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我该泄露我所有的思想？以便别人能从中得出某些科学的结论？不，这样的话就是今天我也不愿这么做！

但是，然后我想到，也许我们用这些信能给别人，特别是给小孩带去欢乐和鼓励，以便于他们研究我们的世界及其魅力，为了将来，面对漠然和冷酷使自己变得坚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但我希望这点。

在我身边站着一只小恐龙，标签上写着“一个可爱的家伙”！……





## 译后絮语

诚蒙一位认识不久、但相处不错的编辑拿来此书，请我翻译。尽管诸事繁忙，要稿又急，大致翻阅后，还是欣然接下。因为哲学问题在我兴趣范围之内。说兴趣，也就是说哲学并非我的专业，所以就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只能厚颜请专家读者指教了。

书中有一些包括拉丁语、甚至希腊语等德语以外的西文，鉴于此书非学术专著，为了阅读流畅的缘故，仅译成汉语而不再附上原文。

译书期间，恰逢恩师，德国海德堡大学 Wilhelm Kuhlmann 教授来沪讲学，获得不少帮助。我的在外语方面各有所长的同事们也不吝指点，谨此一并致谢。

译完此书，似有经历了一番哲学洗礼之感，很想以一篇评代为译者序言或译后记。可惜交稿时间已到，后面的文债也已逼近，只能涂下以上絮语，作为这两个半月译事的了结。

卫茂平

2001年6月于上海